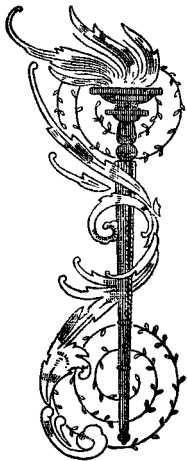


醒世姻緣傳



## 第四回

童山人脅肩詔笑

施珍哥縱欲崩胎

一字無開却戴巾，市朝出入號山人；

搬挑口舌媒婆嘴，鞠養腰臂妾婦身。

謬稱顯路爲相識，浪說明公是至親；

藥線數莖通執轡，輕輕騙去許多銀。

又：

房術從來不可開，莫將性命博紅裙；

珍哥攛掇將錢買，小產幾乎弄斷筋！

晁大舍因一連做了這兩個夢，又兼病了兩場，也就沒魂少智的。

計氏雖然平

素特嬌怯，欺壓丈夫，其外也無甚大惡。晁大舍只因自己富貴了，便漸漸強梁

厭薄起來。後來有了珍哥，益把計氏看同糞土，甚至不得其所。公公屢屢夢中

責備，五更頭尋思起來，未免也有些良心發見，所以近來也甚『雁頭鴉勞嘴』的，

不大旺相。十七日，睡到傍午，方纔起來。勉強梳了頭，到家堂中燒疏送神。

分付家人收拾了燈，與珍哥看牌搶滿，頑銅錢妻子。晁本山媳婦，丫頭小迎春，

都在珍哥背後替他做軍師。

將近午轉，兩袖吃了飯，方纔收了梳盥，家童小典書進來說道：『對門馮大爺

合一位絨方巾不識面的來拜爺。』晁大舍道：『那位相公相那裏人聲音？』典

書回說：『爪聲不拉氣的，像北七縣裏人家。』晁大舍道：『這可是誰？』珍

哥道：『這一定是你昨日送攢盒與他的星士，今日來謝你哩。』

晁大舍一面笑，一面叫丫頭拿道袍來穿。珍哥說：「你還把絹巾除了，坎上浩然巾，只推身上還沒大好，出不得門；不然，你光梳頭，淨洗面的，躲在家裏，不出去回拜人，豈不叫人噴怪？」晁大舍道：「你說的有理。」隨把絹巾摘下，坎了浩然巾，穿了狐白皮襖，出去接待。走到中門口，站住了，對丫頭說道：「你合媳婦子們說：收拾下攢盒果菜，只怕該留坐的；我要，就端出去。」分付了，出到廳上，只見那個戴方巾的漢子：

煖黑張飛臉，緋紅焦贊頭；道袍油粉段，方烏爛紅袖。

俗氣迎人出，村言逐水流；西風梧葉落，光棍好逢秋。

禹明吾說道：「這們大節下，你通門也不出，只在家裏守着花罷？」晁大舍道：「守着花哩！大初一五更跌了一交，病的不相賊哩！」讓進廳內。那個戴方巾的說道：「新節，晝晚生來意，大爺請轉，容晚生奉揖。」禹明吾接口說道：「這是青州童兒，號定字，善于丹青，聞大名，特來奉拜。」晁大舍道：

「原來是隔府遠客。愚下因賤恙沒從梳洗，也且不敢奉揖。」那童定宇道：「道個何妨？容晚生奉個揖，也盡晚生首謁的誠意。」晁大舍不肯。大家拱了手。

旁邊禹明吾家一個小厮小二月捧着一個拜匣走將過來。童定宇將拜匣揭開，先取出一個四折柬禮帖，開道：「謹具白丸子一封，拙筆二幅，絲帶二副，春線四條；奉申贊敬。」青州門下晚生童二陳頓首拜。將帖掀一掀，遞到晁大舍手內。晁大舍將帖用眼轉一轉，旁邊家人接得去了。

晁大舍又向童定宇拱手稱謝，分付收了禮，兩邊蘇坐了，叙了寒溫。童定宇開言道：「晚生原本寒微，學了些須拙筆，也曉得幾個海上仙方；所以敝府鄉老先合春元公子們也都錯愛晚生。就是錢吏部孫都堂李侍郎合科裏張念東翰林祁大復都台晚生似家人父子一般。只因相處的人廣了，一個身子也周不過來，到了這一家，就留住了，一連幾日不放出來，未免人家便不能周到。見了便就念罵，說道你如何炎涼，如何勢利，「賴鶴揀着旺處飛」，奚落个不了！所以連青州府城門

也沒得出來走一步，真是「井底蛤蟆沒見甚麼天日」。但是逢人都便說道：「武城縣裏有個鄉官晁老爺的公子晁大爺，好客重賢，輕財尚義；投他的就做衣裳，相處的就分錢物；又風流，又個儻。」所以晚生就想老子娘的一般，恨不得一時間就在大爺膝下。只是窮忙，這些大老們不肯廝放，那得脫身？錢少宰老先新點了兵部，狠命的央晚生陪他上京。別的老先們聽見，那個肯放？都說道：「你如隨錢老先去了，我們飯也是吃不下的。你難道下得這等狠心？」錢老先聞知衆位鄉尊苦留不放，錢老先說：「他們雖是菱童定字，不過是眼底下煩他相陪取樂；我却替章定字算記個終身。你看，他這們一衣人物，又魁偉，又軒昂，本領又好，沒的這們個人止叫他做個老山人罷？可也叫他變化一變化。趁我轉了兵部，叫他跟了我，扶持他做個參遊副將；就是總兵掛印，有甚難處。」又輕輕說道：「他也還不止這一件，也還要晚生與他引引線，扯扯繯兒。所以衆人纔放晚生來了。」

晁大舍見他不稱「大爺」，不說話，不稱「晚生」，不開口，又說合許多大老先生來往，倒將轉來又有幾分奉承他的光景，即分付家人道：「後邊備酒。」

家人領命去了。晁大舍道：「如今錢老先生到過任不曾？」童定宇道：

「已於去年十二月上京去了。晚生若不是專來拜訪大爺，也就同錢老先生行了。」

今日果然有幸，就如見了天日一般。」奉承的晁大舍心癢難撓。

擺上酒來，吃到起鼓以後方纔起身。晁大舍送到二門上，即站住了，說道：

「因賤恙也還不敢外出，這邊斗胆作別。」童定宇別了出門，禹家的小廝跟了，

先到對門去了。

晁大舍又將禹明吾留住說：「久沒叙話了，天也還早，再奉三鍾。」禹明吾

道：「貴恙還不甚全愈，改日再擾罷。」在二門上站住。晁大舍將童定宇的來

歷向禹明吾扣問。禹明吾說：「我也沒合他久處；是因清唱趙奇元說起他有極好

的藥線，要往省下趕舉場說起，纔合他相處了沒多幾日。他又沒處安歇，我昨日

纔讓他到後頭亭子上住下了。」晁大舍道：「看那人倒是個四海和氣的朋友，由人清客也儘做得過了。我還沒見他畫的何如哩。」馮明吾道：「他也不大會畫甚麼，就只是畫幾筆柳樹合杏花，也還不大好。看來倒只是賣「春線」罷了。」晁大舍又問：「他拜我，却是怎麼的意思？」馮明吾道：「這有甚麼難省？這樣人，到了一個地方，必定先要打聽城裏鄉宦是誰，富家是誰，某公子好客，某公子小家局，揀着高門大戶投個拜帖，送些微人事。沒的他有折了本的？」晁大舍道：「他適纔也送了僧那四樣人事，你掂量着，也得甚麼禮酬他？」馮明吾道：「他適纔送你幾根藥線？」晁大舍道：「我沒大看真，不知是四根，不知是六根。」馮明吾道：「他那線就賣五分一條哩；一斤白丸子，破着做了一錢；兩副帶子，值了一錢二分；兩幅畫，破着值了三錢；通共六錢來的東西。你纔又款待了他，破着送他一兩銀子罷了。」晁大舍道：「我看，那人是個大八丈，似一兩銀子拿不出手的。」馮明吾道：「你自己斟酌；多就多些，脫不了是自己體



面。」說完，二人作別，散了。

晁大舍回進宅內，珍哥迎着坐下，問道：「星士替你算的命準不準？」晁大舍笑道：「他倒沒替我算；他倒替你算了一算，說你只一更多天就要大敗虧輸哩！」隨即將他送的禮從頭又看了一遍，拿起那封春線，舉着向珍哥道：「這不是替你算的命本子？一年四季四本子。」珍哥奪着要看。晁大舍道：「一個錢的物兒？你可看的！」隨藏入袖中去了，說道：「拿茶來，吃了睡覺，休要『割拉老鼠嫁女兒！』」一面吃了茶，一面走到屋頭上一間秘室內，將山人送的線依法用上，回來又坐了一回，收拾睡了。枕邊光景不必細說。

次早，辰牌時分，兩個眉開眼笑的起來，分付廚房預備酒菜，要午間請禹明吾同童山人在迎暉閣下吃酒。差人持了一個通家生白箋帖到對門禹家去，請同禹明吾來吃午飯。禹明吾看着童山人道：「老童，情管你的法靈了！」童山人道：「僧的法再沒有不靈的。只怕他閉戶不納，也就沒有法了。」一邊說笑，一邊

同到屍家大廳。西邊進去，一個花園；園北邊朝南一座樓，就叫是迎陣閣。園內也還有團瓢亭榭，儘一個寬闊去處。只是俗人安置不來，擺設的像了東鄉渾帳骨董舖。

三人相見了。屍大舍比昨日甚是殷勤。珍哥自己督廚，餚饌比昨日更加豐盛。童山人比昨日更自奉承。席上三個人各自心裏明白，不在話下。

頭一遭叫是初相識，第二遍相會便是舊相知了；屍大舍也不似昨日拿捏官腔，童山人也不似昨日十分諂媚。飲酒中間，也更談洽了許多。直至二更時分，仍送二門作別。

禹明吾復回，密向屍大舍耳邊問道：「所言何如？」屍大舍道：「話不虛傳！我要問他多求些。」禹明吾道：「僧和他說。他也就要起身，要趕二月初二日與田大監上壽哩。」屍大舍道：「你和他說，不拘多少，盡數與我，我照數酬他。」彼此拱手走散。

又隔了一日，童山人遞了一個通家門下晚生辭謝全帖，又封了一封春線，下註「計一百條」，內面寫道：「此物不能耐久，止可隨合隨用。」晁大舍收了，回說：「明午還要饒行。」二十二日吉辰，出行極妙。」即差人下了請帖，又請禹明吾相陪。至期赴席，散了。

二十二日，早辰，晁大舍要封五兩藥金，三兩驪儀，送與童山人去。珍哥說道：「你每次大的去處不算，只在小的去處算計。一個走自家門埠鄉宦宅的個山人，你多送他點子，也好叫他揚名。那五兩是還他的藥錢，算不得數的。止三兩銀子，怎麼拿的出手？」晁大舍道：「禹明吾還只叫我送他一兩銀子，我如今加兩倍了。」珍哥道：「休要聽他；人是自己做，加十倍也不多。光銀子也不好意思的，倒是賞人的一般。你依我說，封上六兩折儀，尋上一疋衣着機紗，一雙鞋，一雙綾襪，十把金扇：這還成個意思的。」晁大舍笑道：「我就依腳所奏！這是算着貴人的命了！」寫了禮帖，差人送了過去。童山人感激不盡，

禹明吾也甚是光采，自己又過來千恩萬謝的，方纔作別，約道：「過日遇便，還來奉望。」

禹明吾又落後指着晁大舍笑道：「這情管是小珍的手段；你平日雖是大鋪騰，也還到不的這們闊綽。」晁大舍道：「這樣人就像媒婆子似的，僧不打發他個喜歡，叫他到處去破敗俗？」禹明吾道：「他指望你有二兩銀子送他就滿足他的願了，實不敢指望你送他這們些。」

晁大舍還讓禹明吾廳上坐的，禹明吾說：「我到家陪他吃飯，打發他起身。」拱了拱手，去了。

晁大舍從此也就收拾行李，油幡幃，做箱架，買馱轎與養娘了頭坐，要算計將京中買與計氏的那頂二號官轎，另做油絹幃幔與珍哥坐，從新叫匠人收拾；又看定了二月初十日起身；又寫了二十四個長驛，自武城到華亭，每頭二兩五錢銀，立了文約，與三兩定錢；又每日將各莊事件交付看莊人役。跟去家人并養娘了頭的衣

服，還有那日打圍做下的，不必再爲料理。

那時也將正月盡了。看定初二日吉辰，差人到雍山莊上迎取金剛經進城。不料初四日飯後，雍山莊上幾個莊戶荒荒張張跑來報道：「昨夜二更天氣，不知甚麼緣故，莊上前後火起，廳房樓屋，草垛廩倉，燒成一片白地。掀天的大風，人又拯救不得。火燒到別家，隨即折回，並不會延燒別處。」鬼大含聽了，明知道是取了金剛經進城，所以狐精敢于下手，叫了幾聲苦，只得將來報的莊客麻犯了一頓。進去與珍哥說知。想起公公夢中言語，益發害怕起來。

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珍哥從去打圍一月之前，便就不來洗換了，却有了五個月身孕。童山人送了許多線，雖是叫你縫聯，你也還該慢慢做些針黹纔是。誰知他不惜勞碌，把五個月胎氣動了；聽說莊上失了火，未免也唬了一跳；到了初六日午後，覺得腰肚有些酸疼；漸漸疼得緊了，疼到初七日黎明，疼個不住，小產下一個女兒。

此時，珍哥纔交十九歲，頭次生產，血流個不住，人也昏暈去了。等他醒了轉來，慢慢的調理倒也是不妨的。晁大舍看了道：『是個八百兩銀子錢的銀人，豈是小可！』急火一般，差人去將楊古月請來診視。

楊古月名雖是個醫官，原不過是個名色而已，何嘗見甚麼索問難經，曉得甚麼王叔和脈訣！若說別的症候，除了傷寒，也都還似『沒眼先生上鐘樓，瞎撞』！

這個婦人生產，只隔着一層鬼門關，這隻腳跨出去就是死，縮得進來就是生，豈容得庸醫嘗試的？南門外有個專門婦人科姓蕭的，却不去請他，單單請了一個楊古月胡治！

這個楊古月，你也該自己付一付，這個小產的生死是回不容髮的，豈是你撒太歲的時候？他心裏說：『這有甚干係；小產不過是氣血虛了，『十全大補湯』一貼下去，補旺了氣血，自然好了。况我運氣好的時節，憑他怎麼歪打，只是正着。』他又嘗與人說道：『我行醫有獨得之妙，真是刻言不煩；治那富翁子弟，

只是「消食消火」爲主；治那姬妾多的人，憑他甚癩病，只是一十全大補」爲主；治那貧賤的人，只是「開鬱順氣」爲主。這是一條正經大路，怕他岔去那裏不成？」所以治珍哥的小產，也是一貼「十全大補」兼「歸脾湯」，加一錢六分人參，吃將下去。

誰知那楊古月的時運也就不能替他幫助了。將惡路補住不行，頭疼壯熱，腹脹如鼓，氣喘如牛，把一個畫生般的美人只要死，不求生了！

晁大舍慌了手脚，岳廟求籤，王府前演禽打卦，叫瞎子算命，請巫婆跳神，請磁竹的來磕竹，請圓光的圓光，城隍廟念保安經，許願心，許叫佛，許拜斗三年，許穿單五載；又要割股煎藥；慌成一塊。倒還幸得對門禹明吾看見，問知所以，走過來看望。晁大舍備道了所以。禹明吾說道：「楊古月原不通婦女科。你放着南關裏蕭北川專門婦女科不去請他，以致慢事！你如今即刻備馬，着人搬他去！」禹明吾仰起頭看了看，道：「這時候，只怕他往醉鄉去了。」差家人李

成名備了一匹馬，飛也似去了。

這蕭北川治療胎前產後，真是手到病除。經他治的，一百個極少也活九十九人。只是有件毛病不好：往人家去，未曾看病，先要吃酒，掇了個酒盃，再也不肯進去診脈；看出病來，又仍要吃酒，變了個酒盃，又不肯起身回家撮藥。若這一日沒有人家請去，過了午未未初的時候，摘了門牌，關了鋪面，回到家中自斟自酌，必定吃得結合了陳布夾去等候周公來纔罷；所以也常要悞人家事。這等好手段，也做不起家事來。這日將近未末申初了，那時還醒在家裏！走到他門上，只見實秘秘的關着門。

李成名下了馬，將門用石子敲了一墩，只見一個禿丫頭走出來開門。李成名說道：『你快進去說，城裏兇鄉宦家請蕭老爹快去看病。索馬在此。』那丫頭說道：『成不的了！』醉倒在床，今日不清指望起來了。』李成名道：『說是甚話？』救治人命，且說這門寬脾胃的聲噪！這極不殺人麼？』丫頭說道：



『誰說不極？但他醉倒了，就如泥塊一般，你就拍了他去，還中甚麼用哩？起頭叫着也還胡亂答應；再叫幾聲，就合叫死人一般了。』李成名道：『好大姐！好妹妹！你進去看看！你要叫不醒他，待我自家進去請他；再不然，我厭覺個人連床抬了他去。』丫頭說道：『你略等等，待我合俺娘說，叫他。』

丫頭進去對蕭北川的婆子說了。那婆子走到身邊，將他搖了兩搖。他還睜起眼來看了一看。婆子說道：『屍宅請你。』那蕭北川哼哼的說道：『曹賊弔在井裏，尋人撈他起來。』婆子又高聲道：『是人家請你看病！』蕭北川又道：『隣家請你趕餅，你就與他去趕趕不差。』婆子道：『這腔兒躁殺我了！丫頭子，出去，你請進那管家來自己看看。』

李成名自己進到房內，一邊對着蕭婆子說道：『家裏放着病人，急等蕭老爹去治，這可怎麼處？』一邊推，一邊搖擺，就合鬧弄爛泥的一般。李成名道：『您慢慢叫醒他，待我且到家回聲話去，免得家裏心焦。』蕭婆子隨套唐詩兩句

道：『他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帶錢來。』

鬼大舍望蕭北川來，巴得眼穿。李成名摸了個空，回話蕭北川醉倒的光景；

又說：『我怕家裏等得不耐煩，先回來說一聲。我還要即刻回去等他，叫人留住

城門，不拘時候，只等他醉轉就來。』李成名又另換了一匹馬，飛也似去了；回

到蕭家，敲門進去，窻榜上拴了馬，問說：『那蕭老爹醒未？』他妻子說：『如

今他正合一個甚麼周公在那裏白話，只得等那周公去了，方好請他哩。管家只得

在客坐裏等，等困了，也有床在內面。將馬且牽到驢棚裏喂些草。』

婆子安頓了李成名進去，隨即收拾了四碟上菜，一碗豆角乾，一碗暴醃肉，一

大壺熱酒，叫昨日開門的那個秃丫頭搬出來與李成名吃。李成名道：『請不將蕭

老爹去，到反取燈。』丫頭將酒菜放在桌上，進去又端出一小盆火來，又端出一

摺八個鈔兩椀水飯來。李成名自斟自酌；家中因珍哥病，忙得不曾吃飯，這却是

常厄之惠，就如那漂母待韓信一般的。吃完，秃丫頭收進器皿去了。

李成名到驢棚內喂上了馬草回來，那禿丫頭又送出一床毡條，一床羊皮褥子，一個席枕頭來。李成名鋪在床上，吹了燈，和衣睡下，算記略打个盹就要催起蕭北川來，同進城去。原來李成名忙亂了一日，又酒醉飯飽的，安下頭斷斷睡去。那個周公別了蕭北川出來，李成名恰好劈頭撞見，站住說話，說個不了。

到了五更，蕭北川送出周公去了，到有個醒來的光景，呵欠了兩聲，要冷水吃。婆子將屍家來請的事故一一說了一遍。蕭北川道：「這樣，也等不到天明梳頭，你快些熱兩壺酒來，我投他一投，起去與他進城看病。」婆子道：「人家有病人等你，像『辰勾盼月』的一般，你却又要投酒。你吃開了頭，還有止的時候哩？你依我說，也不要梳頭，坎上巾，起天不明，快到屍家石了脈，攢了藥，你却在他家投他幾壺。」蕭北川道：「你說得也是；只是我不投一投，這一頭宿酒，怎麼當得？」一面也就起來，還洗了一洗臉，坎了巾，穿了一件青影段夾道袍，走出來喚李成名。

誰知那李成名也差不多像了蕭北川昨天的光景了，喚了數聲方纔醒轉來，說了話，備了馬，教人背了藥箱，同到了宅內，進去說知了。

却說珍哥這一夜脹得肚如鼓大，氣悶得緊，真是要死不活。晁大舍極得就如活猴一般，走進走出的亂跳，急忙請蕭北川進去。蕭北川一邊往裏走着，一邊說道：『好管家，你快煖下熱酒等着。若不投他一投，這一頭宿酒怎麼受？』家人回道：『伺候下酒了。』入到房內，看了脈，說道：『不要害怕，沒帳得算，這是閉住惡路了。你情管我吃不完酒就叫他好一半，方顯手段。』晁大舍道：『全仗賴用心調理，自有重謝。』回到廳上坐下，取開藥箱，撮了一劑湯藥，叫拿到後邊用水二鍾，煎八分；又取出圓眼大的丸藥一丸，說用溫黃酒研開，用煎藥乘熱送下。收拾了藥箱。

晁大舍封出二兩開箱錢來，蕭北川虛讓了一聲，收了；又賞了背箱子的二百

文錢。隨擺上酒來。蕭北川道：「大官人，你自進去照管病人吃藥，叫管家伺候，我自己吃酒。這是何處？我難道有作假的不成？」晁大舍道：「待我奉一盃，卽當依命。」晁大舍遞了頭盃，也陪了一盞。蕭北川將晁大舍讓進去了。蕭北川道：「管家，你拿個茶盃來我吃幾盃罷，這小盃悶的人慌。」

晁大舍進去問道：「煎上藥了不曾？」丫頭回說：「煎上了。」晁大舍將丸藥川銀匙研化了，等煎好了湯藥灌下。只見珍哥的臉紫脹的說道：「肚子脹飽，又使被子蒙了頭，被底下又氣息，那砍頭的又怪鋪騰酒氣，差一點兒就斃殺我了！如今還不曾倒過氣來哩！」

說話中間，那藥也煎好了。晁大舍拿到床前，將珍哥扶起，靠了枕頭坐定，先將化開的丸藥呷在口裏，使湯藥灌將下去。吃完藥，下邊一連撒了兩個屁，那肚腹就似鬆了些的。又停了一會，又打了兩個暖，更覺寬鬆了好些，也撮的氣轉了。

蕭北川口裏呷着酒，說道：「管家，到後邊間壁，吃過了藥不曾？」吃了藥，放兩三個屁，打兩個嗝，這服藥就要消動許多。」家人進去問了，回話道：「果是如此。如今覺的肚內稍稍寬空了。」

蕭北川開了藥箱，又取出一丸藥，說道：「拿進去用溫酒研開，用黑砂糖調黃酒送下。我還吃着酒等下落。」

珍哥依方吃了，將有半頓飯時，覺得下面濕漉漉的，摸了一把，弄了一手燒紫的血。連忙對蕭北川說了。蕭北川那時也有二三分酒了，回說：「紫血精停，還要流紅血哩。您尋了個馬桶伺候着。」

珍哥此時腹脹更覺好了許多，下面覺得似小解光景。擡扶起來，坐在淨桶上面，夾尿夾血下了有四五升。扶到床上，昏沉了半晌，肚脹也全消了，又要尋思粥吃。回了蕭北川話。

這時，鬼大舍的魂靈也回來附在身上了，走到前面，向蕭北川說道：「北老，

你也不是太醫，你通似神仙了！真是妙藥！」陪了幾大盃酒。

吃過飯，蕭北川起辭，說道：「且睡過一夜，再看怎麼光景；差人去取藥罷，我也不消自己來看了。」仍叫李成名牽馬送去。馬上與李成名戲道：「我治好了你家一個八百兩銀子的人，也得減半，四百兩謝我纔是。」李成名道：「何止八百兩！那珍姨是八百兩，俺大爺值不了八千兩？俺珍姨死了，俺大爺還活得成哩？想起來還值的多哩！俺老爺沒的不值八萬兩？大爺爲珍姨死了，俺老爺也是活不成的。你老人家也不是活了俺家一個人，還是活了俺一家子哩！」蕭北川又說：「今日收的你家禮多了，明日取藥不要再封禮了，止拿一大瓶酒來我吃罷。你那酒好。」李成名道：「莫說一瓶，十瓶也有。」一邊說，一邊將蕭北川送到家。回家複了話，將蕭北川要酒的話也說了。珍哥雖不曾走起，屍大舍也着實放心不下。

未定初十日起身得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 五回

### 明府行賄典方州 戲子恃權驅吏部

儒門冀信便書香，白晝驕人仗孔方；

雖是乞夫朋入眼，勝如優孟暗登場。

催科勒耗苛於虎，課贖徵錢狠似狼！

戒石當前全不顧，爰書議後且相忘。

只要眼中家富貴，不知身歿子災殃。

曲直無分胡立案，是非倒置巧商量。



天理豈能爲粟米？良心未得作衣裳。

呈身景監人爭笑，且托優人作壁牆。

到了初九日侵早，小珍哥頭也不疼，身也不熱，肚也不脹飽，下邊惡路也都通行，喫飯也不口苦，那標病已都去九分了；只是縱欲的人，又兼去了許多血脈，只身上虛弱的緊。晁大舍又封了一兩藥金，抬了一沙罈好酒，五斗大米，差李成名押着往蕭北川家去取藥。蕭北川見了銀子大米，雖是歡喜，却道也還尋常，只是見了那一沙罈酒，卽如晁大舍見珍哥好起病的一般，不由的向李成名無可不可的作謝，狠命留李成名喫酒飯，高高的封了一錢銀子賞他，撮了兩帖藥，交付回去。

次早初十，七八個驢夫，趕了二十四頭驢子，來到晁家門首。看門人說道：「家中有人，今日起身不成。」衆脚戶說道：「這頭口閑一日，就空喫草料，誰人包認？」家人傳進去了。晁大舍道：「家中奶奶不好，今日起不成身，還得出這二月去，另擇吉日起身哩。」他若肯等，叫他等着；他若不肯等，將那定

錢交下，叫他另去攬腳。 僧到臨時另顧。」

家人傳到外邊。 衆驛夫嘆說：「這春月正是生意興旺時候，許多人來僱生口；只因宅上完了，把人都回話去了。 如今却耽誤了生意，一日瞎喫許多草料，前日那先支去的三兩銀子，還不夠兩三日喫的，其餘耽擱的日子，還要宅上逐日包認。」

一家找出，一家又要倒人，兩邊相持爭鬧。 畢竟馮明吾走過來評處，將那三兩定錢就算了這幾日空閒草料，即使日後再僱頭口，這三兩銀也不要算在裏面。 又叫宅裏再煖出一大瓶酒來與腳戶喫，做剛做柔的將腳戶打發散去。

却說晁知縣在華亭縣裏，一身的精神命脈，第一用在幾家鄉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 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的一般。 當不得根腳牢固，下面也都怨他不動。 政以賄成。 去年六月裏考了滿，十月間領了勅命，各院復命，

每次保薦不脫。九月間，適然有一班蘇州戲子，持了一個鄉宦趙侍御的書來託晁知縣看顧。晁知縣看了書，差人將這一班人送到寺內安歇，叫衙役們輪流管他的飯食。歇了兩日，逐日擺酒請鄉宦，請舉人，請監生，俱來賞新到的戲子；又在大寺內搭了高臺，唱目蓮救母記與衆百姓們玩賞。連唱了半個月，方纔唱完。這些請過的鄉紳舉監挨次獨自回席，俱是這班戲子承應。唱過，每鄉官約齊了都是十兩；舉人都是八兩；監生每家三十兩；其餘富家大室共湊了五百兩；六房皂快共合攏二百兩；足二千金不止。

十月初一日，晁夫人生日。這班人挑了箱，喚到衙內，扮戲上壽；見了晁知縣，千恩萬謝不盡。立住問了些外邊的光景。別的也都漸漸走開去了，只有一個胡旦一個梁生還站住白話；因說起晁知縣考過滿，將陞的時候了。晁知縣道：『如今的世道，沒有路數相通，你就是龔遂黃霸的循良，那吏部也不肯白白把你陞轉。皇上的法度愈嚴，吏部要錢愈狠。今幸得華亭縣，也虧不了人，多做一日

即有多做一日的事體，遲陞早陞，還吏部罷了。」梁生說道：「老爺倒不可這等算計。正是這個縣好，所以要早先防備。如今老爺考過滿了，又不到部裏幹陞，萬一有人將縣缺謀去，只好把個遠府不好的同知，或是刁惡的歪州，將老爺推陞了去，豈不悞了大事？若老爺要走動，小人們有極好的門路，也費用得不多，包得老爺如意。如今小人們受了老爺這等厚恩，也要借此報效。」

晁知縣道：「你們却是甚麼門路？」梁生道：「若老爺官做時，差兩個的當的心腹人，小人兩個裏邊議出一個，同了他去，如『探囊取物』的容易。明年二月包得有好音來報老爺。」晁知縣道：「且過了奶奶生日，我們明日商量。你說得甚是有理。萬一冒冒失失推一個歪缺出來，却便進退兩難了。」

議定，到了次日，將胡旦梁生叫到側邊一座僻靜書房內。梁生道：「京中當道的老爺們，小人們服事的中意也極多；就是吏部裏司官老爺，小人們也多有些相識的。這都儘可做事。若老爺還嫌不穩，再有一個穩如鐵炮的去處，愈更直捷；

只是老爺要假小人便宜行事，只管事成。那如何成事，老爺却不要管他；就是跟去的兩個人，也只叫他在下處管顧擺去物件罷，也不得多管，掣小人們肘。」晁知縣笑問道：「你且說這個門路却是何人？」梁生道：「是司禮監王公那裏來，是穩當。」晁知縣驚問道：「我有多大湯水，且多大官兒，到得那王公跟前，煩得動他照管？」梁生道：「正是如此，所以要老爺假便宜，跟去的人不要來掣肘。老爺只管如意罷了。」

晁知縣道：「約得幾多物件？」梁生道：「老爺且先定了主意，要那個地方的衙門，方好斟酌數目。」晁知縣道：「我這幾年做官的名望雖然也好，又保薦過四五次，又纔考過滿，第一望行取，這只怕太難些，做不來；其次是部屬，事倒也易做。但如今皇上英明，司官都不容易，除了吏部禮部，別的兵刑……四部，那一部是好做的？」頭一兵部，也先尋常犯邊，屢次來撞日子，這是第一有干係的；其次刑部，如今大獄煩興，司官倒也熱鬧，只是動不動就是爲民削奪，差不多

就廷杖，這是要拘本錢的去處，是不消提起的了；其餘戶工兩部，近來的差也多極難，有利就有害，僧命薄的人擔不起。除了部屬就是府同知，這三種兩重小的衙門，又淡薄，又受氣，主意不做他。看來也還是轉個知州罷，到底還是正印官，凡事由得自己。」梁生道：「老爺說的極是！但不知要那一方知州？」晁知縣道：「那遠處僧是去不得的：一來，俺北方人離不得家；第二，我也有年紀了。這太倉高郵南通州倒好，又就近；但地方忒大，近來有了年紀，那精神也照管不來。况近來聞說錢糧也多通欠，常被參罰，考不的滿。不然，還是北直，其次河南，兩處離山東不甚相遠。若是北通州，我倒甚喜。離北京只四十里，離山東通着河路。又算京官，覃恩考滿，差不多就遇着了。你到京再看，若得此缺，方好。」

約定十二月十六日吉時起身，議出胡旦同家人晁書晁鳳帶着一千兩銀子，分外又帶了二百兩盤費，僱了三個長騾，由旱路要趕燈節前到京幹事。

胡旦心中想道：『雖是受了晁爺的厚恩，借此報他一報，可也還要得些利路纔好。難道白白辛苦一場？若把事體拿死蛇般做，這一千兩銀子只怕還不夠正經使用。』幸得梁生當面講過，便宣行事。待我到京，相機而行便了。』風餐雨宿，走了二十八個日頭，正月十四日，進了順城門，在河溝邊一個小庵內住了，安頓了行李。

原來司禮監太監王振，原任文安縣儒學訓導，三年考滿無功，被永樂爺聞劄了，進內教習宮女。到了正統爺手裏，做到司禮監秉筆太監，那權勢也就如正統爺差不多了，閹老遞他門下晚生帖子，六部九卿見了都行跪禮。他出去巡邊，那總制巡撫都披執了，道旁迎送。住歇去處，巡撫總督都換了裏衣，混在廚房內監灶。他做教官的時節，有兩個戲子，是每日答應相熟的人。因王振得了時勢，這兩人就攷了仕，投充王振門下，做了長隨；後又兼了太師，教習梨園子弟。王振甚是喜他。後來也都到了錦衣衛都指揮的官銜，家中那金銀寶物也就如糞土一

般的多了。這兩個都是下路人，一個姓蘇的，却是胡旦的外公；一個姓劉的，乃是梁生的娘舅。

卽日晚上，胡旦叫人挑了帶來的一簞素火腿，一簞花荷乾，一甕虎丘茶，一甕白鯊，走到外公宅上。門人通報了，請胡旦進來見了，都督甚是歡喜。胡旦的親外婆死久了，房中止有三四個少妾，也都出來與胡旦相見。胡旦將那屍知縣幹陸的事備細說了，蘇錦衣點了點頭。一面擺上飯來，一面叫人收拾書房與胡旦宿歇。胡旦因還有屍書屍風在下處，那一千兩銀子也未免是大家干係，要辭了到庵中同寓。蘇錦衣道：「外孫不在外公家歇，去到廟角，不成道理，叫人去將他兩個一發搬了來家同住。」

胡旦吃了飯，也將掌燈的時候，胡旦領了兩個廝候，同往庵中搬取行李。屍書二人說道：「這個庵倒也乾淨，廚竈又都方便，住也罷了；不然，你自己往親眷家住去，我們白在此間，却也方便。那兩個廝候那裏肯依。」一邊收拾，一邊叫了



兩匹馬，將行李馱在馬上，兩個處候跟的先行去了。晁書二人因有那一千兩銀在內，狠命追跟。胡且說道：「叫他先走不妨，我們慢慢行去。」

那正月十四，正是試燈的時節，又當全盛太平的光景，一輪將望的明月，又甚是皎潔得緊。三人一邊看，一邊走。晁書晁鳳也只道胡且的外公不過在京中扯繯拉烟尋常門戶罷了，只見走到門首，二間高高的門樓，當中橫闊的兩扇黑漆大門，右邊門扇偏貼着一條花紅紙印的錦衣衛南堂封條，兩邊桃符上面貼着一副硃砂紅紙對聯道：「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門前柱上又貼一條示道：「本堂不論附近軍民人等，不許在此坐臥誼諱，看牌賭博；如違拿究！」晁書二人肚內想道：「他如何把我們領到這等個所在來？」又想到：「他的外公必定是這宅裏的書辦，或是長班，家眷就在宅內寄住？……」但只見門上的許多人看見他三人將到都遠遠站起，垂了手，走到門臺下伺候，見了胡且，說道：「大叔，怎得纔來？行李來得久了。老爺正等得不耐煩哩。」

走進大門，晁書向胡旦耳朶邊悄悄問道：「這是誰家，我們輕易撞人？」胡旦道：「這就是我外公家裏。」晁鳳又悄悄問道：「你外公是甚麼人，住這等大房，門上有這許多人伺候？」胡旦道：「我外公是個一點點錦衣衛都督，因管南鎮撫司事，所以有幾個人伺候。」

說話中間，進了儀門。承值的將晁書晁鳳送到西邊一個書房安頓。那書房內也說不了許多燈火齊整。

吃了茶，晁書晁鳳大眼看小眼的道：「我們既然來到此處，伺候參見了蘇爺，方好叨擾。」胡旦教人傳稟。許久出來回話：「老爺分付，今日晚了，明日朝裏出來見罷。叫當值的陪二位吃飯，請胡大叔到裏面去。」胡旦道：「二位寬懷自便，我到內邊去罷。」

晁書二人暗道：「常日只說是個唱旦的戲子，誰知他是這樣的根器？每日叫他小胡兒，奚落他，他也不露一些色相出來。」大家吃了飯，安歇了。

次早吃了早飯，胡旦換了一領佛頭青秋羅夾道袍，戴了一頂黑絨方巾，一頂紫貂帽套，紅鞋綾襪，走到書房。晁書二人乍見了，還不認得，細看方知是胡旦。二人向前相喚了，謝說：『擾擾不當。』胡旦打開行李，取出梁生與他母舅的家書，并捎寄的人事；胡旦也有送他的笱簪等物，同了蘇家一個院子，要到劉錦衣家，約了晁書二人同往。晁書又只道是個尋常人家，又因梁生常在他面前說道有一個母舅在京，二位到那裏，他一定要相款的，所以也就同去望他。及至到了門上，那個光景又是一個蘇府的模樣。蘇家的人到二門上說了數句。胡旦也不等人通報，竟自大落落走進去了，回頭只見晁書二人縮住了腳不進去。胡旦立住讓道：『二位請進廳坐。』晁書等道：『我兩人且不進去；此處離燈市相近了，我們且往那裏走走，到蘇宅等候罷。』一邊說，一邊去了。

原來這劉家是蘇錦衣的内姪，是胡旦的表母舅，與梁生也都是表兄弟；所屬兩個幹事都不分彼此。起先出頭講事都是梁生開口。梁生原要自己來，恐怕沒了

生脚，戲就做不成了。胡旦雖係正旦，扮旦的也還有人，所以叫胡旦來京。脫不了王振門下這兩個心腹都是胡旦的己親，料也不會悞事。那日，劉錦衣不在宅內。胡旦進去見了姁母，留喫了飯。劉錦衣回了宅，相見過，說了來京的事故。

胡旦別過，來到蘇家，晚間賞燈筵宴，只見屍書等二人也自回來，要覓見蘇錦衣。錦衣道：「叫他過來。」蘇錦衣方巾姑襖道袍鹿鞋，穿著的甚是莊重，在門檻內朝下站定。屍書不由自主，只得在廳臺下跪下，磕了四個頭，跪稟道：「胡相公只說同行進京，並不會說到老爺宅上；所以家主也不會備得禮，修得書，望老爺恕罪。」蘇錦衣道：「胡相公一路都仗賴你兩人挈帶，家中管待不周，莫怪怠慢。京城也儘有遊玩所在，悶了，外邊開走。你二位如今且往書房去賞燈。」又分付了一個承值拿了許多花砲陪伴屍書喫酒。

十六日早飯後，劉錦衣來蘇家回拜胡旦。蘇錦衣因燈節放假，閒在家裏，就

留劉錦衣賞燈過節，甚是繁華。席間，說起晁知縣指望二人提拔，要陞北通州知州。劉錦衣道：『他有幾數物事帶來？』胡旦道：『剛得一撤。』劉錦衣道：『北通州是五千兩的缺。叫他再出一千來，看兩個外場分上，讓他三千兩便宜；不然，叫他別處去做。』說過，也再不提起了。

過了十數日，晁書見了胡旦，也不敢再喚他小胡了，聲聲喚他胡相公，見了他也極其尊敬，問道：『胡相公，我們來了這半月，事體也一些不見動靜，銀子又不見用費，却是怎生緣故？』胡旦道：『二月半後纔推陞，如今却有甚動靜？你們且好住着閑嬉哩。又不用出房錢，又不使飯錢，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閑。』晁鳳道：『正是無故擾蘇老爺，心上不安。』胡旦道：『可擾之家，擾一兩年也不妨。』

到了二月初十日，傍晚的時節，劉錦衣來到了蘇家相訪，讓他內書房裏相待。胡旦却不在跟前。劉錦衣開口道：『胡家外甥的事，姑夫算計要怎樣與他做？』

蘇錦衣道：「他拿了一千兩頭，要通州的美缺，怎樣做得來？」劉錦衣道：「這只好看了胡家外甥的體面，我們爺兒兩個拿力量與他做罷了。叫他再添一千兩銀子，明白也還讓他一大半便宜哩。把這二千頭，我們爺兒兩個分了，——就作與了梁家胡家兩個外甥，也是我們做外公做舅舅的一場，就叫他兩個也就歇了這行生意，喚他進京來，扶持他做個前程，選個州縣佐貳，雖是抵搭，也還強似戲場上的假官。」蘇錦衣道：「不然，等到十三日，與老公上壽的日子，我們兩個齊過去與他說說，量事也不難。」劉錦衣道：「只是還問他要一千兩，不知他肯出不肯出。又不知幾時拿得來。」蘇錦衣道：「這倒不打緊；『人非木石』，四五千的缺，止問他要二千銀子，他豈有不出出的？但則明日，我叫了他的家人，當面與他說說明白。」款待了劉錦衣酒飯，約定十三日與王振上壽，乘便就與屍知縣講情。

次日，蘇錦衣衙門回來，到了廳上，脫了冠服，換了便衣，將屍書等喚到面

前。晁書等叩了頭，垂着手，站在一旁。蘇錦衣道：「你二人閑坐着，悶的

慌，又沒甚款待你們。你爺要的這個缺，人家拿着五、六千兩銀子求不到手的，你們

拿了一千兩銀子來，怎幹的事？如今我與你錦衣衛劉老爺兩個人的體面，與人講

做了二千銀子，這比別人三分便宜二分哩。」晁鳳原做過衙門青夫的人，伶俐乖

巧，隨稟道：「小人們來時，家主也曾分付過了，原也就不敢指定這缺。若是此

缺可得，這些微之物怎麼得夠。如今老爺主持了二數，這是極便宜的了。沒有

別說，只是家主來報效老爺合劉爺便了。如今只是一面做着，將見有的且先交付

與他，待小人們着一人先回去取來補足。昨來的人原不多，又年節近了，路上不

好走，所以沒敢多帶物件。」蘇錦衣道：「銀子倒不必去取，任憑多少，我這裏

可以墊發；只這幾日，也就有信了。只是一件：如今那通州見有人做哩，昨日叫

人查了查，還不夠三年俸，怎麼打發他？這到費手哩！」晁書等跑到書房將帶

來的一千兩銀子——共二十封——一交與蘇錦衣收進，各回房去了。

到了十三日，王振的生日，蘇劉二錦衣各備了幾件希奇古怪的物件，約齊了同去上壽。只見門上人山人海，擁擠不透，都是三閣下六部五府大小九卿內府二十四監官員，伺候拜壽。遠遠蘇劉二人喝導到門，巡視人役拿了幾根藤條，把擁擠的人盡數辟了開去，讓蘇劉二人行走。到大門下了馬，把門的也不通報，把門閃開，二人穿着大紅緞紗麒麟補服，雪白蠻闊的雕花玉帶，拖着牌練印綬，搖擺進去了，竟到了後邊王振的住房外。近侍稟道：「蘇掌家合劉掌家來了。」王振道：「叫他進來。」說：「你兩個穿着這紅衣裳，一定是與我磕頭。你纔空磕了頭罷，好脫了衣裳幫忙。」蘇劉二人就在臥房裏跪下，一連磕了八個頭，口稱：「願祖爺爺九千歲！每年四季平安！」起來也沒敢作揖，自己跑到前面，將上壽的禮物，自己端着，捧到王振跟前。

蘇錦衣的一個羊脂玉盆，盆內一株蒼古小桃樹，樹上開着十數朵花，通似鮮花無異，細看却是映紅寶石粧的。劉錦衣的也是一樣的玉盆，却是一株梅樹，開的



梅花却是指頂大胡珠鞋的。

王振看了，甚是歡喜，說道：「你兩個可也能！那裏鑽刺的這門物兒來孝順我哩？」隨分付近侍道：「好生收着。拿單兒罩住，休要暴上土。不久就是萬歲爺的聖誕，進了萬歲爺罷。」看着蘇劉二人說道：「頭已是磕了，禮已是送了，去脫了你那紅袍，偕大家攬掇着做什麼。」

蘇劉二人走到自己班房，脫了衣服，換上小帽兩截子，看着人掃廳房，掛畫掛燈，鋪毡結綵，遮幃屏，搭布棚，擡銅鑼鼓架子，擺桌調椅，拴卓幃，鋪坐褥；真個是「一了百當」。王振進了早膳，陞了堂，文武衆官依次序上過香，接連着赴了席。蘇劉二人也沒出府，亂到四更天，就在各人班房裏睡了。

次日起來，仍看人收拾了擺設的物件。只見王振也進了早膳，穿着便衣，走到前廳來閑看。蘇劉二人爬倒地，磕了四個頭，說：「老祖爺昨日陪客，沒覺勞着麼？」王振道：「也就覺乏困的。」說着閑話，一邊看着收拾。

二人見王振有個進去的光景，蘇劉二人走向前也不跪下，旁邊站着。蘇錦友先開口道：「奴婢二人有件事稟老祖爺。」王振笑嘻嘻的道：「你說來我聽。」二人道：「奴婢二人有個小莊兒，都坐落在松江府華亭縣。那華亭縣知縣鬼思孝看祖爺分上，奴婢二人極蒙他照管。他如今考過滿，差不多四年俸了，望陞轉一陞轉，求祖爺與吏部個帖兒。」王振道：「他待往那裏陞？」二人道：「他指望陞通州知州，守着祖爺近，好早晚孝敬祖爺。他又要拜認祖爺做父哩。」王振道：「這樣小事，其實你們合部裏說說罷了，也問我要帖兒！——也能，拿我個知生單帖兒，憑你們怎麼去說罷。那認兒子的話別要理他。我要這混帳兒子做甚麼？老婆當軍，沒的充數哩！叫他外邊打僧們的旗號不好。」

二人方跪下謝了，書房裏要了一個知生紅單帖，央掌書房的長隨使了一個「禁關近臣」的圖書，鈐了名字。二人即時差了一個心腹能幹事的承值，持了王振的名帖，竟到吏部大堂私宅裏備細說了。那吏部欽此欽遵，沒等那通州知州俸滿，

推降了臨洮府同知，將屍知縣推了通州知州。就如燧燈在火上點的一般，也沒有這等快！

屍書二人喜不自勝，叩謝了蘇錦衣，央蘇宅差了一個人，引了屍書二人，又到劉錦衣家叩謝。收拾行李，領了劉錦衣同梁生的書。胡旦因蘇錦衣留住了，不得同屍書等回去，也寫了一封前後備細的書稟回復屍知縣，說叫屍知縣速來赴任，西口也先常來犯順，通州是要緊的地方；又說將他外公墊發過的一千兩銀子交與梁生自己持進京來。那屍書等二人正是：

鞞敲金鏤響，齊唱凱歌回。

再聽下回接說。

##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納粟

有錢莫棄糟糠婦，

貧時患難相依。

何須翠繞共珠圍？

得飽家常飯，

衝寒粗布衣。

休羨豔姬顏色美，

防閑費盡心機。

得些閒空便私歸。

那肯團團轉？

只會貼天飛。——右調臨江仙。

痴人愛野雞，野雞毛羽好；得隙想飛騰，稻粱餒不飽。

家雞盡奪材，守人相到老；終夜不貪眠，五更能報曉。

野雞毛好如鮮花，自古治容多破家。

家鷄打鳴好起早，兀坐深閨只續麻。

晁書二人得了喜信，收拾了行李，將帶來二百兩路費銀內留下五十兩與胡且在

京攪纏，辭謝了蘇錦衣，雇了長驛，合了同伴回南去訖。

却說二月十九日是白衣菩薩聖誕，珍哥調養的漸覺好些，做了兩雙鞋，買了香燭紙馬，要打發晁住媳婦往廟裏去燒香。

正待出門，只見外面一片聲喧嚷。晁大舍方在梳頭，合珍哥都蹙了一跳。家人傳進說：『還是那年報喜的七八個人，來報老爺陞了北通州知州。』晁大舍不勝喜歡，又忽想：『怪道公公兩次託夢叫我往北去投奔爹娘！我想爹娘見在南邊，却如何只說北去？原來公公已預先知道了。』

晁大舍出去，見了報喜衆人，差人往舖中買了八疋大桃紅布與衆人掛紅，送在東院書房內安歇。次日，擺酒款待，封出一百兩喜錢；衆人嫌少，漸次又添了五十兩，都歡喜，打發散了。衆親朋絡繹不絕，都來賀喜。晁大舍只是不敢送出大門。

接說晁知縣那裏，晁書二人尙未到家，報喜的已先到了十日，見了刊報，送在

寺內安歇，也發付的衆人心滿意足。打疊申文書，造交代冊籍，辭院道，寫了兩隻官座船，擇四月初一日離任，不到家，一直往通州上任。也果然兌了一千兩銀子交與梁生，教梁生辭了班裏衆人，同在船上進京。

晁知縣起身之日，倒是那幾家鄉宦舉人送驢送行，倒也還成個禮數。那華亭兩學秀才，四鄉百姓，恨晁大尹如蛇蝎一般，恨不得去了打個醋罈的光景。那兩學也並不見舉甚麼帳詞。百姓們也不見說有『脫靴遺愛』的舊規。

那些鄉紳們說道：『這個晁父母不說自己在士民上刻毒，不知的，只說華亭風俗不厚。我們大家做個帳詞，教我們各家的子弟爲首，寫了通學的名字，央教官領了送去；再備個綵亭，尋雙靴，也叫我們衆家佃戶莊客，假粧了百姓，與他脫脫靴。』算記停當，至日，撮弄着打發上船去了。合縣士民也有買三牲還願的，也有合分資做慶賀道場的，也有燒素香的，也有果然打醋罈的，也有只是念佛的，也有念佛中帶咒罵的。

這鬼大尹去後，倒也甚是風光，一路順風順水。五月端午前，到了濟甯，老早就泊了舡，要上岸買二三十斤胭脂，帶到任上送禮；又要差人先到家裏報知。

這一夜，鬼大尹方纔睡去，只見他的父親走進艙來，說道：『源兒近來甚是作孽，憑空領了娼婦打圍，把個妖狐射殺，被他兩次報仇，都是我救護住了，不致傷生。只怕你父子們的運氣退動，終不能脫他的手。你可拘束了他，同到任去，一來遠避了他，二來帝郡所在，那妖魂也不敢隨去。』鬼大尹醒來，却是一夢，喚醒夫人。夫人道：『我正與公公說話，你却將我喚醒。』

二人說起夢來，都是一樣，也甚是詫異了一番。早起寫了一封書與大舍，內說：『武城雖是河邊，我久客乍歸，親朋往來，就要耽閣費事；因此不到家中，只順路到墳上祭祭祖，焚了黃，事完，仍即回到舡上。』又說：『公公託夢，甚是奇怪，且是我與你母親同夢一般。你可急急收拾，同了媳婦計氏隨往任中，乘便也好求幹功名，不可有悞！』



誰知晁大舍棄捨了計氏，用八百兩取了珍哥，瞞得兩個老渾帳一些不知。雖不住的有家人來往；那些家人尋思，服事老主人的日短，伏事小主人的日長，那個敢說？如今書上要同計氏隨任，如何支吾？晁大舍隨即收拾了鋪蓋，僱了八名轎夫，坐了前向京中買來的大轎，帶了金剛經，跟了六七個家人，貼河迎將上去。走了兩三日，迎見了紅，見了爹娘，說不了家長裏短；又說計氏小產了，不能動履，目下且不能同去，只得爹娘先行，待計氏將息好了，另去不遲。

晁大舍與爹娘同在紅上，走了幾日，到了武城地方，祭了祖，焚過了黃，晁大尹方知雍山莊上殺人放火燒得精光，也去了萬把糧食等物，嗟嘆了一回，開了紅向北而行。晁大舍又送了兩站，說定待計氏稍有起色，或是坐紅，或是起早，即往任上不題。

晁大舍回了家中，對珍哥說道：「爹娘聞知娶你過門，甚是歡喜，要即時搬你

上船，同往任內。因我說你小產未起，所以只得遲延。待你一好，僧也都要行了。」

到了五月盡頭，過了三伏，晁大舍揀了七月初七日從陸路起身，預先雇驢子，雇轎夫，收拾行李停當，只等至日起身。

初五日，午後，計氏領了四五個養娘走到前邊廳內，將公公買與他的那頂轎，帶轎腳，帶扶手，拉的拉，拽的拽，抬到自己後邊去了；口裏說道：「這是公公買與我的，那個賤骨頭奴才敢坐！」誰敢出來說話，我將轎打得粉碎，再與拚命不遲！」家人報與晁大舍知道。珍哥氣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出。晁大舍道：

「丟醜罷了！我看沒有了這頂轎，看僧去的成去不成！我偏要另買一頂，比這強一萬倍子的哩！」果然用了二十八兩銀子問鄉宦家回了一頂全副大轎來。珍哥方纔歡喜。

晁大舍叫人與計氏說道：「適間用了五十兩銀子買了轎來，甚是齊整，叫你去

看看。」計氏望着那養娘，稠稠的唾沫猛割了向臉上噙了一口，道：「精扯淡！那怕你五千兩買轎！累着我腿疼，却叫我去看看！你只不動我的這頂破轎，就是五萬兩也不干我事！」噙的那養娘一溜風跑了。

到初七日，收拾了當，交付看家的明白了，大家起身往北前進。一路早行晚住，到了北京。誰想晁大舍且不敢便叫珍哥到任內，要慢慢的油嘴滑舌騙得養娘允了，方好進去，隨在沙窩門內，每月三兩銀賃了一所半大不小的房子，置買了一切器皿煤米等物，停停當當，將珍哥留住裏面。跟去的養娘俱留在京中，又留下晁住兩口子服侍珍哥。自己還在京中住了兩日，方纔帶了幾個家人自到通州任內，說計氏小產，病只管不得好，恐養娘盼望，所以自己先來了。晁夫人甚是怨悵，說道：「家門口守着河路，上了船直到衙門口，如何不帶他回來，丟他在家？誰是他着己的人，肯用心服事？虧你也下得狠心！況且京裏有好太醫，也好調理。」他埋怨兒子不了，又要差人回去央計親家送女兒前來。晁大舍也暫時支

吾過了。

七月二十四日，屍大舍道：『明日二十五日是城隍廟集。我要到廟上走走，就買些甚麼東西，也要各處看看，得住幾日回來。』屍老依允，與了他六七十兩銀子，要撥兩名快手跟隨。屍大舍道：『這麼許多家人，要那快手何用？』撥了八名夫，坐了轎，進了沙高門，珍哥宅內住了，對珍哥道：『幸得你沒進去！衙門窄窄的，屁股也弔不轉的，屙屎溺尿的去處也沒有。借住慣了寬房大屋，這們促纖俚內，不二日就繫死了！虧我有主意，沒即時同你進去；若是進去了，衙門規矩，就便出不來了，那時才是小珍子作難哩！』珍哥却也就被哄過了。

至二十五日，端了一扶手銀子，果然到了廟上，買了些沒要緊的東西，回到京中宅子，住了七八日，別了珍哥，仍回通州去了。

却說那個屍住原不是從小使久的，做過門子，當過兵，約二十四五歲年紀，紫

體色一個胖壯小夥子，是老屍選了官以後，有一個朋友送來投充的。屍大舍喜他伶俐，凡百托他，一向叫仗者，定戲子，出入銀錢，掌管禮物，都是他一人支管。珍哥做戲子的時節，屍住整日鬪牙碰他嘴不了。臨買他的時，講價錢，打夾帳，都是他的首尾。兩個也可謂『傾蓋如故』的極了。這個昏大官人偏偏叫他在京守着一夥團練過日。那屍住媳婦就是合珍哥一個鼻孔出氣，也沒有這等心意相投。屍住夫婦漸漸衣服鞋襪也便華麗得忒不相了，以致那閨門中的瑣碎事體叫人說不出口。那個昏大官人就像耳聾眼瞎的一般。也不十分迴避大官人了。只是那旁人的口碑說得匙箸都撈不起來的。那個屍住受了屍大官人這等厚恩，怎樣報得起，所以狠命苦掙了些錢，買了一頂翠綠鸚鵡色的萬字頭巾，還恐不十分齊整；又到金箔舖買了甘帖升底金，送到東江米巷銷金舖內，銷得轉枝蓮，煞也好看，把與屍大官人戴。那屍大官人其實有了這頂好頭巾戴上，倒也該罷了，他却辜負了屍住的一片好心，又要另戴一頂什麼上舍頭巾，合他父親說了，要起文書，打

通狀，援例入監。果然依了他，都裏遞了援例呈子，弄神弄鬼，做了個附學名色；又援引京官事例，減了二三十兩，費不到三百兩銀子，也就納完了；尋了同鄉京官的保結，也不消原籍行查，擇了好日入監，參見了司業祭酒，撥了廂，拜了典簿助教等官，每日也隨行逐隊的，一般戴了儒巾，穿了舉人的圓領；繫了丈把長天青緞子，粉底皂靴，夾在隊裏，升堂查卯。但只是：

平生未讀書，

那識『之』『乎』字？

藍袍冉冉入宮牆，

自覺真惶愧！

剛入大成宮，

孔孟都迴避。

爭前問道是何人。

因甚輕來至？——右調卜算子。

晁大舍每日托了坐監爲名，却常在京居住，一切日用盤纏，三頭兩日俱是通州差人送來；近日又搭識了一個監門前住的私窠子，與他使錢犯好，推說監中宿班，整幾夜不回下處。幸得珍哥甚不寂寞，正喜他在外邊宿監，他却好在家裏宿監，所以絕不來管他。

住過了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晁老着人來說道：『就是小學生上學，先生也該放學了。如何年節到了，還在京中做甚？』晁大舍道：『你先回，上復老爺，我爽利起了二十五日廟上買些物事，方可回去。』

那人去了。自此以後，煞實與珍哥置辦年節，自頭上以至脚下，自口裏以至肚中，無一不備；又到廟上與珍哥換了四兩雪白大珠，又買了些玉花玉結之類，又買了幾套酒線衣裳，又買了一疋大紅萬壽宮錦。

那日，廟上賣着兩件奇異的活寶，圍住了許多人看，只出不起價錢。晁大舍也着人攔開了衆人，纔入裏面去看，只見一個金漆大大的方籠，籠內貼一邊安了一張小小朱紅漆几卓，卓上一小本磁青帶泥金寫的般若心經，卓上一個拱線鑲邊玄色心的蘆花墊，墊上坐着一個大紅長毛的肥胖獅子貓。那貓吃的飽飽的，閉着眼，朝着那本經睡着打呼盧。

那賣貓的人說道：「這貓是西竺國如來菩薩家的，只因他不守佛戒，把一個偷琉璃燈油的老鼠咬殺了，如來惱他，要他與那老鼠償命。虧不盡那八金剛四菩薩合那十八位羅漢與他再三討饒，方纔赦了他性命，叫西洋國進貢的人措到中華，罰他與凡人饒養，待五十年方取他回去。你細聽來，他却不是打呼盧；他是念佛，一句句念道「觀自在菩薩」不住。他說觀音大士是救苦難的，要指望觀音老母救他回西天去哩。」

晁大舍側着耳朵聽，真真是像念經的一般，說道：「真真奇怪！這一身大紅



長毛已是世間希奇古怪了，如何又會念經？但那西番原來的人今在何處？我們也見他一見，問個詳細。」賣貓人說道：「那西番人進完了貢，等不得賣這貓，我與了他二百五十兩銀子頓下，打發那番人回去了。」

晁大舍吃了一驚，道：「怎便要這許多銀子？可有甚麼好處？」那人道：「你看爺說的是甚麼話！若是沒有好處，拿三四十個錢，放着極好有名色的貓兒不買，却拿着二三百兩銀子買他？這貓逼鼠是不必說的；但有這貓的去處，周圍十里之內，老鼠去的遠遠的，要個老鼠兒看看也是沒有的。把賣老鼠藥的只極的乾跳，餓的那口臭牙黃的！這都不爲希罕。若有人家養活着這佛貓，有多少天神天將都護衛着哩。憑你甚麼妖精鬼怪，狐狸猿猴，成了多大氣候，聞着點氣兒，死不迭的。說起那張天師來，只乾生氣罷了。昨日翰林院門口一家子的個女兒，叫一個狐狸精纏的堪堪待死的火勢，請了天壇裏兩個有名的法師去捉他，差一點兒沒叫那狐狸精治了個臭死！後來貼了張天師親筆畫的符，到了黑夜，那

符希流刷拉的怪響，只說是那狐精被天師的符捉住了。誰想不是價，可是那符動攆。見人去看他，那符口吐人言，說道：「那狐狸精在尾門外頭坐着哩，我這泡尿驚的慌，不敢出去溜。」第二日清早，我滴溜着這貓往市上來，打那裏經過，正一大些人圍着講說哩。教我也站下聽聽，說的就是這個。誰想那狐狸精不曉的這貓在外邊，往外一跑，看見了這貓，抓的一聲，見了本像，死在當面。那家子請我到家，齊整請了我一席酒，謝了我五兩銀。我把那狐狸剝了皮，硝的熟，做了一條風領。我戴的就是。」

衆人倒仔細聽他說了半日。一人道：「這是笑話兒！是打趣張天師符不靈的話！」賣貓人糊着臉說道：「怎麼是笑話？見在翰林院對門子住，是翰林院承差家，有招對的話。」

晁大舍聽見這邪，狐精害怕，便有好幾分要買的光景，問道：「僧長話短說，真也能，假也能，你說實要多少銀？我買你的。」那人道：「你看爺說的話！

我不圖實賣，冷風淘熱氣的，圖賣涼靈哩！年下來了，該人許多帳，全靠着這個貓。就是前日買這貓，難道二百五十兩銀子都是我自己的不成？也還問人揭借一半添上，纔買了。如今這一家貨又急忙賣不出去，人家又來討錢，差不多賺三四個銀就發脫了。本等要三百兩，讓給十兩，只已二百九十兩罷。」

鬼大舍道：『瞎話！成不的！與你冰光細絲二十九兩，天平兌已你，賣不賣，任憑主張。』那人道：『好爺！你老人家就從蘇州來，可也一半裏頭也還我一半，倒見十抽一起來！』鬼大舍道：『再添你三兩，共三十二兩，你可也賣了？』那人道：『我只是這年下着極，沒銀子使；若捱過了年，我留着這貓與人拘邪捉鬼，倒賺他無數的錢。』

鬼大舍又聽了『拘邪捉鬼』四個字，那裏肯打脫？添到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四十五。那人只是不賣。他那一路上的人恐怕鬼大舍使性子，又恐怕旁邊人有不幫襯的，打破頭屑，做張做智的圓成着，做了五十兩銀子，賣了。

晁大舍從扶手內拿出一錠大銀來遞與那人。那人說：『這銀雖是一錠元寶，不知夠五十兩不夠？』僧們尋個去處兌去。』那個圓成的人道：『你就沒個眼色。』這們一位忠誠的爺，難道哄你不成？——就差的二兩銀子，也沒便宜了別人。』

一家拿着貓，一家拿着銀子，歡天喜地的散了。那人臨去，還臥在地下與那貓磕了兩個頭，說道：『我的佛爺！弟子不是一萬分着極，也不肯捨了你！』

晁大舍正待走，只見又一個賣鸚哥的人喚道：『請爺回來看看我的鸚哥，炤顧了罷。我也是年下着極，要打發人家帳哩。』

晁大舍站住看了一看，說道：『我家裏有好幾個哩，不買他。』那人道：『鸚哥，爺不肯買你哩。你不自己央央爺，我沒有豆子養活你哩。』那鸚哥果然瞭了瞭翅，說道：『爺不買，誰敢買？』說得真真的與人言無異。

晁大舍喜的抓耳撓腮的道：『真是不到兩京，虛了眼！怎麼人世間有這們希

奇物件！」晁大舍問道：「你可實要多少銀子？」那人說道：「這比不的那貓能拘捉邪怪的值的錢多，這不過教道的工夫錢。富貴爺們買了家去，當個丫頭小廝傳話兒罷了，能敢要多少？爺心愛，多賞幾兩；心裏不甚愛，少賞幾兩。我脫不了是皇城裏邊教鸚哥兒的教師，有數的六個月就要教會一羣，也就帶出三四個來。爺如今只賞小的三十兩銀子罷，捎了家裏頭去。」晁大舍說：「與你二十兩銀子罷。」那人不肯賣。

晁大舍走了一走，那人拿出一把菜豆來，說道：「爺去了，不買你，只是餓死了！」那鸚哥睜着翅，連叫道：「爺不買，誰敢買？爺不買，誰敢買？……」晁大舍回頭道：「可實作怪！就多使二兩銀子，也不虧人。」一面開了扶手，取出十兩一封，五兩一封，遞與那人。那人把銀解開包看了，道：「這十五兩，爺賞的不太少些？」罷，罷，我看爺也是個不耐煩的，實與爺去。」

一邊交割了，晁大舍上了馬，家人們都懷了腰子，一溜烟往下處行走，拿到珍

哥面前，就如那外國進了寶來一般，珍哥作伴不探的不理；又拿出買的衣服，錦段魯那珠子，玉花，珍哥倒把玩個不了。

晁大舍道：「村孩子！放着兩件活寶貝不看，拿着那兩個珠子擺劃！」珍

哥道：「一個混帳獅貓合個鸚哥子，活寶！倒是狗寶哩！」晁大舍道：「村孩子！你家裏有這們幾個混帳獅貓合這們會說話的鸚哥？」珍哥說：「咄，你見什麼來！」晁大舍道：「你只強！休說別的，天下有這們大獅貓？這沒有十五六斤沉麼？」珍哥道：「你見甚麼來！北京城裏大似狗的貓，小似貓的狗，不知多少哩！」

晁大舍道：「恰那裏鸚哥債多，見有這們會說話的來？」珍哥說：「他怎麼這一會子沒見說話？」晁大舍道：「鸚哥，你說話與奶奶聽，我與你豆兒吃。」那鸚哥果然真真的說道：「爺不買，誰敢買？」珍哥道：「果然說的話真。」道：「鸚哥，你再說句話，我與你豆兒吃。」那鸚哥又說：「爺不買，誰敢買？」

珍哥看着晁大舍大笑道：「我的傻哥兒！吃了人的虧了！你再叫他會說第二句話麼？」

晁大舍又道：「鸚哥，貓來了！」連叫了數聲。那鸚哥也連說了數聲「爺不買，誰敢買？」珍哥聽了晁大舍一眼，說道：「傻孫！買這夯坑子做什麼？留着這幾錢銀子，年下買瓜子喫也是好的。瞎頭子去了錢！」晁大舍道：「幾錢銀！這是十五兩銀子哩！」珍哥嘆了一聲道：「十五兩銀子，極少也買四十個！」問晁住道：「是實使了幾錢銀子？」晁住道：「實是十五兩銀子。少他一分哩！」珍哥道：「呸！傻忘……」就縮住了口沒罵出來。又問：「這貓是幾錢銀子？」晁住道：「這貓是那一個元寶買的。」珍哥道：「你爺兒們不知搗的是那裏鬼！」晁住道：「沒的這貓也着人哄了不成？惜這裏的貓，從幾時有紅的來？從幾時會念經來？」珍哥道：「紅的！還有綠的，藍的，青的，紫的哩！脫不了是顏色染的，沒的是天生的不成？」

晁大舍道：「我的強娘娘！知不到什麼，少要梆梆！你拿指頭睡着唾沫，

燃燃試試，看落色不落色？」珍哥道：「誰家茜草茜的也會落色來？沒的毡條

獨子纓子都落色罷？」晁大舍道：「瞎話；一個活東西，怎麼茜？」珍哥道：

「人家老頭子拿着烏鬚，沒的是死了纓烏？你曾見俺家裏那個白獅貓來？原起

不是個紅貓來？比這還紅的鮮明哩！」晁大舍道：「如今怎麼就白了？」珍

哥道：「到春裏退了毛就白了。」

晁大舍掙了一會，望着晁住道：「僧別要吃了他的虧！」又道：「只是會念

經，沒的不踉蹌？」

珍哥道：「你叫他念卷經僧聽。」晁大舍向他頸子下撓了幾撓，那貓謎風着

眼，呼盧呼盧的起來。晁大舍喜的道：「你聽！你聽！念的真真的「觀自在菩

薩」，「觀自在菩薩」！」珍哥道：「我也沒有那好笑的。這經，誰家的貓不

會念？——丫頭，你拿僧家小玳瑁來！」丫頭將一個玳瑁貓捧到。珍哥撲在懷



裏，也替他頸子底下撓了幾把，那玳瑁貓也睡風了眼，也念起『觀自在菩薩』來了。珍哥道：『你聽！你這貓值五十兩，我這小玳瑁就值六十兩！』脫不了貓都是這等打呼盧，又是念經不念經哩！北京城不着這個傻孩子，叫那光棍餓殺罷！』血了晁大舍個閉氣。晁住也沒顏落色的走得去了。

晁大舍道：『脫不了也沒使了僧的錢，僧開爹的帳，說這貓常能避鼠，留著當個尋常貓養活，叫他拿老鼠。』叫丫頭撓了些菜豆，放在鸚哥籠裏。鸚哥見了丫頭擲着豆子，養着連聲叫喚『爺不買，誰敢買？』珍哥道：『好鸚哥！』極會說話！』又叫丫頭將籠內紅漆几卓合那泥金心經取得出來，拌了一碗飯送到籠內。那貓吃不了，還剩了一半在內。正是：

貪夫再得兒孫好，天下應無停出財！

再聽下回接道。

## 第七回

老夫人愛子納娼

大官人棄親避難

拋子多年，

路遠三千，

倚閭人贏得衰顏。

今纔聚首，

又爲人牽。

寸心懸，

相撮合，

免留連。

昏辰未定，

羽書驟至，

猛烽烟陣鼓遙聞。

說無官守，

那管忠賢？

社鷓合併，

將野鷺，

棄親還。——右調行香子。

鬼大舍與珍哥亂鬧了一會，丫頭在裏間，將小矮桌安在熱炕上，擺上飯來正喫

着。一個丫頭慌張跑來，說道：「好幾個老鼠巴着那紅貓的籠子偷飯吃哩！」

冕大含道：「瞎話！那貓怎麼樣？」

丫頭道：「那貓不怎麼樣，搗毀着眼睡覺。」

珍哥道：「腳底下老鼠，佛貓不計較；若是十里遠的老鼠就死了！」

又笑着道：「我當時也拿着這紅貓當天生的來！那前年，到了蔣皇親家，就是看見了俺那個白獅貓跑了來，映着日頭，就是血點般紅，希詫的極了！」

蔣太太笑道：「你希詫這紅貓哩？」

蔣太太也哄我，說是外國進的。我可就不信了。後來見了他家姨們，我悄悄的問他。那姨們說：「太太哄你哩！是茜的顏色。你不信，往後頭亭子看去，一大羣哩！」

那周姨說：「你到我後頭看來。」

及至走到亭子上，可不一大羣？夠十二三個，紅的，綠的，天藍的，月白的，紫的，映着日頭怪好看。

我說：「周姨，你已我個紅的頭。」

周姨說：「你等爺出來時，我替你要一個。」

正說着，蔣皇親來了。

周姨說：「珍哥待問爺討個紅貓頭哩。」

蔣皇親說：「這是甚麼賤物兒，已他個！一二千兩銀子東西已人！叫

他唱二萬出戲我看了，已他一個。」教我說：「不已罷，我買了二分銀子茜草，買個白貓茜不的？」蔣皇親望着周姨笑道：「是你合他說來？」周姨道：「我聞的慌！合他說！」望着我清眼道：「你待真個婆，你就謝了爺罷！」我磕了個頭，拿個紅的往外就走。蔣太太還問，說：「你待怎麼？拿着貓飛跑的。」我說：「是俺爺賞的。」拿到外頭，叫挑箱的送了家來。人見了的，可不也都希詫的慌！到了年時三四月裏，退了毛，換了個白獅子貓。頭年裏蔣皇親見了我，還說：「你拿的我紅貓哩？」我說：「合人家搭換了個白貓來了。」說起那鸚哥來，這也是我經過的；花店裏使了三錢銀子買了一個，嘴還沒大張紅哩，掛在我住的屋簷底下，每日客來，聽着人說：「丫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他每日聽那聰的，他就會說了；但見個人來，他叫喚在頭裏：「丫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每日說的是這個。那日劉海齋到，他又說：「丫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把個劉海齋喜的極了，只是纏着問我要。

他。他說：「把我那黑叫驢合你換罷。」我說：「你還搭上些甚麼？」他說：「我再添上正生紗罷。」我合他換了。他拿回去，掛在他住房簷下。那日他舅子來家，那鸚哥看見就叫喚：「丫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躁的他婆子通紅的臉，越啞嘴，他越叫喚。劉海齋來到，他婆子說：「快把恁答拿到吊簷子去！可惡多着哩！」劉海齋叫人掛在客位簷下去。那日該他家可會，見個人來，叫說一陣，惹的那些人呱呱的笑。劉海齋道人送來己我，還要那驢哩。說生紗送我穿罷。我說：「那驢賣錢使了。」沒己他。

晁大舍道：「那鸚哥哩？」珍哥道：「那日我沒來家，黑夜沒人收進房來，已是凍的死了。」楊古月說：「身上還溫溫，待我治他一治。」煎了一酒鍾九味羌活湯灌下去，拿了個舊首帕包着，丟在炕上去，也沒理論他。到日頭西，只見首帕動彈，解開，還醒過來了。還待了好幾個月，楊古月家熬膏藥，噲殺了。」說着，吃完了飯，收拾了傢伙。

却說晁老指與晁大舍過了二十五廟上，二十六就可回到任內，不想過了二十七還不見到，對着夫人說道：『源兒京中不知幹的什麼勾當，到了今日二十七，這時節多應又不來了！你被人拿訛頭，不是頑的！』晁夫人長吁了一口氣道：『別也沒有甚麼該拿訛頭的事；我只風裏言風裏語的，一像家裏取了個唱的，如今通不理媳婦兒，把媳婦兒一氣一個死。一似那唱的也來了，沒敢叫僧知道，在京住着哩。』晁老道：『你聽誰說？』夫人道：『誰肯對僧說？這是媳婦子們背地插插，我渾見點影兒。』晁老道：『有如此等事！俗那媳婦不是善茬兒，容他做這個？我信不過！』晁夫人道：『你倒說的好！皇帝到利害，百姓到軟弱，那百姓反了，皇帝也就沒法兒了！』晁老道：『若果真如此，一發接到衙門罷了，叫他外邊住着做甚？』夫人道：『你自家算計。只是叫媳婦怪俗。』晁老道：『這也顧不的。叫人已他收拾去處，明日使人接他去。』次日早，差

了晁鳳持了一封書，又拿了一百兩銀子，急往京中。那書寫道：

『暮年一子，又在天涯，極欲汝朝夕承歡，以娛兩人晚景。京城何

事？年近歲除，尙復留戀？聞汝來時，帶有側室，何不早使我知？

僑寓於外，以致汝有兩顧之苦。今遣人迎汝并汝側室速來任所同住，

我不汝咎也。恐有雜費，寄去銀一百兩，驗收。晁鳳先着回報。

父字與源兒。』

晁鳳持了書物，騎了一匹官馬進京，尋到晁大舍行館，適值不曾關門。晁鳳

一直走將進去，恰好撞見珍哥穿着油綠雲段縮襖，天藍段背心，大紅段褲，也不會

穿裙，與晁住娘子在院子裏踢鞋子頑。看見晁鳳，飛也似跑進屋裏去了。

晁大舍恰好從後層房出來。晁鳳磕了個頭。晁大舍道：『我正要起身回任

上去，你却又來做甚？』晁鳳說：『因等大爺不回，老爺叫小人來接大爺合珍姨

同去。』晁大舍悄聲問道：『老爺奶奶是怎麼知道有了珍姨？是那個說的？』



晁鳳道：『小人也不曉得老爺奶奶是怎樣得知的，只今早差了小人來接，說叫老爺即日回去，叫小人先走一步回話。有老爺的書，還有兩封銀子。』一面交上。

晁大舍拆看了書，見書上寫得甚是關情，却也有幾分自己過意不去。一面叫快些收拾酒飯與晁鳳吃，好叫他先去回話。算計收拾雇夫馬，要同珍哥次早起身往通州去。晁鳳吃了飯。賞了他三百錢，回了一封書，寫道：

『兒源上稟：兒幹的不成人事，豈可叫爹娘知道？今爹娘既不計較，明日即同小媳婦拜見爹娘乎。但兒不在後邊住也，要在東院書房住也。可速叫人打掃乎？銀一百兩收訖之。兒源上復。』

晁鳳本日掌燈時候回到衙門回了老晁公母兩個的話，說晁大舍同新取的那位姨明日就來，叫收拾東院的書房住。晁奶奶道：『你見那新姨來不曾？』晁鳳道：『小人進去，那新姨又着雍，正合晁住媳婦子踢毬兒；看見小人，往屋裏跑進去。』奶奶問道：『你見他是怎麼個人才？』晁鳳道：『那人奶奶見過了，就』

是那女戲班裏鞋正具的小珍哥！」晁奶奶問道：「那班裏一大些老婆，我不記的是那一個。」晁鳳道：「那日吉奶奶與奶奶送行，他沒粧紅娘？後來點雜戲，他又沒粧陳妙常麼？」奶奶還說他唱的好，偏賞他兩個汗巾，三錢銀子，他沒另謝奶奶的賞？」晁奶奶道：「阿，原來就是他！倒也好個人兒！」老晁聽說，道：「苦也！苦也！原來是這個人！」晁奶奶道：「要是他，倒也罷了。好個活動人兒！你一定也見他來？」老晁道：「我倒沒見他，聞他的名來。你說是誰？」這就是那一年接了個新舉人死在他身上的！樊庫更包着他，那廝更嫌子吊殺了，沒告狀麼？這豈是安靜的人？尋他做甚麼！」晁夫人道：「只怕進了偕家門自然的好了。」老晁道：「慣就了的性兒，半日家怎麼改得過來？」晁夫人道：「那人風流伶俐，怕怎麼的？」晁老道：「還要他扮戲哩，用着風流伶俐！墮逗媳婦這們個主子都照不住他，被他降伏了！」又說：「快叫人收拾東書房。」連夜傳裱背匠，糊仰殿，糊窗戶，傳泥水匠，收拾火炕，足足亂哄到

次日日西。

且說晁大舍見了父親的家書，也就急忙收拾，要同珍哥回到衙去。那珍哥慢條斯理，怕見起身。晁住又甚是打攔頭雷，背地裏挑唆珍哥不要進往衙去，又對晁大舍道：「衙內窄信偏的個去處，添上這們些人，怎麼住的開？就是吃碗飯，也不方便。依着我說，還是大爺自己去過了年合燈節再來不遲。」晁大舍道：「說來，是哄你珍姨的話；衙內寬綽多着哩。只怕東書房，借這些人去還住不了的房子。若喫飯嫌不方便，借另做着喫。借的人少。」晁住又道：「監裏的事還沒完，大爺還得在京常住。人都去了，大爺自己也孤恓。」珍姨進去了，還指望出得來哩？」珍哥道：「他說的也是；要不你自己去，我不去罷。」晁大舍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大年新節，爹娘不來接，借也該去磕個頭兒。如今爹娘差了人，拿了銀子做盤纏，可推說什麼不去？借去住過了燈節，再和你來

不遲。這房子也不消退與他，把一應家伙封鎖嚴密，叫看門的守着。」珍哥鬼住雖是心裏不願意，也只得敢怒不敢言的。

次早，二十九日，兩乘大轎，許多騾馬，到了通州，進到街內。珍哥下了轎，穿着大紅通袖衫兒，白綾願綉連裙，滿頭珠翠，走到中庭。老鬼夫婦居中坐定。鬼人舍先行過了禮。珍哥過去四隻八拜，磕了頭，遞了鞋枕。鬼老看得那珍哥：

儀容窈窕，輕盈三月楊花；性格聰明，透露九華蓮藕。總非褒姒臨凡，定是蠶吳王的西子；卽不姐已轉世，亦應賺董卓的貂蟬。你若不信呵，剔起眼睛豎起眉，仔細觀渠渠是誰！

老鬼夫婦見了這們一個肘頭靈徹腦身都動轉的個小媳婦，喜的蹙着眉，沈着臉，長吁短嘆，怪喜歡。珍哥拜完，老鬼夫婦夥着與了二兩拜錢，同珍哥送回東院裏去了。珍哥覺得公婆不甚喜歡，也甚是沒趣。

晁大舍到了次年正月初二日，要進京去，趕初三日開印，與監裏老師合蘇錦衣劉錦衣拜節。那時梁生胡旦也都做了前程，在各部裏當差，俱與晁大舍似通家兄弟般相處，也要先去拜。他隨撥了夫馬，起身進了京城，仍到舊宅內住下。晁大舍與珍哥熱鬧慣了，不惟珍哥不在，連一些丫頭養娘都沒一個，也甚是寂寞，叫晁住去監前把那個搭識的女人接了來，陪伴晁大舍住了幾日。晁大舍但是出外周旋，仍是留晁住在家看守。

到了初十，晁大舍買了禮物，做了兩套衣裳，打了四兩一副手劍，封了八兩銀，將那個女人送了回去。自己也即回到鎮州，掛花燈，放火炮，與珍哥過了燈節。直到二月花朝以後，要到京完坐監的事，仍要去遊靈西山。揀了二月十九日到京，仍把那監前的婦人接了來住。

不料到了二月盡邊，那也先的邊報一日緊如一日。點城夫，編牌甲，搜奸細；戶部措慮糧餉；工部料理火器懸旛滾木，查理盔甲，鑿磨器械，修補城垣；吏

兵二部派撥文武官員守門；戎政軍門操練團營人馬；五城兵馬合宛大兩縣靜街道，做柵欄，也甚是戒嚴，城門早關晚啓。

那王振原是教官出身，有子有孫的人，狠命撙掇正統爺御駕親征，指望仗賴着天子洪福，殺退了也先，要敘他的功，好封他兒子做公侯。那些大小羣臣亂紛紛諫阻。晁大舍原不會見過事體，又不曉得甚麼叫是「忠孝」，只見了這個光景，不要說起君來，連那親也都不顧，唬得屁滾尿流，跑回下處，送回了監門首婦人，收拾了些要緊的行李，城門上使了十數兩銀子，放了出去，望着通州，一溜風進到衙內，見了爹娘，喘吁吁的就如曹操酒席上來報顏良的探子一般，話也說不俐亮；主意是要棄了爹娘，捲了銀兩，帶了珍哥回去。晁老道：「若是這個光景，還顧做甚麼官？速急遞了告致仕文書。若不肯放行，也只有拚了有罪，棄官逃回罷了！」原來晁大舍的意思：又不肯自己舍着身同爹娘在這裏，恐怕堵擋不住，將身子陷在柳州城裏；又不肯依父親棄了官，恐怕萬一沒事，不得賺錢與他使。只

要自己回去，走在高岸上觀望，拚着那父親的老性命在這裏做孤注；只是口裏說不出來。晁老道道：「仔細尋思，『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總是也先不來，我尋出來問軍閥死，破着使上幾千銀子，自然沒事；再萬一銀子使不下來，就在刑部裏面靜坐，也強如把頭被也先割去。還是我們大家收拾回去爲是。」晁大舍也依允了。

晁老一面喚該房做致仕文書，一面走到前面書房與幕賓邢早商議，要他做稟帖稿，附在文內。只是邢早門正與一個袁山人在那裏着圍碁，見了老晁走到，歇住了手，從容坐定，把日來也先犯邊，要御駕親征的事，大家議論。邢早門道：「這幾日乾象甚不好，聖駕萬分不該輕動。我想欽天監自然執奏，羣臣也自然諫阻，聖駕也定然動不成。」晁老道：「如今司禮監王公擅擾得緊，只怕聖駕留不住。」邢早門道：「若天意已定，也是大數，沒奈何了。」晁老道：「連日把個鋼病發了，大有性命可慮！決意告致仕，回去罷。」已喚該房做文書呈稿，文

內還得稟帖寫出那一段不得已的情來。臯老脫一個稿。事不宜遲，姑待明日發罷。」那臯門微笑了一笑，道：「如彼去，君誰與守？」我仔細看那天文，倒只是聖駕不宜輕出，其餘中國大事，倒是一些沒帳的。况歲星正在通州分野，通州是「安如磐石」的一般。告那致仕則甚？臨難卸肩，不惟行不得，把品都被人看低了。老先生，你放心去做。你只來打聽我。若我慌張的時節，老先生抽頭不遲。」臯老那裏肯聽；見那臯門不做稟稿，遂着臯大舍做了個不疼不癢的稟帖，說得都是不倫之語，申了順天府，并撫院關屯各院，也不令那臯門得知。這合于上司將文書都批得轉來，大約都無甚好音相報。只是那個關院，雲南人，姓紀，舉人出身，那得如甲科們風力？批得甚是鬪茸。批詳道：

「本官以華亭知縣陞轉通州，何所見而來？平居不言，突稱有病，又何所見而去？得無謂國家多事，寇在門庭，駕說沉痾，脫身規避耶？設心如此，品行何居？仰卽剋速出視事。勿謂本院之白簡不靈也！」



繳。

老那再不見他說告致仕，只當納他的諫了。誰知他瞞了老那，遞申了文書開去。得了關院的這等溫旨，自己回去的念頭止住了，只是收拾打發屍大舍同珍回去。

一日，正同那旱門袁山人兒子晁源坐着白話，衙門上傳梆，遞進一角兵備道的文書來。拆開看時，裏面却是半張雪白的連四紙，翠藍的花邊，燒黑的楷書字，大大硃紅標判，方方的一顆印。讀時，上面寫道：

欽差整飭通州等處兼理漕糧屯田驛傳山東按察司副使許，爲申飭托故規避以勵官箴事：本年三月初八日，蒙欽差巡按直隸等處，專理關務，綜覈將領，監察御史紀憲牌前事：「照得安常處順，君子之所深憂；痛癢驚疑，聖賢所以立命。今當邊報狎聞，羽書旁午，正忠貞薪胆之會，主臣愛辱之時。聞雞起舞，滅此朝食，正當其會。通州知州晁思孝

平居奔棧，若蟻之附羶；遇變脫維，恍蠅之逞狡。昨敢恣情托病，冒昧請休。已將原詳嚴行戒飭去後，合行再爲申做。爲此牌行本道，照牌事理，諭令本官打起精神，滌除妄念，用心料理城守，毋致疎虞。本院寧惟不念其舊，抑且嘉與其新；若暮氣必不可朝，柔情終難於振，本院必先行拿問，然後奏聞！此係騙言，毋徒臆噬！……」等因到道，奉此合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時直甘泉烽火，急應櫓刃折衝；毋再萌拂袖青山，以致文彈白簡。本道忠告相規，須至牌者。」

晁知州見了這牌，就如劈開兩片頂門骨，傾下一盆冰雪來，唬得軟癱成一堆，半日說不出話來。那畢門方纔知是瞞了他申文書告致仕。老那倒也丟過一邊。倒是老晁着實有些「瓶于孟子」。若別的禍福倒不可知，這關院的計較，這心裏弔桶一般，怎麼放得下？

天下那不快活的事再沒有一件就歇了的。正與晁大舍收拾行裝，扎括驕馬，揀了三月十六日同珍哥由早路回去，不料華亭縣兩個舊役的家屬——一個是宋庫吏的弟宋其仁，一個是曹快手的子曹希建——來到衙門口，說：「特來有事相稟。」老晁父子猜料了一會，開了衙門，放他進見。二人叩見了畢，說道：「正月間，江院在松江下馬，百姓上千的把庫吏宋其禮，快手曹一佳，并老爺的內書房孫商，管家晁晝，都告在裏面。江院准了狀，批了蘇松道，轉批松江刑陳爺，將宋其禮、曹一佳拿到監了，五口一比，要孫書辦晁管家。雖是他二人極力自己擔當，只恐擔當不住，要行文見任處所提人，事便也就按捺不下了。」

晁知州聽得，那肚裏就如「雪上加霜」的一般不快活，問道：「那些鄉官舉人也沒個出來說些公道話的？」宋其仁道：「那百姓們勢衆了，還說老爺向日在那裏難爲他們，都是這些鄉官舉人唆撻的，唬嚇道：『若你們不出來強管，我們只得將就罷了；若你們出來管事說情，我們必定將這幾年詐害百姓的惡款，上公債民本

了。」所以這些鄉官舉人躲避得還恐怕不乾淨，怎還敢出頭？」

鬼知州問說：「秀才們却沒有人出來說甚麼的？」宋其仁道：「秀才起先也

發了傳帖，寫了公呈，也要在江院遞了。虧不盡那兩個首貢次貢的生員將眾人勸住了，說道：「我們畢竟是讀書人，要顧名義。子弟告父母官，是薄惡的事，告得動，這個名聲已是不好了；若再告不動，越發沒趣。前官就是後官的眼。敎見在的父母官把我們不做人待，況且有了百姓公狀，也就罷了。」衆人道：「這是公憤，你二人私情，怎便留得住？」那位喻相公道：「我講得是大體，有甚私情？若說起公憤來，把我的地斷與了他人去，地內的錢糧逼勒我納；我不在家，把我家婦女都拿到監內；還要怎樣的憤？就是張兄，他的令尊被光棍辱了，把原被各罰銀十五兩。那光棍在房裏使了幾兩銀子，稟說被告家貧納不起，他就都併在原告身上追。幸得刑廳巴四府說了分上，免得二十兩；不然，那時這樣荒年，張兄就賣了身，也納不起三十兩銀子哩！」那張相公道：「你不要說起罷了；但

一提起，我便心頭痛極了！」他兩人說到這個田地，衆人都說：「噲張二兄畢竟老成人，見得是，我們只索罷了。」

晁知州道：「不知是那個噲秀才張秀才？」宋其仁道：「這事也不叫做尋

常。難道老爺都忘記了？」晁知州道：「在你華亭時，不瞞你說，這樣的事也

儘多，知道是那一一起？但你二人的來意是要如何？」宋其仁道：「老爺急急求

了當道的書去。曹一佳與宋其禮兩個的罪是不敢求免的。左右在華亭也住不得

了，倒不如問個充軍，泄了衆人的恨，離了衆人的眼，也罷了。只是求那問官不

要多人贖，不要拷打，免行文提孫書房與屍管家。」晁知州盛了眉頭，不做聲。

晁大舍道：「這事不難！塌了天，也還有四個金剛撐着哩！你二人且吃飯

安歇，待仔細商量。」打發宋其仁曹希建走開去了。老晁道：「這事怎說？

只怕江院有題本；卽不題本，把宋其禮曹一佳問了軍，招達兵部，借守着近近的，

這風聲也就不好了。」晁大舍道：「爺，你放心！一點帳也沒有！憑我擺劃

就是了！」隨卽差了晁住，備了自己的走騾，星飛到京，快請胡君寵梁安期二人速來商量急事。晁住星飛去了。晁大舍回家的行李，也將次收拾完了，只等這件事有了商量，卽便起身不提。正是：

使盡滿帆風正順，不防驟雨逆頭來！

不知晁大舍三月十六日起身得成起身不成，再聽下回續起。

第七回 老夫人愛子納娼 六官人棄親過繼

## 第八回

長舌妾狐媚惑主

昏監生鴿突休妻

十四爲君婦，含嚙拜舅姑。妾門雖處士，夫俗亦寒儒。

世園遙相對，家聲近未殊。不說襦非玉，無希瓊是珠。

執箕方臨廟，操匙便入廚。椿萱相悅澤，蕪砧亦歡娛。

詎知時態改？誰料世情渝？婦德還爲婦，夫心未是夫！

金長息情少，身都寵愛枯！昔日原非治，今朝豈盡嫗？

只因腸不定，致使意相徂。木腐蟲方入，人疑見姑誣。



忍教鳩是逐，堪從爵爲驅。呼天發浩歎，搶地出長吁！

命固紅顏薄，緣從赤胆連。從茲成覆水，何日是還妖？

青天無可問，白日豈能呼？鄒都應有鏡，當照黑心奴！

却說晁住到了京，各處體問，尋到傍晚止，尋見胡旦。那時夜巡甚嚴，晁住就同胡旦宿了。原來王振主意拿定，要正統爺御駕親征，文武朝臣都叩馬苦留不住。聖駕到了土木地方，聲息已是萬分緊急，若是連忙奔入城內，也還無事；只因王振有自己的輜重一千餘輛落後，趕不上來，不肯叫正統爺急走，以致也先蜂擁一般圍將上來，萬箭齊發。真是虧不盡萬神呵護！那箭似雨點般來，都落在正統爺面前，插在地下，半枝箭也不會落在正統爺身上。那些也先怪異得緊，近前便認，方知是正統爺御駕親征，神龍失水，被那一股兒蜂擁得去了；隨駕的文武百官也被殺了個罄淨；王振合蘇劉二錦衣也都殺在數內。大小諸人恨不得滅了王振一萬族纔好。所以胡旦梁生都躲得像螻蛄一般。

二人睡到五更起來。胡旦穿了兩截破衣，把灰搽黑了臉；因晁住常在蘇劉二家走動，恐被人認得，所以改換了粧束，回到一個僻處，尋着了梁生，說晁爺有事商議，特來接取。

梁生京中無可潛住，正思量要到晁爺任內躲避些時；來得正好。梁生也換了舊衣破帽，收拾了些細軟之物，馱在晁住騎的驢上，出了城門，雇了驢子，早飯時節，到了通州任內。晁老父子見了梁生胡旦這等襤褸，吃了一驚。說其所以，方知是這等緣故。送到書房梳洗畢，依舊換了時新巾服，從新作了揖，陪着吃飯。說及蔣亭的事體，原要向蘇劉二錦衣求書，不知有了這等變故出來，今却再有何處門路。梁生道：「這事何難。翰林徐程是如今第一時官，是胡君寵的至相知，叫胡君寵細細寫封書，大爺備分禮，自己進京去求他，事無不妥。」晁老父子喜不自勝。

吃了飯，胡旦寫完了書，晁大舍收了，備了三十兩葉子金，八顆胡珠，即刻到

京。次日，走到徐翰林私宅門首，與了門上人十兩銀子，喜得那人撥凳如馬走的一般，請進晁大舍見了，拆開看了胡旦的書，收了晁大舍的金珠，一面留晁大舍吃酒，一面寫了兩封書：一封是竟與江院的；一封是與松江府刑廳的；說：「宋曹二人的罪不敢辭，只求少入些贖，免他拷責。那孫商書係謾名，免行文提審。」回送了晁大舍一幅白綾條字，一柄真金字扇，一部家刻文集，一疋梅公布。

晁大舍得書，那時三月十二日，正好好月，晁大舍還想出了城門，將三更天氣，到了通州，要鑰匙開了城門，進入衙內，梁胡二人已睡久了，走到晁老臥房床沿上坐了，說了詳細。晁老不肉痛去了許多東西，倒還像拾了許多東西的一般歡喜。

却說梁生胡且因有勢宴親眷，晁家父子通以貴客介賓相待，萬分欽敬。晁老呼梁生的字爲安期，呼胡旦的字爲君寵。因與晁大舍結義了兄弟，老晁或呼他爲

賢姪；一切家人都稱呼梁相公和公；晁夫人與珍哥都不迴避的。聞說王振與蘇  
劉兩個錦衣都被殺了，正在追論這班奸臣的親族，晁老父子這日相待梁胡兩個也就  
冷淡一半。雖說還有徐翰林相知，也未必是真。晁大舍見了徐翰林，皆一一如  
胡旦所說。梁胡兩個與晁老閑叙，說起那錦衣衛各堂多有相知，朝中的顯宦也還  
有親眷，把梁胡二人又從新抬敬起來。算計梁胡兩個且在衙內潛住，徐看京中動  
靜。次早，十三日，與了宋其仁曹希建每人六兩路費，交付徐翰林的兩封書，叫  
他依命投下，吃了早飯，打發去了。

十五日，衙內擺酒與晁大舍送行，收拾了許多官貲，帶回家去就買產業。老  
夫人將屍住夫婦叫到後面分付道：「你兩個到家時，見了大孀，傳說是我囑付；大  
叔既房裏娶了人，這也是人家常事，當初你大孀原該自己拿出主意，立定不肯，大  
叔也只得罷了，原不該流和心性，輕易依他。總然就是尋妾，也只尋清門靜戶人  
家女兒才是，怎麼尋個登臺的戲子老婆？斬眉多梭眼的，甚是不成模樣！但既

「生米做成了熟飯」，「豆腐弔在灰窩裏」，你可吹的，你可彈的，只得自寬白解，大量着些，休要沒要緊生氣。凡百忍耐，等我到家，自然有處。這是五十兩碎銀子，與你大姨買針頭線腦的使用；這是二兩珠子，二兩葉子金，兩疋生紗，一疋金縐葛布，一疋天藍緞子，一疋水紅巴家絹，兩條連裙，二斤綿子，你都好好收住，到家都一一交付與大姨。我到家時，要逐件查考哩。若半點措得不停當，合你兩口子算帳！不消獻勤，合你珍姨說！」晁住夫婦滿口答應，收的去了。

到了次早，十六日，晁大舍合珍哥與同回的隨從男女，辭了老晁夫婦，晁大舍又辭了邢星門袁山人梁生胡旦，到後堂同珍哥上的轎，衆人騎上頭口，去了。晁大舍真是：

相隨多白鑑，同伴有紅粧；行色翩翩壯，揚州是故鄉。

倒只是難爲老晁夫婦撇得孤酒冷落，大不勝情。

晁大舍攜着重資，將着得意心的愛妾，乘着半間屋大的官轎，跟隨着狼虎的家

人，熟鴨子般的丫頭僕婦，暮春天氣，融和豐歲，道途通利，一路行來，甚是得意。誰知天下之事，樂極了便要生悲，顧溜得極了就有些煩惱，大約如此。晁大舍行了七百多路，到了德州，天色未及晌午，只見從東北上油油動發起雲來，細雨下得一陣緊如一陣，只得尋了齊整寬綽客店歇下；吃過了午飯，雨越下得大將起來。從來說，『春雨貴如油』，這一年油倒少如了雨，一連兩日不止。晁大舍叫了人買了暖飯，沽了好酒，與珍哥頑耍解悶。

那晁住媳婦原是個驢木馬脫生的，舌頭伸將出來，比那身子還長一半；又是吳國伯託生的，慣會打動獻淺。天老爺因他做人不好，見世報，罰他做了個破蒸籠，只會撒氣；因連日下雨沒事，在晁大舍珍哥面前無般不撥話接舌。這也便索罷了，他還嫌那×嘴闊得慌，將那日晁夫人分付的話，捎帶的銀珠尺頭，一五一十向着珍哥晁大舍學個不了。晁大舍倒也望着他擠眼扭嘴。他學得興動了，那裏留得口住？若只依了晁夫人之分付，揀實學舌，倒也是『打草驚蛇』。他却

又增添上了許些，說道：『這樣臭爛歪貨！總然忘八頂了他跪在街上，白白送來，也怕污了門限！』也還該一條棒趕得開去！爲甚的容他使八百兩銀買這奴才？我幾次要喚他出來，剝了他衣裳，剪了他頭髮，打一個臭死，喚個花子來賞了他去！只是衙門裏不好行得。叫大奶奶休得生氣，等老奶奶回家，自有處置。』

看官試想！他那做戲子粧旦的時節，不拘什麼人，擗他的毛，搗他的孤拐，搗他的眼，懸他的鼻子，淫婦窮子長，爛桃歪拉骨短，他偏受的，如今養成吃蚤性了，怎麼受得這話？隨即毳吊了髻髻，鬆開了頭髮，叫皇天，罵土地，打滾，碰頭，撒潑個不了。店家的婦女，鄰舍的婆娘，圍住了房門看；走堂的過賣，提壺的酒生，站住了腳，在店後邊聽。虧他自己通說得脚色來歷明明白白的。那些聽的人倒也免得向人打聽。屍大舍屍住都齊向屍住媳婦埋怨。屍住媳婦自己覺得惶恐。

珍哥足足哭叫了半夜，次早住了雨，直一路緒緒叨叨的嚷罵到家。那些跟回去的家人合那發娘僕婦倒也都有去後邊見計氏的。晁住將晁夫人囑付的話一一說了，又將晁夫人稍去的物事一一交付明白。計氏問了公婆的安否，看了那寄去書信，號天搭地的哭了一場，方把那銀子金珠尺頭收進房內去了。

到了次日，珍哥向晁住要稍來與計氏的這些東西。晁住道：「從昨日已是送

到後邊交與大奶奶了。」珍哥雖也與晁住尋趁了幾句，不肯與他看實變臉，只是望着晁大舍沉郁郁的嘆，血淋淋的咒。晁大舍雖極是溺愛，未免心裏也有二三分灰心的說道：「你好沒婆緊！借什麼東西沒有？娘稍了這點子東西與他，你就希罕的慌了！」

珍哥道：「我不爲東西，只爲一口氣。怎麼我四雙八拜的磕了一頓頭，公母兩個夥着拿出二兩銀來去己人？那天又暖和我，你把那糊窗戶的蠟紗着上一疋，叫下人看着，也還有體面；如今人在家裏，增這們些東西與他，我有一千兩，一萬兩，是我自家的，我要了來，沒的我待收着哩！我把金銀珠子撒



了！尺頭裂的碎碎的燒了！」鬼大舍道：「你姜五老婆好小胆！僧娘搯了他東西，你洒了裂了，好像你不敢洒不敢裂的一般。那計老頭子爺兒兩個不是善的兒，外頭發的話很大着哩！就是僧娘的性兒，你別要見他善眉善眼的。他千萬只是疼我；他要變下臉來，只怕是住媳婦子那些話，他老人家也做的出來。你差不多兒做半截漢子兒罷了，只道「一頭撞倒南牆」的！」鎮壓了幾句，珍哥倒漸漸滅貼去了。可見人家丈夫，若莊起身來，在那規矩法度內行動，任你什麼惡妻悍妾也難說沒些嚴憚。珍哥這樣一個潑貨，只鬼大舍吐出了幾句像人的話來，也未免得的『隔牆撩臍膊』，丟開手，只是慢慢截短拳，使低嘴，行狡計謔了。

接說武城縣裏有個劉遊擊。那劉遊擊的母親使喚着一個丫頭，喚作小青梅，年紀十六歲了，忽然害起乾血癆來。這個病，緊七慢八，十個要死十一個。那劉夫人狠命把他救治。他自己也許下：若病好了，情願出家做了姑子。果然

「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一個搖響環的過路郎中，因在大門下避雨，看門人與他開白話，說到這乾血癆病證救不活的。那郎中道：「這病也有兩樣：若是那稟賦虛怯，氣血虧損極了，就如那枯井一般，憑你淘，也是沒水的；若是偶因氣滯，把那血脈閉塞住了，疏通一疏通，自然好了。怎便是都治不得？」看門人因把小青梅的病與他商議。他說：「等我看一看；若治得，我方敢下藥。」看門人進去對劉夫人說了，叫青梅走到中門口，與那郎中看視。郎中站了，扯出青梅的手來診了脈，又見那青梅雖是焦黃的臉，倒不曾瘦的像鬼一般，遂說道：「這病不打緊。一服藥下去，就要見效。」那劉夫人在門內說道：「脫不了這丫頭沒有爹；你若醫得好他，我與他替你做一件紫花校布道袍，一頂羅帽，一雙鞋襪。你有老伴沒有？若有，再與他做一套梭布衫裙。就認義了你兩口子爲父母。」那郎中喜得滿面添花。劉夫人封出二百錢來做開藥箱的利市。郎中道：「這位姐姐既要認我爲父，怎好收得這禮？」劉夫人道：「不多的帳，發市好開箱。」

那郎中方纔收了，取出一包丸藥來，如菘豆大，數了七丸，用紅花桃仁煎湯，食遠服下。一面收拾了飯，在倒座小廳裏管待那郎中；一面煎中了藥引，打發青梅喫了藥。待了一鍾熱茶的時候，青梅那肚裏漸漸疼將起來；末後着實疼了兩陣，下了二三升煖黑的臭水；末後下了些微的鮮紅活血。與郎中說知。郎中道：「這病已是好了，忌喫冷水葱蒜生物。再得內科好名醫十貼補元氣的煎藥，就漸壯盛了。」

從此以後，青梅的面漸覺不黃了，經脈由少而多，也按了月分來了。劉夫人果然備了衣鞋，叫人領了青梅，拜認那郎中做了父母。他因自己發願好了病要做姑子，所以日日激聒那劉夫人。那劉夫人道：「那姑子豈是容易做的？你如今不曾做姑子，只道那姑子有甚好處；你做了姑子，嫌他不好，要還俗就難了！待你調養的壯實些，嫁個女婿去過日子，是一件本等的事。」

這劉夫人說得也大有正經。誰知青梅的心裏另有高見；他說：「我每日娼

鏡，自己的模樣也不十分的標緻，做不得公子王孫的嬌妻豔妾。總然便做了貴人的妾媵，那主人公的心性，寵與不寵，大老婆的心腸，賢與不賢，這個真如孫行者壓在太行山底下一般，那裏再得觀看菩薩走來替我揭了封皮，放我出去？——縱然放出來了，那「金籠兒」還被他拘束了一生。這做妾的念頭是不消提起了。其次，還有那娼妓，倒也着實該做：穿了極華麗的衣裳，打扮得嬌滴滴的，在那公子王孫面前撒嬌賣俏，日日新鮮，中意的，多相處幾時，不中意的，頭巾吊在水袋，就開了交，倒也有趣。只是裏邊也有不好處：接不着客，老鴇子又要打；接下了客，拿不住他，老鴇子又要打；到了人家，低三下四叫得奶奶長，奶奶短，磕頭像搗蒜一般，還不喜歡，恰像似進得進門，就把他漢子哄誘去了一般。所以這娼妓也還不好。除了這兩行人，只是嫁與人做僕婦，或嫁與兒漢做莊家，他管得你牢牢住住的，門也不許走出一步。總然看中兩個漢子，也只賴象磕瓜子罷了；且是生活重大，只怕連自己的老公也還不得摸睡了睡個整覺哩！尋思一遭轉來，怎如得

做姑子快活？就如那鹽鱉戶一般，見了麒麟，說我是飛鳥；見了鳳凰，說我是走獸；豈不就如那六科給事中一般，沒得人管束。但凡那年小力壯，標緻有薙刀的和尙，都是我的新郎，周而復始，始而復周，這是不中意的，准他輪班當直，揀那中支使的還留他常川答應。這還是做尼姑的說話。光着頭，那俗家男子多有說道與尼姑相處不大利市，還要從那光頭上跨一跨過。若是做了道姑，留着好好的，一頭黑髮，晚間脫了那頂包巾，連那俗家的相公老爹，舉人秀才，外郎快手，憑借揀用；且是往人家去，進得中門，任你甚麼王妃侍長，奶奶姑娘，狠的，惡的，賢的，善的，妬忌的，喫醋的，見了那姑子，偏生那喜歡，不知從那裏生將出來；讓喫茶，讓喫飯，讓上熱炕坐的，讓住二三日不回去的，臨行送錢的，送銀子的，做衣服的，做包巾的，做鞋襪的，捨藤轎的，捨桌圍的，捨糧食的，捨醬醋的；比那武城縣的四爺還熱鬧哩！還有奶奶們托着買人事，請先生，常是十來兩銀子打背弓。我尋思一遭兒，不做姑子，還做什麼？憑奶奶怎麼留我，我的主意定

了，只是做姑子！若奶奶必欲不放我做姑子，我只得另做一樣罷了。……」衆夥伴道：「你還要做甚麼？」青梅道：「除了做姑子，我只做鬼罷了！」衆人一言，我一語，都對着劉夫人學了。劉夫人道：「我就依着這個風旋子，叫他做姑子！我就看着他要和尚，要道士，叫官拶不出尿來哩！你教他看往僧家走動這些師傅們，那一個是要和尚要道士的？你叫他指出來！」夥伴道：「俺們也就似奶奶這話問他來；他說，往僧家來的這些師傅們，那一個是不要和尚不要道士的？你也指出來！」劉夫人道：「了不的，了不的，這丫頭風了！毀謗起佛爺的女兒們來了！不當家，不當家，快己他做道袍子，做唐巾，送他往南門上白衣庵裏與大師傅做徒弟去！」拿黃歷來看，四月八就好，是沈佛的日子。趁着那日，買了袍，辦了供，劉夫人自己領了青梅，坐輪到了庵裏。大師傅收度做了徒弟。上面還有一個姓桂的師兄，叫做海潮，因此就與青梅起成海會。

誰知自從海會到庵，妨礙得大師傅，起初是病，後來是死，單與那海潮兩兄弟

住持過活。海會沒了師傅，又違了做姑子的志向，果然今日尙書府，明朝宰相家，走進走出。那些大家奶奶們見了他，真真與他算記的一些不差，且又不消別人引進，只那劉家十親九眷，也就夠他周流列國，輾環天下，傳食于諸侯了。晁家新發戶人家，走動是不必說了。就是計氏娘家，雖然新經跌落，終是故舊人家。俗話說得好：『富了貧，還穿三年綾。』所以他還不會堵塞得這姑子的漏洞。海會也常常走到計家；這將近一年，因晁大舍不在家中，往計氏家走動，覺得動了些，也不過是騙件衣裳，說些閑話，倒也沒有些分外的歪勾當做出來。後邊又新從景州來了一個尼姑，姓郭，年紀三十多歲，白白胖胖，齊齊整整的一個婆娘，人說他原是個娼婦出家；其人伶俐乖巧，能言會道，下在海會白衣庵裏。海會這些熟識的奶奶家，都指引這郭尼姑家家參拜。因海會常往計氏家去，這郭尼姑也就與計氏甚是說得來。誰說這郭尼姑是個好人，件件做的都是好事！但是這個秃婆娘伶俐得忒甚；看人眉來眼去，占風使帆，到了人家，看得這

位奶奶是個邪貨，他便有許多巧妙領他走那邪路；若見得這家奶奶是有正經的，他便至至誠誠，粧起河南程氏兩夫子的嘴臉來，合你講正心誠意，說王道迂闊的話，也會講顏淵禱日的那半章書；所以那邪皮的奶奶滿口讚揚他，就是那有道理有正經的奶奶越發說他是個有道有行的真僧，只在這一兩日內，就要成佛作祖的了。那個計氏只生了一段不賢良降老公的心性。那狐精雖說他前世是一會上的人，却那些與妖作怪，爭妍取憐，媚惑人的事，一些不會；所以屍大舍略略參商即便開手，所以一些想頭也是沒有的。郭尼姑雖然來往，那邪念頭入不進去。

珍哥聽了屍住娘子這些話，雖然沒了法，不做聲了，正還兜着豆子，只是尋鍋要炒哩。恰好那時，——六月六日，——中門內吊了繩，珍哥看了人，正在那裏晒衣裳，只見海會在前，郭尼姑在後，從計氏後邊出來，往外行走。珍哥大驚小怪叫喚道：『好鄉宦人家！好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大白日赤天晌午，肥頭大耳朵的道士，白胖壯實的和尙，一個個從屋裏出來！俺雖是沒根基，登臺



子，養漢接客，俺只揀着那像模樣的人接！像這臭牛鼻子臭禿驢，俺就一萬年沒漢子，俺也不要他！」  
「噫亂得不休。」

晁大舍正在西邊涼亭上盪鞦韆，聽得這院裏嚷鬧，楞楞睜睜臥起來，蹬了鞋走來探問。  
「珍哥脫不了還是那些話數罵不了，指着晁大舍的臉，千忘八，萬烏龜，還說：『怎麼得那老娘娘子在家，叫他看看好清門靜戶的根基媳婦纔好！』這要是我做了這事，可實質的剪了頭髮，剃了衣裳，賞與叫花子去了，還待留我口氣哩！」  
晁大舍道：「是真個麼？」  
大晌午，什麼和尚道士敢打這裏大拉拉的出去？」  
珍哥道：「你看這昏君忘八！沒的只我一個見來？這些丫頭媳婦子們正在大井晒衣裳，誰是沒見的？」  
晁大舍問衆人。也有噙着嘴不做聲的；也有說道：「影影綽綽，可不是個道士和尚出去了？」  
也有說道：「那裏是道士？是劉遊擊家的小青梅！」  
晁大舍道：「小青梅如今做了姑子，長的鬼鬼的，倒也像個道士。那個和尚可是誰？」  
同說道：「那和尚不得認的，和青梅同走，只怕也只是個姑

子。」珍哥道：「吓！只怕你家有這們大身量肥頭大腦的姑子！」晁大舍道：「不消說，小青梅這奴才，慣替人家做牽頭；一定牽了和尚，粧做姑子，進來了！快叫河上的來問！」那日輪該曲九州管門，問他道：「一個道士，一個和尚，從多僧進到後頭？方纔出去，你都見來沒有？」曲九州道：「什麼道士和尚！是劉奶奶家的小青梅和個姑子從飯時進到大奶奶後邊去了，剛纔出來。若是道士和尚，我爲甚麼放他進來？」晁大舍道：「那道士是小青梅，不消說了。那姑子可是誰？脫不了僧城裏這些弄老婆，你都認的。剛纔出去的可是誰？」曲九州想了一想道：「這個姑子不得認的，從來也沒見他。」珍哥又望着曲九州嘆了一口，罵道：「既不認的他，你怎就知他是個姑子？你摸了他摸！」曲九州道：「沒的是和尚，有這麼白淨，這們富態？」珍哥道：「若黑越越的窮酸乞臉，倒不要他了！」晁大舍跳了兩跳道：「別都罷了！這忘八我當不成！快去叫了計老頭子爺兒兩個來！」

去不多時，把老計父子二人，只說計氏請他說話，詎得來家。鬼大舍讓進廳房坐定。老計道：「姐夫來家，極待來看看，也沒臉來。」說小女叫俺父子說

話，俺到後邊。」鬼大舍道：「不是令愛請你，是我請你來，告訴件事。」老

計道：「告訴甚麼？只怕小女養了漢子，替姐夫掙上忘八當了。」鬼大舍道：

「不是這個，可說甚麼？你到神猜，一猜一個着。」遂將小青梅牽着個白胖齊

整和尚，大飯時進去，大晌午出來，人所共見的話說了。又道：「你女諸凡不賢

惠，這是人間老婆的常事，我捏着鼻子受。你的女兒越發幹起這事來了。俺雖是

取唱的，那唱の入門爲正，甚是尊尊貴貴的。可是大學上的話：「非禮不看，非

禮不聽，非禮不走，非禮不說。」替我掙不上忘八。你那閨女倒是正經結髮，

可幹這個事！請了你來商議，當官斷己你也在你，你悄悄領了他去也在你。」

那老計從從容容的說道：「鬼大官兒，你消停，別把話稱得緊了，收不進去。

小青梅今日清早合景州來的郭尼子從舍姪那院裏出來，往東來了，一定是往這裏來

了。那郭姑子穿着油綠機上紗道袍子，藍氈子，是也不是？沒的那郭姑子是二  
尾子，除了一個×，又長出一個×來了？借城裏王府勳臣，大鄉宦家，他誰家沒  
進去？沒的都是小青梅牽進和尚去了？你既說出來了，這塊瓦兒要落地。你  
想你要說收兵，你就快收兵。小女也沒礙着你做甚麼！這二三年也沒叫你添件  
衣裳，喫的還是俺家折粒查地內的糧食。你待要合我到官，我就合你到官講三句  
話！」許大舅隨口接道：「爹，你見不透，他是已把良心死盡了！算記得就就  
的，你要不就他，他一着高低把個妹子斷送了！他說要休，就叫他休！借家裏  
也有他喫的這碗飯哩！家裏住着等，晁大爺晁大娘可也有個回來的日子，借合那  
知書達禮的講，借如今和他說出甚麼青紅皂白來？你說合他到官，如今那個官是  
包丞相？他央探馬快手送進二三百兩銀去，再寫晁大爺的一封書遞上，那纔把假  
事做成真了！爺兒兩個告狀，死了兒，這纔死了借哩！——晁大相公，任憑你主  
張！你待說休俺妹子，你寫下休書，我到家拾掇座屋，接俺妹子家去，這有什麼

難處的事？你鄉宦人家開口就說到官，你不知道，俺這光棍小夥子聽說見官就唬得溜醋哩！」老計道：「走！恰到後邊問聲你妹子去！」回到後邊。

誰知前邊反成一塊，後邊計氏還像做夢的一般。老計父子告訴了此事，把個計氏氣得發昏致命，口閉牙關，幾乎死去。待了半晌，方纔開口說道：「我實養着和尚來！只許他取娼的，沒的不許我養和尚？他既然撞見，不該把那和尚一把手拉住？怎麼把和尚放的走了？既是沒有和尚了，別說我養一個和尚，我就養十個和尚，你也只好乾瞪着眼生氣罷了！教他寫休書！我就走！留戀一留戀，不算好老婆！爹和哥，你且家去，明日早些來，備說話。」

老計父子就出來了。到了大門，只見對門馮明吾合縣裏直堂的楊太玄在門口站着，商量着買李子，看見老計，作揖說道：「計老叔，少會；來看屍大哥哩？」計老氣得喘吁吁的，怎麼長，怎麼短，「如今寫了休書，要休小女。俺如今到家拾掇座屋，接小女家去。」馮明吾道：「這可是見鬼！甚麼道士和尚！我正

送出客來，看見海會合郭姑子從對門出來，他兩個到跟前，打了個「問心」待去，叫我說：「那海會師傅他有頭髮，不害晒的樣。」郭師傅，你光着呼子頭，這們赤白大晌午沒得晒哩，快進家去喫了晌飯，下下涼走。」如今正在家裏喫飯哩！這晃大哥可是聽着人張眼露睛的沒要緊！」那直堂的楊太玄接說道：「大爺一像有些不大自在，晃相公一般。」馮明吾道：「是因怎麼？」楊太玄道：「若是由學裏納監的相公們，舊規使帖子；若是白衣納監，舊規使手本。昨日晃相公使帖子拜大爺，大爺看了看，哼了一聲，把帖子往桌子底下一推，也沒說什麼，禮也通沒收一點兒。」

正說着，只見計氏蓬鬆了頭，上穿着一件舊天監紗衫，裏邊襯了一件小黃生絹衫，下面穿一條舊白軟紗裙，手裏拿了一把白晃晃的匕首，從裏面高聲罵到大門裏面，道：「忘八！淫婦！你出來！偕同着對了街坊上講講！俺雖是新搬來不久，以先的事，列位街坊不必說了；自忘八領了淫婦到任上去，將近一年，我在

家養和尚，養道士，有這事，沒這事，瞞不過列位街坊的眼目。方纔那蕪姑子郭姑子來家走了走，說我大白日養着道士和尚，叫了俺爹合俺哥來，寫了休書休我！列位聽着！這海姑子郭姑子，借城裏大家小戶，他誰家沒去？沒的都是和尚道士來！我也顧不得的甚麼體面不體面，同着列位高鄰同過往的鄉里說個明白，我死了，好替俺那個窮老子窮哥做做證見。——賊忘八，你怎麼撞見道士和尚從我屋裏出來，你也出來同着街里說個明白！你殺我，休我，你也有名，你沒的縮着頭就是了！我不合淫婦對命，我嫌他低搭！我只合賊忘八說個明白，對了命！」還要往街上跑出去。

那個看門的曲九州跪在地下，兩隻半左攔右遮，叩頭央阻。珍哥把中門關頂得鐵桶相似，氣也不喘一聲。晁大舍將身囚在二門裏面，只叫道：「曲九州！攔住你大奶奶，休叫他出到街上！」那走路的人見了這等一個鄉宦，大門內一個年少婦女撒潑，也只道是甚麼外邊的女人，有甚不平，却來上落，誰知就是晁大舍

的娘子，立住了有上萬的人。禹明吾道：「我們又不好上前勸得，還得計老叔計大哥去勸晁大嫂回裏面去。你兩家都是甚麼人家？成甚麼面？」老計道：「看這光景是勢不兩立了，我有甚麼臉嘴去勸他？」

那海姑子郭姑子在禹明吾家裏喫了飯，聽見了這個緣故，夾了屁股出後門一溜烟去了。禹明吾跑到高四嫂家說道：「對門晁大嫂，家裏合氣罷了，跑出大街上來，甚不成體面！俺男子人又不好去勸他，高四嫂，還得你去勸他進去。別人說不下他了。」高四嫂道：「我從頭裏要出去看看，爲使着手拐那兩個齒，沒得去。」一面提了根生絹裙穿着往外走，來到前面拜了兩拜。那計氏生着氣，也得還了兩禮。高四嫂道：「嗒，好晁大嫂，僭做女人的自己不先佔個高地步，僭這話也說的響麼？憑大官人天天不是，你在家裏合他打下天來，沒人管的你。一個鄉官人家娘子，住着這們深宅大院，恐怕裏邊不開，你跑到大街上嚷？他男子人臉上有狗毛，羞着他甚麼？僭做女人的可也要顧體面！你聽着我說，有



話家裏去講，我管叫他兩個替你陪禮。我叫他替你磕一百個頭。他只磕九十九個，我依他住了，我改了姓不姓高！好是大爺，你聽着我說，快進去！這大街上不住的有官過，看見圍着這些人，問其所以，那官沒見大官人他兩個怎麼難為你，只見你在街上撒潑，他官官相爲的，你也沒帳，大官人也沒帳，只怕追尋起他計老爺和他計舅來，就越發沒體面了。」

計氏聽了這話，雖然口裏強着，也有些知道自己出來街上撒潑的不是，將計就計，被那高四嫂一面說，一面推到後邊去了，向着高四嫂，通前徹後告訴了一遍。高四嫂道：「有數的事，合他家裏理論，借別分了不是來。」悄悄對着計氏耳朵道：「只這跑到街上去罵，這件事也就休得過。」說着，起來，又拜了兩拜，說道：「阻併阻併。」去了。

計氏雖然今宵暫且休兵，再看明朝勝負。

## 第九回

### 匹婦含冤惟自縊 老嫗報怨狠投詞

喪國亡家兩樣人：家由嬖妾國聞臣；

賂生巧計新離舊，用點微言疎間親。

賢作佞，假成真，忠良骨肉等灰塵。

被他弄死身無悔，空教旁人笑斷斷！

高四嫂將屍大嫂勸進後邊家內，三句甜，兩句苦，把計氏勸得不出街上撒潑了。  
屍大舍自己心裏也明知出去的原非和尚，小珍哥是「瞎神搗鬼」，「捕影捉

風」的；但一來不敢別白那珍哥，二來只道那計氏是降怕了的，乘了這個環玷，拿這件事來壓住他，休了他，好離門離戶，省得珍哥刺惱，好叫他利亮快活，扶他爲正。不料老計父子說出話來，苗苗實實的沒些鬆氣。計氏是有性氣的婦人，豈是受得這等冤屈的？所以屍大舍倒「蠟槍頭截石塊」，卷回半截去了。

但那計氏豈肯善善干休？算計要把珍哥剝成肉醬，再與屍大舍對了性命；又轉想道：「我這等一個身小力怯的婦人，怎有力量下得這手？總然遂了志，女人殺害丈夫，不是好事。——且萬一殺了他，自己死不及，落了人手，這苦便受不盡了！但只這個養道士和尙的污名，怎生消受！」展轉尋思道：「命是畢竟拚他不成的；強活在這裏也甚是無爲！就等得公婆回來，那公婆怎替我遮蔽得風雨？總不如死了倒也快活。……」定了九分九厘的主意。

適值老計爺兒兩個先到了前邊，傳與屍大舍道：「你書寫了不曾？我來領回女回去。」屍大舍推說着了氣惱，病倒在床，等身子好了再商議罷。老計道：

「只怕不早決斷了這事，不止于和尚道士要來，忘八戲子都要來哩！」一邊言着，走進計氏後頭去了。計氏問道：「昨，高四婆子說我昨日嘍的時節，爺和哥還在對門合禹明吾說話來？」老計道：「可不正合禹明吾說着這件事，你就出去了。」計氏道：「禹明吾說什麼來？」老計道：「海姑子合郭姑子從你這裏出去，擦着禹明吾送出客來。」禹明吾還說：「這們毒口頭，你兩個沒得恁麼？」讓到家，歇了涼去。您這裏反亂，那兩個姑子正還在禹明吾家吃飯哩。」

計氏從房裏取出一包襖東西來，解開，放在桌上，說道：「這是五十兩銀子，這是二兩葉子金，這是二兩珠子；俱是昨日俺婆婆捐與我的。爹與我捐的家去，等我到家交與我。」這三十兩碎銀子是我這幾年禮的；這是一包子戴不着的首飾，（兩副鍋子合兩頂珍珠頭簪，合這雙金排環，）哥與我捐的家去，也替我收着；把這疋藍段子快叫裁縫替我裁件大袖衫子；這一疋水紅絹，叫裁縫替我裁箇半大襖；剩下的，叫俺嫂孀子替我做件綿小衣裳，把這二斤絲綿絮上；剩下的，哥也替我收

着，明日趕晌午送了我，我好收拾往家去。」老計道：「這們數伏天，你做這冬衣裳做甚麼？」計氏道：「你這句話就踩殺我！你管我做甚麼？我不快着

做了衣裳帶回家去，你爺兒兩個窮拉拉的，當了我的使了，我只好告了官兒罷了！我別的零碎東西，待我收拾在櫃裏，您明日着人來抬。做衣裳要緊，不留您吃飯

罷。」打發老計父子去了，在房收收拾拾，恰像真個回去一般；又發出了許多衣裳，一一都分散與伏事的這些養娘。養娘道：「奶奶沒要緊，把東西都俵散了。

大爺說道要休，也只要快活嘴罷了！老爺老奶奶明媒正禮與大爺娶的正頭妻，上邊見放着老爺老奶奶，誰敢休？就是大爺休了大奶奶，你也不敢回去！」計氏

道：「依您這們說起來，憑着人使棍往外攆，沒的賴着人家罷？」養娘道：「自然沒人敢攆。」計氏又叫丫頭從床下拉出那零碎攆的一網籠來，也都分與那些伏

事的女人，說道：「與你們做個思念。」衆養娘道：「就是奶奶回去住些時，也只好把這門鎖了，我們跟去服事奶奶；難道又留個火烟在這裏？」計氏道：「我

也不帶你們去，你們也自然去不的。」說到中間，一個個都哭了。

• 天約有辰牌時分，等莊上柴不送到，還不會做得早飯。計氏自己把那頂新綳拆下幾扇，燒鍋做飯；又把那綳被都用火燒的七斷八截的。養娘道：「可惜的。燒了那舊綳，坐這頂新綳，却不好麼？」計氏道：「我休了，不是鬼家人了，怎好坐鬼家的綳？」鬼大舍打聽得計氏收拾要回娘家去，倒也得計的緊；但又不知他幾時回去。

到了六月初八日晌午，老計父子果然做了衣裳，一一完備，用包袱包了，送與了計氏；又喚了幾個人來抬計氏的箱籠。計氏止挾出四個大包袱措回，說道：

「我想這幾件破櫃舊箱值得幾個銅錢，被街坊上看見，說你抵盜他的東西；不希望他的認了！」計老道：「你說的甚是。」計氏道：「我還不會收拾得完，大約

只好明日回去。你爺兒兩個明早且不要來，等我有人去喚你，方來接我。天氣熱，要速速打發我進房裏去；等我進了房，你有話再說不遲。昨日捎去那些東西

要用使用，再不可把我賣錢使了！」老計道：「聽你這話，你莫非尋思短見？你若果然做出這事來，莫說他財大勢大，我敵他不過；就是敵得他過，他終沒有償命的理！你千萬聽我說！」又再三勸解了一通，去了。又用那轎做柴燒，喫了午飯。

傍晚，計氏洗了浴，點了盤香，哭了一大場。大家收拾睡了。那些服事的婆娘死豬一般睡去。計氏起來，又使冷水洗了面，緊緊的梳了個頭，戴了不多幾件簪環戒指，纏得脚手緊緊的；下面穿了新做的銀紅綿褲，兩腰白綉綾裙，着肉穿了一件月白綾機主腰，一件天藍小襖，一件銀紅絹襖，一件月白綾衫，外面方穿了那件新做的天藍段大袖衫，將上一切衣裳鞋脚用針線密密層層的縫着；口裏含了一塊金子，一塊銀子，拿了一條桃紅鸞帶，悄悄的開出門來，走到晁大舍中門底下，在門楣上懸梁自縊。消不得兩鍾點茶時候：

半天間得步虛聲，隔牆透過鞦韆影。

計氏在外面尋死，屍大舍正在枕邊與珍哥算計說：「這是天不容他。我倒說休不成了，他却自己沒有面目，要回娘家去住。等他去了，把那後邊房子開出，到後門去賃與人住：一來每月極少也有三四兩房錢；二來又嚴緊些。」

兩個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快活得緊，到了黎明，叫丫頭起去開門，好放家人媳婦進宅做飯。那丫頭把門一開，大叫了一聲，倒在地下，再做聲不出了。

屍大舍道：「小夏景，因甚的大叫？」問了好幾聲，那丫頭慌張張跑來說道：「我開了門，一像個媳婦子扳着帶那門枕打滴溜哩！」屍大舍道：「你就不認得是誰？」丫頭道：「我只一見就唬殺了，那裏認得是誰！」屍大舍道：「那媳婦子如今在那裏？」丫頭道：「如今還在門底下，沒去哩。」

屍大舍一籊籊扒起來，提上褲，跋了鞋，跑着往外，說道：「不好！後頭計家的弔殺了！」到跟前看了一看，一點猜得不差，使手摸了摸口，冰涼的嘴，一此「悠氣兒也沒了。」



晁大舍低了手脚，連忙叫起家人們來，叫把計氏解下，送到後邊停放。七手八脚，正待亂解，倒是家人李成名說道：「不要解！快請計老爺父子來看過，才好卸尸，不過是弔死；若是解下停放着，昨日好好的個人，怎會今早就死了？說借謀死，有口也難分。快着人請計老爺合計大舅！叫珍姨尋個去處躲躲，休在家裏，看他家女人們來番着了，喫他的虧。」那時小珍哥平時威風已不知都往那裏去了，攏了攏頭，坎上個鞍轡，穿着一領家常半新不舊的生紗衫子，拖拉着一條舊月白羅裙，拉拉着兩隻舊鞋。兩個養娘敲開了馮明吾的門，把珍哥送進去了。

計老頭睡到四更天氣，只是心驚肉跳，睡不着；直到五更將盡方纔合眼。只見計氏就穿着這做的衣裳，頸子纏着一拖羅紅帶子，走到跟前，說道：「爹，我來了，你只是別要饒那淫婦！」老計唬了一身冷汗。方纔醒轉，只見那計大官跑到老計窗下，說道：「爹，你快起來！俺妹子一定死了！做的夢不好！」說起來，合老計的夢半是兒不差。爺兒兩個都叫喚了兩聲。

正梳着頭，只見屍家的一個家人，外邊敲得門一片聲響，說：「大奶奶在家中痰，請老爺合大舅快去哩！」老計道：「方纔你大奶奶穿着天藍大袖衫子，額子拖拉着一根紅帶子，已是到了我家了。我就去。」火急梳上了頭，合計大官兩步只作了一步跑到屍家，只見計氏正在屍大舍住房門上提浮梁線哩。父子放開喉嚨大叫喚了一頓。老計扯着屍大舍碰了一頓頭。屍大舍這時也沒了那些旺氣，只是磕頭賠禮，聲聲說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眷，只叫看他爹的分上。計老頭又進去尋那珍哥不着，極得暴跳。

誰想到了這個時節，屍大舍相鼻涕一般，是不消說得；連那些狼虎家人，妖精僕婦，也都沒個敢上前支手舞腳的。計大官道：「爹，你早作主好來；如今妹子死了，你才做主，遲了，枉自傷了親戚們的和氣。就不爲妹夫，也看屍大爺公母兩個的分上。你只管這樣，是待怎的？這個大熱天，這是只管掛着的！」老計想起計氏囑咐，說天氣熱，叫速速打發他進房去，待進了房說話不遲，曉得兒子

是『大軸子裏小軸子，畫裏有畫』的了，就依了兒子，束住口不罵了，也束住手不擦東搗西的了。

計大官道：『這使不的別人上前；妹夫，你來抱着，待我上頭解繩，收拾停放的所在。』  
晁大舍道：『僧可停在那裏？』不然，還停在他住的明間裏罷。

計大官道：『妹夫，你沒的說！家有長子哩，是你家的長兒媳婦，停在後頭，明日出殯，也不好走；開了正房，快打掃安停泊床！快叫媳婦子們來抬尸！』果然抬到正房明間，停泊端正。

計大官道：『家裏有板沒有？』  
晁大舍道：『家裏雖有收下的幾付，只怕用不過。』  
計大官道：『妹夫自己付量；要差不多，就使了也罷；要是念夫妻情分一場，叫人快買去！』  
晁大舍道：『就尖大舅領着人往南關魏家看付好的罷。』

正說着，偏那些木匠已都知道，來了，轆到板店，一付八十兩的，一付一百七十兩的，一付三百兩的。  
計大官道：『俺妹子雖是小人家閨女，却是大人家的娘

子，也稱的這付好板。」講了二百二十兩銀子。八個木匠自己磕了三十兩的拐，又與計大官圓成了三十兩謝禮，板店淨得一百六十兩。雇了十來個人，扛的扛，抬的抬。到了宅內，七手八腳，就做起來。

晁大舍見計大官說話圓通，倚了計大官爲靠山一般，莫說這板是二百二十兩，就是一千兩也是顯情出的。午後做完了，裏面掛了瀝青。原來冤屈死的尸首是不壞的，放到傍晚，一些也沒有壞動；雖是吊死，舌頭也不會伸出，眼睛也不會突出，倒比活的時節去了那許多的殺氣，反是善眉善眼的。計老只因漂沒失了家事，原是舊族人家，三四個親姪也還都是考起的秀才，房族中也還有許多成體面的人家，這時計家裏外的男婦也不下二百多人，都來看計氏入了斂，停在正房明間，掛上白綾帳面，供上香案桌幃。

一切停當，計大官跪下謝了他計家的本族，起來說道：『我的妹子已是入了房了，儘可亂哄一個兒！』外邊男人把晁大舍一把揪番，探的探，擰的擰，打桌

椅，毀門牕，酒醋米麵，作賤了一個稱心；一夥女人，擊棒箠的，拿鞭子打的，家前院後，床底下，柴垛上，尋打珍哥不着，把他臥房內打毀了個精光，叫晁大舍同了計家衆人跪在當面寫立服罪求饒文書。寫道：

『立伏罪文約晁源因妻姑婦珍哥爲妾，聽信珍哥讒言，時常凌逼正妻計氏：不與衣食，因回冷房，時常毆辱。本月初六日，因計氏容海姑子郭姑子到家，珍哥誣執計氏與道士和尙有奸，挑唆晁源將計氏逼打休棄。計氏受屈不過，本日夜，不知時分，用紅鸞帶在珍哥門上弔死。今蒙岳父看親戚情分，免行告官。晁源情願成禮治喪，不得苟簡。

六月初八日，晁源親筆。』

將文書同衆看過，交付計老收了。計大官道：『且叫他起去！』還用着他發送妹子哩！留着倍慢慢的算帳！』擺上酒來，請了對門馮明吾來陪。馮明吾道：『計老，聽我一言：論令愛實死的苦，晁大哥也極有不韋；但只令愛已是死

了，命愛還要埋在他家墳裏；況您與晁老叔當初那樣的親家，比哥兄弟兒還不同，千萬看他老人家分上，只是叫晁大哥凡百的成禮，替合愛出齊整殮，往後把這叫罵的事別要行了。」計老道：「馮大哥，你要不說俺那親家倒還罷了，你要說起那劉薄老獍兒叨的來，天下也少有！他那做窮秀才時，我正做着那富貴公子哩！我那以前的周濟，借別要提他，只說後來做了親家起到他做了官止，這幾年裏，吃是俺的米，穿是俺的綿花，做酒是俺的黃米，年下蒸饅饅包扁食是俺的麥子，插補房子是俺的稻草：這是刊成板，年年進貢不絕的。及至你貢了，娶了小女過門，俺雖是跌落了，我還竭力賠嫁，也不下五六百金的粧奩。我單單剩了四頃地，因小女沒了娘母子，怕供備不到他，還賠了一頃地與小女。後來他往京裏廷試，沒盤纏，我饒這們窮了，還把先母的一頂珠冠換了三十八兩銀子，我一分也沒留下，全封送與他去。他還把小女的地賣了二十畝，又是四十兩。纔貢出來了，坐監候選也將及一年，他那一家子牙查骨瘦的，也都是小女這一頃地裏的。如今做了

鄉宦了，有了無數的錢了，小輕薄就嫌媳婦兒醜，當不起他那大家；老輕薄就嫌親家窮，玷辱了鄉宦，合新親戚們坐不的。——從到華亭，這差不多就是五年，他沒有四指大的個帖兒，一分銀子的禮物，梢來問我一聲！」馮明吾道：「據計老叔說將起來，難道晁老叔爲人果然如此？」計老道：「好馮大哥，我沒的因小女沒了，就枉口拔舌的篡他！我同着這些些親戚，合他家的這些些管家們都聽着，枉說了人，也不當家！他爺兒們的刻薄也不止在我身上，裕城裏他那些舊親戚，他管甚麼有恩沒恩，他認的誰來？」袁萬里家蓋房，他一個鄉宦家，少什麼木頭？你沒的奉承他，送他二十根大松梁！他不收，你再三央及着他！」袁萬里說：「你要收我的價，我收你的木頭；你如不肯收價，這木頭我也不好收的。」送了四十兩銀子，晁大官兒收了。論平價，這木頭勻滾着也值五六兩一根。昨日袁萬里沒了，說他該下木頭銀，二百銀三百兩摺把着，要連他的夫人合七八歲的個孩子管家，都是呈子呈着。這人做不出來的事！」馮大哥，你是知道的。」馮明

吾道；『這件事屍大哥也沒得了便宜，叫大爺已了個極沒體面。』這事屍老板也不得知道，是屍大哥幹的。』計老道：『這屍親家不知道的事，別提。』我再說一件屍親家知道的事。那一年得罪着辛翰林，不應付他夫馬，把他的「龍節」都失落了。辛翰林復命要上本參，剛撞着有他快手在京，聽見這事，得七八百兩銀子按捺。饒縣裏鄭伯龍正在京裏做兵馬，快手合他商議。鄭伯龍道：「虧你打聽，這事上了本還了的哩！一個封王的符節，你擦在水裏，這是什麼頑！」用銀子僭刷括。」那鄭伯龍把自家見有的銀子，銀酒器，首飾，婆子合兒婦的珠簪，刷括了淨，湊了八百兩銀子，把事接住了；後來零碎把銀子還了，他也沒收一厘一分的利錢。後來鄭伯龍幹陞，也向他借八百兩銀子，寫了兩張四百兩的文約。他把文約誑到手裏，銀子又沒已他。過了一年，屍大官兒拿着文書問他要銀子，叫鄭伯龍要合他開老爺廟裏發牒哩，說誓哩，纔去開手了。京裏數起來的東西，什麼是不貴的？這幾年奔往京去的，一去就是五六個，七八個，都在鄭伯龍家管



待，一住就是兩三月。晁大官兒自己去了兩三遭，都在鄭伯龍家安歇，每日四碟八碗的款待；待要買什麼東西，丟個四指大的帖子與他，一五一十的買了捐將來。昨鄭伯龍回到家，晁大官兒連拜也沒拜他拜，水也沒己他口喝！他那年，京裏坐監，害起傷寒來，借縣裏黃明庵在京，就似他兒一般，恐怕別人不用心，晝夜伏事了他四十日；新近往通州去看他，送了他大火的二兩銀，留喫了一頓飯，打發的來了，懶的在家害不好哩！」告訴不了。大家都起來散了。

晁大官被計家的人們探打了一頓，也有好幾分吃重，起不來，也沒打門臉。珍哥躲在禹明吾家，清早晚上都敢出門，恐怕計家有人整着要打，幸得與禹明吾都是舊相知，倒也不寂寞。禹明吾的娘子又往莊上着收稔子去了，禹明吾故此也不多着珍哥。

老計與那些族人商議告狀。族人說：「這憑你自己主意。你自己付最着，若單的過他，就告上狀；若付最單不過他，趁着剛纔那個意思，做個半截漢子，罷了。若是冬月，留留着戶別要入斂，和他慢慢講話。這是什麼時月？只得入了斂。既是入了斂，這事也就鬆了好幾分。」那幾個秀才道：「說的什麼話！他拿着做計家不當人待，生生的把個人逼殺了，就沒個人喘口氣，也叫人笑下大牙來！帶也還有閨女在人家哩！不己個樣子，都叫人家掐巴殺了罷！不消三心二意，明日就遞上狀！他那立的文書就是供案！」老計道：「借這狀可在那裏遞好？」那些秀才道：「人命事，離不了縣裏，好往那裏遞去！索性說是珍哥逼勒的弔殺了！不要說是打殺，問虛了，倒不好的。」商議了，與衆人別過。計老父子也不會往家去，竟到了縣門口，尋着了寫狀的孫野鷄，與了他二錢銀子，央他寫狀。寫道：

「告狀人計都，年五十九歲，本縣人。告爲賤妾逼死正妻事：鄰女計

氏自幼嫁與晁源爲妻，向來和睦。不幸晁源富享百萬，貴爲監生，突嫌邵女家貧貌醜，用銀八百兩，另娶女戲班正旦珍哥爲妾，將邵女因園冷房，斷絕衣食，不時揶揄毆打。今月初六日，偶因師姑海會郭氏進門，珍哥造言邵女奸通僧道，唆勸晁源將邵女拷打休棄，致女在珍哥門上弔死。痛女無辜屈死，鳴冤上告。

計開：被告：晁源珍哥小梅紅小杏花小柳青小桃紅小夏景趙氏楊氏。

干證：海會郭姑子禹承先高氏。」

于六月初十日，候武城縣官陞了堂，拿出投文牌來。計老抱了牌，跟進去遞了，點過了名，發放外面看牌伺候。十一日，將狀准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伍小川，一個邵次湖，一拘喚一千人犯。兩個差人先會過了計老父子，方到晁家。門上人見是縣裏差人，不敢傲慢，請到廳上坐下，傳于晁大舍得知。

晁大舍忍了痛，砍了頂孝頭巾，穿了一件白生羅道袍，出來相見。差人將出

與來看，就陪着款待了酒飯，坐開告訴了前後事情。差人道：「弔死是真，這有甚帳！沒的有債命不成？只是大爺沒有正經行款，十條路憑他老人家斷哩！屍相公，你自己安葬，明日也就該遞訴狀了。」要作別辭去。屍相公取出二兩銀來，說：「以後還要走哩；這謝禮權當贖錢，明日遞過訴狀，專意奉屈致敬，再商議別事。」差人虛遜了一遜，叫過他跟馬的人來，將銀收過，送別去了。卽刻請過禹勇來商議；一面叫人往縣門前請了寫狀的宋欽吾來到，與他說了緣故，送了他五錢銀子，留了他酒飯。宋欽吾寫道：

「訴狀：監生屍源係見任北直通州知州屍思孝子，訴爲指命鬪財事：不幸取刁惡計，都女爲妻，本婦素性不賢，忤逆背倫，不可悉數。昨因家事小嫌，手持利刀，要殺源對命。源因躲避，隨出大街撒撒。禹承先高氏等均證。自知理屈，無顏弔死。計都率領虎子計巴拉并合族二百餘人蜂擁人家，將源痛毆幾死；門窗器皿打毀無存；首飾衣服搶劫一

空；仍要詐財，反行刁告，鳴冤上訴。被訴：計都計巴拉李氏族棍二

百餘人。干證：馮承先高氏。」

于十二日，亦赴武城縣遞准，餉了票，仍給了原差伺喚。冤源雖有錢有勢，但甚是孤立。他平日相厚那些人又都不是那老成有識見的人，脫不了都是幾個暴發戶，初生犢兒。別的倒有許多親朋，禁不得他父子們刻薄傲慢，那個肯強插來管他？真是個「親戚畔之」的人。計老頭雖然窮了，族中也還成個體面，只看昨日入斂的時節，不招而來的男婦不下二百多人；所以冤大官人也甚是有些着忙。但俗語說得好：「天大的官司倒將來，使那磨大的銀子鑿將去」，怕天則甚？只是人心雖要如此，但恐天理或者不然。

且看後來怎生結束。

## 第十回

恃富監生行賄賂 作威縣令受苞苴

官有三長，清居首美。恪守四知，方成君子。

枉法受贓，寡廉鮮恥。罔顧人非，茫昧天理。

公論倒頭，是非攪毀。人類鄙夷，士林不齒。

盜臨衣冠，書香臭屎。民怨徹心，神祠入髓。

惡貫滿盈，云何不死？

\*

又有僂民，靡所不至。武斷權埋，姦盜詐偽。

挾勢恃財，放僻邪侈。萬惡畢居，諸愆咸備。

竊妻跳梁，逼妻自縊。身蹈憲刑，善于鑽刺。

打點衙門，陷官不義。天網不疎，功曹善記。

報國自明，殊快人意。

却說計家族裏有個計三，是個貪財作惡的小人，還是老計的祖輩。計家合族的人雖是與他，却又怕他。屍大合見計老頭告准了狀，意思要着計三收兵。這日，點燈以後，屍大合封了二十兩銀子，叫屍住補了，走到計三家去，央他做主講和，仍與老計一百兩銀子，作向日的鞋套，又分外與計巴拉二十兩，又將賠來鞋套的地，并屍老賣去的二十畝都贖來退回去。誰知那計三這時却大有氣節起來，說道：「你要講和，自與你計老爺說。我雖是見了銀子就似蒼蠅見血的一般；但我不肯把自己孫女賣錢使！我倒不怕惡人，倒有些怕那屈死的鬼！」說了幾句，

伴長進門去了。

晁住來回了話。晁大舍見事按捺不下，料道瞞不得爹娘，只得差了李成名星夜前往通州報知晁老，要早發書搭救，恐怕輸了官司，折了氣分；一面下了請帖，擺了齊整酒席請那兩個差人吃酒，每人送了四十兩銀子；跟馬的小廝，每人一兩；兩個的副差，每人五兩；買囑一班人都與晁大舍如一個人相似，約定且不投文，專等通州書到。

直至七月初二日，晁老寫了書，又差了晁鳳，費了許多銀子，同李成名回來打點。次早到了縣前，尋見了陰陽生。那陰陽生曉得是爲人命說分上的書，故意留難，足足熬了六兩銀子，方纔與他投下。縣尹拆開書看了，大發雷霆，一片聲叫下書的陰陽生進去，尖尖十五個板子。又一片聲叫原差。那伍小川那次湖見得不是好消息，自己不敢上去，叫了兩個外差回話。縣尹不由分說，一聲就要夾棍，說道：「人命重情，出了票二十日，不拘人赴審，容兇犯到處尋情，你這兩個



奴才受了他多少錢，敢大胆賣法！」兩個外差着實強辯，駕說：「屍監生被計都父子糾領了族人，打得傷重，至今不曾起床；且是那告的婦女多有詭名；證見馮承先又往院裏上班去了；所以就關了投文。豈敢受賄容情。」大尹道：「且饒這兩個奴才一頓夾棍，限明日投文聽審！再敢故違，活活敲死！」真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那伍小川兩個飛也似來見晁大舍。晁大舍已是曉得打了陰陽生，又要夾打原差，正沒理會時節，恰好兩個心腹差人到了，說道：「晁相公，你聞得說來不會？可見敗你幾兩銀子，都是買命的錢！方纔一頓夾死了，連把那銀子的人都沒了！你快自己拿出主意！不然，這官司要柳柳下去了！」晁大舍道：「脫不了人是吊死的，已是殞斂了，這問出甚麼重情來？況且見任鄉官人家，難道不有些體面？」邵次淵道：「怎好不看體面？若果真不看體面時節，適纔那陰陽生足足還得十五板哩！」晁大舍道：「我曉得這意思了，却是怎麼進去？」伍小川

道：「有我兩人，怕他什麼市面進不去？」  
屍大舍道：「這約得若干？」  
伍小

川道：「這不得千金，少了拿不下他來！」

商量算記，講到上下使用，通共七百兩銀子。兩個差人去了，約定晚夕回

話。兩個回到了伍小川家裏，用紙一摺，寫道：

「快手小的在聖道 邵強仁 叩稟老爺臺下：監生屍源一起人犯拘齊，見在

聽審。」

上邊寫了七月，下邊寫了個日子，中間該標判所在，却小小寫「五百」二字。這是

那武陽縣近日過付的暗號。若是官准了，却在那「五百」二字上面濃濃的使硃筆標

一個日子，發將出來，那過付的人自有妙法，人不知，鬼不覺，交得裏面。若官

看了嫌少，把那丟在一邊，不發出去；那講事的自然會了意，從新另講。那口，

這兩個差人打漁帖去，雖在那五百上面也標了個日子，旁邊却批了一行硃字道：

「速再換乘金六十兩，立等粧修聖廟應用，即日交進領價。」

兩個把與晁大舍看了，只得一一應承，差了人各處當舖錢桌，分頭尋覓足色足數金銀，分文不少，托得二人交付進去。那使用的二百兩銀子與了那傳遞的管家五十兩，分與兩個外差每人十兩，又與那兩個跟馬的每人一兩。其餘的，兩個差人都均分入了己。

次早拘齊了一千人犯，投了文，隨出了牌，第一起就是犯人晁源等一千八等，打了二綁，俱到了縣前伺候。晁大舍又拿了一二十吊銅錢，托那伍小川兩個在衙門一切上下使用。計家因是原告，雖也略使用些，數却不多。只是那晁大舍裏裏外外把錢都使得透了，那些衙門裏的人把他倒也不像個犯人，恰像是個鄉老先生去拜縣官的一般，讓到寅賓館裏，一把高背椅子坐了，一個小廝打了扇，許多家人前呼後擁護衛了。兩個原差把那些婦女們都讓到寅賓館請益棠後西一座亭子上坐了，不歇的招房來送西瓜，刑房來送果子，看寅賓館的老人遞茶，真是應接不暇。伺候了多時，縣尹方纔上堂。門子擊了雲板，庫夫擊了升堂鼓，開了儀門。

晁源等一千人在二門裏照牌跪下。上面頭一個叫禹承先。原差跪過去回話道：

「他屯院書吏，上班去了。」又叫高氏。那高氏：

合索般蓬鬆頭髮，東瓜樣打摺臉皮。

穿條夏布藍裙，着件平機青鞋。

首帕籠罩一窩絲，轆轤遮藏半藍脚。

雄赳赳跪在月臺，響亮亮說出天理。

若不是貪大尹利令知昏，豈不是至監生情真罪當？

縣尹道：「那高氏，你要實說！若還偏向，我這拶子是不容情的！」高氏

說：「這個老爹可是沒要緊；俺是根基人家的婆娘，你憑什麼拶我？」大尹道：

「一個官要拶就拶，管你什麼根基不根基！」高氏道：「這也難說，八個金剛擡

不動個「禮」字哩！」大尹道：「話是這等說；你實說就罷了，拶你做甚？那

計氏是怎的弔死了？你可說來。」高氏道：「那計氏怎麼弔死，我却不曉的；只

是他頭一日嚷，我曾勸他來。」大尹道：「你就把那嚷的事說詳細着。」高氏道：「我合鬼家控對着門住，因他是鄉宦人家，誰合他低三下四的，也從來沒到他家。只前年十一月裏，計氏來他大門上，看鬼大官人去打圍，因此見了他一面，還合街上幾個婆娘到跟前站着，說了一會話，都散了。昨六月初六日，我在家裏又着褲子，手拐着幾個兩，只聽得街上央央插插的嚷。我問孩子們是怎麼。孩子們說：「是對門屍相公娘子家裏合了氣，來大門上嚷哩。那央央插插的是走路站着看的人。」叫我說：「可是丟醜！這們鄉宦人家的媳婦，年小小的，也不顧人笑話，這是怎麼說！」心裏極待出去看看，只爲使着手，沒得出去。待了一大會，只見鄰舍家禹明吾來說道：「對門屍大嫂家裏合氣，跑到街上來嚷，成甚麼模樣！俺男子們又不好上前勸他，高四嫂，你不去勸他進去，別人也勸不下他來。……」

高氏正說着這個，忽道：「這話長着哩，隔着層夏布褲子，墊的跛羅蓋子慌！」

我起來說罷？」大尹道：「也能，你就起來旁裏站着說。」高氏接說道：「叫我說：『我從頭裏就待出去看，只爲使着這兩隻手。』」一邊說着，一邊滴溜着裙子，穿着往外走。那街上擠住的人，封皮似的，擠得透麼。叫我一隻手顫着，一隻手推着，到了他門上，可不是計氏在大門裏頭，手裏拿着刀子，一片聲只待合忘八淫婦討命哩。」大尹道：「他罵誰是忘八淫婦？」高氏道：「忘八敢就是鬼大官人，淫婦敢就是小珍哥。」大尹道：「小珍哥是甚麼人？」高氏道：「是鬼大官人取的唱的。」大尹道：「是那裏唱的？」高氏道：「老爹，你又來了！你就沒合他喫過酒？就沒看他唱戲？」大尹道：「胡說！你再說，他罵着，又怎樣的？」高氏道：「叫我到了跟前，我說：『鬼大婦，僭做女人的人不估個高枝兒，這嘴也說的響，也敢降漢子麼？』你是不是跑到街上來，這是做女人的事麼？快着進去！有話家裏說。」他對着我待告訴。我說：「這裏我不耐煩聽，你家裏告訴去。」他又說：「怎麼聽着淫婦調唆要休我！」叫我

攔插着合他說道：「快進去！ 只這在街上撒潑，也就休得過了。」 叫我一邊說，一邊推的進去了。」 大尹道：「那時小珍哥在那裏？」 高氏道：「那時這們個雄勢，什麼『小珍哥』哩，就是『小假哥』也躲了！」 大尹道：「彼時晁源在那裏？」 高氏道：「晁大官人閃在二門半邊往外瞧。」 大尹道：「晁源看着怎麼說？」 高氏道：「晁大官人只合看門的說道：『攔住大奶奶，休要放他往街上去。』」 沒說別的。」 大尹道：「這樣說起來，那計氏在大門上嚷罵，晁源閃在門後不敢做聲，珍哥也躲的不見踪影，這也儘怕他了，還有什麼不出的氣，又自吊死？」 高氏道：「你看這糊塗爺！ 比方有人屈枉你怎麼要錢，怎麼酷，你着極不着極？ 沒的你已是着極，那屈枉你的人還敢照着哩？」 大尹笑了笑，道：「胡說！ 你同合他進去了不會？」 高氏道：「我拉進他去了。 我這是頭一遭往他家去。 他讓我坐下。 叫我說：『你有甚麼冤屈的氣，你可對着我一五一十的告訴告訴，出出你那氣麼？』」 他說：「一個連毛姑子叫是海會，原是他親戚家

的丫頭，後來出了家；又一個景州來的姑子，姓郭，從清早到了他家裏，坐到晌午去了，打珍哥門口經過。……」大尹道：「那珍哥不與計氏同住？」高氏道：

「就沒的家說，這一個槽上也拴的兩個叫驢麼？」珍哥在前頭住，計氏在後院住。」

大尹道：「那屍源同誰住？」高氏道：「他要兩下裏住着，倒也好來，通不到後

頭，只在前邊合珍哥同過。」大尹道：「你再說打珍哥門首却是怎樣？」高氏

接說：「珍哥撞見了，就嚷成一塊，說海會是個道士，郭姑子是個和尚，屈枉屍大

官人娘子養着他，赤白大晌午的，也通不避人，花白不了。屍大官人可該拿出個

主意來，別要聽；他沒等聽見，已是耳朵裏冒出汗來，叫了他爺合他哥來，要休了

他家去。一個女人家屈枉他別的好受；這養漢是什麼事，不叫人着極！」大尹

道：「只怕是道士和尚粧着姑子，這也是有的。」高氏道：「老爹，你就沒的家

說！那個連毛姑子原是劉遊擊家的個丫頭，名叫小青梅。那景州來的郭姑子，

這城裏大家小戶，誰家沒到？——他就沒到惜家走走。」大尹道：「他不敢往我



家來。」又問：「那計氏可是幾時弔殺？」高氏道：「我勸了他出來了，誰知他是怎麼弔殺來？」大尹道：「那計氏也曾對着你說要尋死不會？」高氏道：「他沒說自己尋死；他只說要與鬼大官人和珍哥對命。」

大尹道：「我曉得了。你過一邊去罷。」就叫一干人都上來，喚道：「海

會。」又喚郭姑子，問說：「你是那裏人？」回道：「是景州人。」問說：

「你來這裏做甚麼？」回說：「景州高尙書太太有警薦與這蔣皇親蔣太太家住過

夏，趕秋裏往泰山頂上燒香。」大尹道：「你這們一個胖女人，怎麼胸前沒見有

鬚？」郭姑子把手往衫子裏邊將抹胸往下一扳，突的一聲跳出盆大的兩隻鬚，支

着那衫子大高的。海會也要去解那抹胸取出鬚來與大尹看。大尹道：「你倒不

消；你這青梅，我聞名的久了。郭姑子，你既來投托蔣太太，你在蔣府裏靜坐

罷了，你却遙地裏去串人家，致得人家敗人亡。這兩個該每人一擲一百段繩是！

我日饒你，免你問罪，各罰穀二十石。」兩個姑子道：「出家人問人抄化着喫還趕

不上嘴哩，那討二十石穀來？這就到了骨頭也上不來！」大尹道：「呆奴才！便宜你多着哩！你指着這個爲由，沿門抄化，你還不知賺多少哩！」

「神不靈，提的靈」，那兩個姑子果然就承認了。

大尹又叫：「屍源，你是個官家子弟，又是個監生，不安分過日子，却取那娼婦做甚？以致正妻縊死！這事路一深求，你兩個都該償命的！」

屍源道：

「監生妻，這本縣城內也是第一個不賢之婦，又兼父兄不良，日逐挑唆。監生何敢常凌虐他。」大尹道：「你取娼婦，他還不攔住你，有甚不賢？論你兩事，都是行止有虧，免你招部除名，罰銀一百兩修理文廟。珍哥雖免了他出官，量罰銀二十兩賑濟。」

又叫小梅紅小杏花小柳青小桃紅小夏景。又叫趙氏楊氏，問道：「這兩個娼婦人是屍源甚麼人？」

趙氏道：「俺兩個都是管家娘子。」大尹道：「你這七個女人倒是餓不得的；你們都在那裏，憑着主母縊死，也不攔救，——拿七把擗子上

來，一齊擡起！」兩邊皂隸，齊吶了聲喊，拿着七把擡子呼呼的往上跑，亂扯那丫頭們的手，就把擡子往上套，唬的那七八個婆娘鬼哭狼號的叫喚。大尹道：「且都姑饒了，每人罰銀五兩賑濟。」

又叫計都計巴拉。大尹道：「你這兩個奴才，可惡的極了！一個女子在人家，不教道他學好，却挑唆他撒潑不賢，這是怎說？人家取妻取姑，都是常事，那裏爲正妻的都持着刀往當街撒潑？你分明是叫你女兒降的人家怕了，好抵盜東西與你。若是死了，你又好乘機詐財！」一邊說，一邊就去籤筒裏抓籤。計老道：「這事老爺也要察訪個真實；難道只聽了屍源一面之詞，也就不顧公論麼？屍源家是鄉宦；小的雖不才，難道不是鄉宦的兒子？城中這些大小鄉宦，也都是小的至親。人家一個女兒嫁與人家，豈夫着主，只指望叫他翁姑喜歡，夫妻和睦，永遠過好日子，豈有挑他不賢的事？誰說取妻取姑的沒有？却也有上下之分，嫡庶之別。難道就大小易位，冠履倒置？那賤妾珠錦惜分，鼎食大烹；把

正妻囚在冷房，衣不蔽體，食不充腸，一個大年下，連個饅饅皮子也不會見一個，這也，只當是死了的一般，還不肯放鬆一步，必欲剪草除根，聽信那娼婦平地生波，誣枉通姦和尚道士，這個養漢子名，豈是婦人肯屈受的？如今這兩個姑子現在，老爺着人驗他一驗：若果是個和尚道士，就該處計氏，總然計氏死了，却坐罪于小的，小的死也無辭；若驗得不是和尚道士，娼婦把舌劍殺人，這也就是謀殺一般，老爺連官也不叫他出一出，甚麼是良家婦女，恐怕失了他體面不成？」大尹道：「你說囚在冷房，有何憑據？不給他衣食，你那女兒，這幾年却是怎麼過度？」計老道：「他使六千銀子，新買的是姬尚書府宅，有八層大房；他與娼婦在第二層住；計氏領了兩個丫頭，一個老嫗，在第七層裏住；中間隔着兩層空房，若不是後邊有井，連水也沒得喫的。」計氏嫁去，小的淡薄粧奩，也不下六百餘金；因他沒了母親，分外又賠了一頃地。如今這連年以來，計氏穿的就是嫁衣，喫的就是這一頃地內所出；又爲晃鄉宦上京廷試，賣去了二十畝。」大尹道：「看你這個窮

「花子一片刁詞！」計老接道：「老爺不要只論眼下；小的是富貴了纔貧賤的，他家是貧賤了纔富貴的，小的怎便是花子？」

那高四嫂在東邊老遠的站着，走近前來，說道：「他說的倒是實話哩。他雖是窮了，根基好着哩。俺城裏大小人兒，誰不知道計會元家！」大尹道：「可惡！砍出去！砍出去！」那皂隸拿着板子，就待往外砍。那高氏道：「我出去就是了。火熱熱的，誰好意在這裏哩！你拿紅字黑押的請將我來，往外砍人！賊殺的！賊砍頭的！」喃喃的，一邊走，一邊罵出去了。大尹又接道：「計都計巴拉都免打，也免問罪，每人量割大紙四刀。」

看官聽說。甚麼叫是大紙？是那花紅毛邊紙的名色。雖是問紙，却是折銀。做成了舊規，每刀却是折銀六兩。計老計巴拉爺兒兩個，六八四十八，共該上納四十八兩銀子，庫裏加二五秤收，又得十兩往外。

老計却不慌忙，稟道：「這紙叫誰與小的上？」大尹道：「你自己上納。」

老計道：「這八刀紙，六十兩銀攪纏不下來，就是割了肉，只怕也還沒有六十兩重哩！那兩個姑子好去人家抄化，小的却往那裏抄化？」大尹把眉頭皺了一皺，道：「叫晁源。他的一頓地，原是他女兒的粧奩，他的女兒既沒有了，這地要退與他，好叫他變了上紙價。」晁源道：「宗師不要聽他胡稟。他窮的飯也沒得喫，那有一頓地賠女兒？」計氏種的這一頓地，原是監生家自己的。」計老道：「是，你那一年有的？用了多少價？原地主是何人？原與在那裏？實徵上是那個的名字？」說得晁源閉口無言，強辯不來。

太尹道：「不長進！賣過的二十畝罷了，見在的八十畝即日退還！」分付了免供，將一千人犯分付出去了。也有說問得好的，也有怨生恨死的，也有咒罵的，這都是常事，不消提得。

直堂的當時寫了一張條示，寫道：「一起晁源等人命事免供，并紙價逐訖。」那直堂的又寫了一張票道：

『武城縣爲賤妾逼死正妻事。』

計開：

晁源刑修文廟銀一百兩。海會罰穀二十石，折銀十兩。郭姑子罰穀二十石，折銀十兩。小梅紅小杏花小柳青小桃紅小夏景趙氏楊氏各罰銀五兩，共三十五兩賑濟。珍哥罰銀二十兩備賑。計都罰大紙四刀，每刀折價六兩；計巴拉割大紙四刀，每刀折六兩；以上紙八刀，共銀四十八兩。高氏罰穀十石，折價五兩，晁源名下追。又晁源名下退原地八十畝，還計都收領。計氏着晁源以贖殮葬。七月初九日差伍舉道邵強仁。限本月十一日繳。』

仍差了兩個原差，執了票嚴催發落。

大尹又取了一張紙，寫了幾句審單，寫道：

『審得晁源自幼娶計氏爲妻，中道又復買娼婦珍哥爲妾，雖『眉起妬，

入宮自是生嫌，但屍源不善調停，遂致妾存妻死；小梅紅等坐視主母之死而不救；郭姑子等入人家室以興波；計都計巴拉不能以家教箴其子妹，致其白晝；高氏不安婦人之分，營謀作證；以上人犯，按法俱應問罪；因念年荒時繙，姑量詞懲，盡免究擬，疊卷存案。」

該房疊成了一宗文卷，使印鈐記了，安在架上。

却說屍源自從問結了官司，除了天是王人，他那做王二的傲性，依然是萬丈高了，從那縣裏回來，也就把珍哥從對門接得來家。馮明吾是因懶去見官，只說電院上班去了，好好的住在家裏，自己送珍哥到家。屍大舍出來相見，單只謝馮明吾的擾攘。馮明吾却不謝謝屍大舍的作成。說了些打官司的事體，商量要等收了秋田，方與計氏出殯。

到了次日，兩個差人來到屍家，屍大舍千恩萬謝，感不盡他的指教，得打了上



風官司。盛設款待了，約定了十一日去往縣庫上納那罰的銀子，除自己那一百兩是不必說得，其珍哥的三十兩，小桃紅七個的三十五兩，高氏的五兩，脫不了都是晁大舍代上。晁大舍道：「別的都罷了，只替老高婆子這五兩銀子，氣他不過！替他說公道話，臨了還要邦邦，不是大爺教人砍出來，他還不知有多少話淘哩！」差人道：「我拿票子到他家呼盧他呼盧！」晁大舍道：「我是這般說；惱恁那母大蟲做甚！你看不見大爺也有幾分賤他？這要換了第二個婆娘，大爺抄不出他的心來哩！」差人道：「晁相公，你見的真；大爺也打量那老婆不是個善性兒，故此叫相公替他上了殺價！」

差人又問：「那八十畝地幾時退已他？好叫他變轉了，上紙價。」晁大舍道：「地是已他，只早哩！他得了地去，賤半頭賣了，上完了紙價，他倒倒亮！仗賴二位哥下狠催着他，驚他驚兒，出出惱那氣！」差人道：「只是地不退已他，取不出領狀來，怎麼繳票子？」晁大舍道：「這也只十來日的帳，償沒的驚

他半年十個月哩！」說着，也就作別散了。

大凡天下的事都不要做到那盡頭田地，務要留些路兒；儻起那人，使那人有些路兒往前跑，趕得他跑去了就可以歇手。前邊堵着堵塞嚴嚴的，後頭再追逼的緊，別說是人，就是狗也生出極法來了。其實，這幾畝地早些退出還了他，叫他把那紙費上完了；若是那兩個差人不要去十分難爲他，他或者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捏着鼻子推一頓，也是肯的。只算計要趕盡殺絕，以致：

兵家勝敗全難料，捲土重來未可知。

第十回 特富監生行賄賂 作威辱命受包庇

## 第十一回

### 晁大嫂顯魂附話 貪酷吏見鬼生瘡

莫說人間沒鬼神，鬼神自古人間有。  
鬼神不在半空中，鬼神只在渾身走。  
良心與鬼相盛衰，鬼若縱橫心自朽。  
若還信得自家心，那有鬼來開得口？  
胆先虛，心自醜，所以鬼來相掣肘。  
既知鬼是自家心，便識禍非大降咎。

積善人家慶有餘，作惡之人災白陡。

鬼打賴，神扯手，只爲含冤無虛剖。

我今試問世間人，這般報應人怕否？

那珍哥在禹明吾家躲了一個多月，回到家來，見打了得勝官司；又計氏在的時候，雖然就如那後來的周天子一般，那些強悍的諸侯畢竟也還有些拘束，今計氏死了，那珍哥就如沒了王的蜜蜂一般，在家裏喝神斷鬼，罵家人媳婦，打了頭。賣他的那老鴿子都做了親戚來往，人都稱他做『老娘』。鬼大舍略有觸犯着他，便撒潑個不了，比那計氏初年降老公的法度更利害十倍。鬼大舍比那起初怕計氏的光景更自不同：先年計氏與婆婆商量了要往緊隔壁娘廟裏燒燒香，鬼大舍也還敢說出兩句話攔阻住了不得去；如今珍哥要遊湖，合了伴就去遊湖；要去遊萬仙山，就合了去遊萬仙山；要往十王殿去，呼呼的坐了鬼大舍的大轎就去，沒人攔得；也還常往鴿子家行走。

適值一個孔舉人，原是晁家的親戚，家裏有了喪事。晁家既然計氏沒了，便沒有堂客去吊孝，也自罷休。那曉得珍哥一個，只因有了許多珠翠首飾，錦繡衣裳，無處去施展，要穿戴了去孔家吊孝。晁大舍便極口依隨，收拾了大轎，攬了兩個丫頭，兩個家人娘子。珍哥穿戴的甚是齊整，前呼後擁，到了孔家二門內，下了轎。司門的敲了兩下鼓，孔舉人娘子忙忙的接出來，認得是珍哥，便縮住了腳，不往前走。等珍哥走到跟前，往靈前行過了禮，孔舉人娘子大落落待謝不謝的謝了一謝，也只得勉強讓坐喫茶。

孔舉人娘子道：「人報說晁大奶奶來了，叫我心裏疑惑道：『晁親家是幾時續娶了親家婆？怎麼就有了晁奶奶了？』原來可是你！沒的是扶過堂屋了！我替晁親家算計，還該另娶個正經親家婆，親家們好相處。」

正說中間，只見又是兩下鼓，報是堂客吊孝。孔舉人娘子發放道：「看真着些！休得又是晁奶奶來了！」孔舉人娘子雖口裏說着，身子往外飛跑的迎接。

叩過了孝，恭恭敬敬作謝，絕不似待那珍哥的禮數。讓進待茶，却是蕭鄉宦的夫人合兒婦，穿戴的倒也大不如那珍哥，跟從的倒也甚是寥落，見了珍哥，彼此拜了幾拜，問孔舉人娘子道：「這一位是那一個親家？」雖是面善，這會想不起來了。」孔舉人娘子道：「可道面善。這是晁親家寵夫人。」蕭夫人道：「呵，發變的我不認得了！」到底那蕭夫人老成，不似那孔舉人娘子少年輕薄，隨又與珍哥拜了兩拜，說道：「可是喜你！」

讓坐之間，珍哥的臉就如三月的花園，一搭青，一搭紫，一搭綠，一搭紅，要別了起身。蕭夫人道：「你沒的是怪我麼？怎的見我來了就去？」珍哥說：「家裏事忙，改日再會罷。」孔舉人娘子也沒往外送他。倒又是蕭夫人說：「還着個人往外送送兒。」孔舉人娘子道：「家坐客，我不送罷。」另叫了一個助忙的老婆子分咐道：「你去送送晁家的奶奶。」

珍哥出去了。蕭夫人道：「出挑的比往時越發標致，我就不認的他了；想是

扶了堂屋了。」孔舉人娘子道：「晁親家沒正經！你老本本等另娶個正經親家婆，叫他出來隨人情當家理紀的，留着他在家裏提偶戲弄傀儡罷了，沒的叫他出來做甚麼！叫人家低了不是，高了不是！我等後晌合那司鼓的算帳！一片聲是「晁奶奶來了」，叫我說晁親家幾時續了絃？慌的我往外跑不迭的。見了可是他！我也沒大理他！」蕭夫人道：「司鼓的只見坐着這們大轎，跟隨着這們些人，他知道是誰？人為帶家來，休管他貴賤，一例待了他去。這是為帶家老的們，沒的爲他哩！」

再說珍哥打扮的神仙一般，指望那孔家大大小小不知怎麼相待，却己了個「齊鬚子」雌了一頭灰，夾着×往家來了；黃着虎臉，掀着嘴，倒像那計家的苦主一般；掀披了頭面，卸剝了衣裳，長吁短氣，怪惱。晁大舍並不知是甚麼緣故，低三下四的相問。珍哥道：「人家身上不自在，「怎麼來」，「怎麼來」，絮叨個



不了！想起來，做小老婆的低搭，還是幹那舊營生倒亮！」

正沒好氣，兜着豆子尋炒。那個李成名的娘子一些眉眼高低不識，叫那鬼住的娘子來問他量米做晌午飯。那鬼住娘子是劉六劉七裏革出來的婆娘，他肯去撩蜂喫螫，說道：「你不好問去？只是指使我！」那李成名娘子合該造化低，撞在他網裏，夾着個籤箕，拿着個升，走到跟前，問珍姨晌午量米做飯。那珍哥二目圓睜，雙眉倒豎，恨不得把那一萬句的罵做成一句，把那李成名娘子罵的立刻化成了膿血，還像解不過他恨來的；罵道：「放你家那臭私窠子淫婦捶拉骨接萬人的大開門驢子狗臭屁！什麼「珍姨」「假姨」！你待叫，就叫聲「奶奶」；你不待叫，夾着你狗×嘴，竄遠子去！什麼是「珍姨」！賊奴才！你家裏有這們幾個珍姨？常時還說有那死材私窠子哩，你胡叫亂叫的罷了；如今那死材私窠子已是沒了，還是珍姨珍姨的！——自家奴才淫婦拿着我不當人，怎麼叫別人不鄙嫌我？賊忘八！可說你把那腸子收拾的緊緊的，你縱着奴才淫婦們輕慢我，你

待指望另尋老婆！可是孔家的那淡嘴私窠子的話麼？只怕我攪亂的叫你九祖不得昇天！別說你另娶大老婆在我上頭，只怕你娶小老婆在我下頭我還不依哩！從今後，我不依你叫人叫我珍姨！我也不依把那死材私窠子停在正房哩，快叫人替我搬到後頭廂房內丟去！把那白綾帳子拿下來，我待做夾布子使哩！」一片聲叫人搬那計氏棺材。

晁大舍道：「你且消停，這事也還沒了哩！計老頭子爺兒兩個外邊發的像醬塊一般，說要在巡道告狀。他進御本，我不怕他，我只怕他有巡道這一狀。他若下狠己你一下子，借什麼銀錢是按的下來，什麼分上是說的下來？就像包丞相似的待善哩！」珍哥道：「沒那放屁！我打殺那私窠子來？抖出那私窠子，番尸簡骨；若有傷，我已他償命；若沒有傷，我把那私窠子的骨拾燒成灰撒了！」又把自己的嘴上着實打了幾個嘴巴，改了聲音說道：「賊賊淫婦！你欺誰的材？你待把誰的骨拾燒成灰撒了？賊欺心淫婦！我倒說你那禍在眼底下近了，叫你

自家作罷，我慢慢等着！ 忘八淫婦，你倒要掀我的材，燒我的骨捨，把我的帳子做夾布子使！」 又刮刮的打了一頓嘴，把那嘴漸漸紫腫起來。

晁住媳婦道：「不好！ 這是大奶奶附下來了！ 你聽，這那是珍姨的聲音？ 這不通是大奶奶的聲音麼？ 帶都過來跪着！」 珍哥道：「他嗔您叫他珍姨，你又叫他珍姨！ 淫婦不跪着，你替他跪着！ 替我打五十個嘴瓜！ 數着打！」 珍哥果然走到下面，跪得直挺挺的，自己一，二，三，四，五，六，……數着，自己把嘴每邊打了二十五下，打得通是那糊猴屁股，尖尖的紅將起來。

珍哥又道：「擄賊淫婦的毛！」 果然自己一把一把將那頭髮大綰捋將下來。那些丫頭媳婦跪了一地，與他磕頭禮拜，只是求饒。 珍哥道：「你這些欺心的奴才！ 晏公老兒下西洋，己身難保，還敢替別人告饒！」 那些丫頭媳婦們擄的頭澎澎的響，告道：「大奶奶，你活着爲人，人心裏的事，你或者還不知道；你如今死了爲神，人心裏誰有良心，誰沒良心，大奶奶，你沒得還不知道哩？ 自從大奶

奶你不在，俺們那個沒替你老人家冤屈！誰敢欺心來！」

珍哥道：「老婆們別要強辯！怎麼我的兩個丫頭落在你手哩？你大家趕溫

麵，烙火燒喫，你己我那丫頭稀米湯呵！李成名媳婦子拾了我的冠子，爲甚麼叫你的孩子拿着當毬踢？聽了那淫婦的主意，連一口湯飯也不與我供養，奴才主子一樣欺心！把那淫婦的衣裳剝了！」珍哥果然把自己的衣裳上身脫得精光，露着白皚皚的一身肉，兩個飽飽的爛。那晁大舍在旁邊看了，唬得癱去了一般。

珍哥又道：「賊淫婦！你有甚麼廉恥！把褲子也剝了！」那些媳婦子們亂磕頭禱告：「奶奶，只將就這條褲子罷！赤條條的跪在奶奶跟前，沒的奶奶就好看麼？」望着晁大舍道：「大爺，你還站着哩！快來跪着奶奶，大家替他告告！」

珍哥正待脫褲，又自己道：「饒這淫婦不脫褲罷！」晁大舍也直慄兒似的跪着說：「我那日誤聽了旁人的話，後來說得明白，我就罷了。你自己沒有忍性，

尋了無常。我使二三百兩銀子買板，使白綾做帳子，算計着實齊整發送你哩。」

珍哥道：「我希望你使白綾做帳子！叫人氣不過，要拿下來做夾布子！你家裏作惡，罵大罵小的罷了，他破口私長窠短的罵孔親家婆，你聽的下去，你就鼻子裏的氣兒沒一聲？你致死了我還沒償命，又使銀子要裁派殺我的爹合我的哥！那日審官司的時節不是俺爺爺計會元央了直日功曹救護着，豈不被賊官一頓板子呼殺了？」鬼大舍只是磕頭，說：「你既爲神，只合這凡人們一般見識做甚？你請退了神，我與你念十日經，還使二百兩銀子買梯打灰隔蓋墳，退己他老爺的地。我要再敢欺一點心兒，你就附着我。」

珍哥道：「我爲甚麼附着你！有你正經的冤家，不久就來尋你，你能有幾日好運哩！我合你做惡人！」鬼大舍道：「我合你夫妻一場，也有好來，你休合我一般見識。你還暗中保護着我，我好與你燒香撥火的。」

珍哥道：「快燒帚，灑漿水，送我到中房裏去！——就是這奴才，不是欺心的

極了，我也只等着別人處置他，也不合他一般見識的！」燒了許多楮錠，潑了兩瓢漿水，又到靈柩前燒香焚帛。自此一日兩餐上供，再不敢怠慢，再也不敢要處置那計老的父子。

珍哥住了口，一頭倒在地下，就如那中惡的一般，打得那臉與溫元帥相似；也不曾與他穿衣裳，就抬到床上蓋了被單，昏迷不省的睡去；直到那掌燈的時節，漸漸的省來，渾身就如網綁了一月，打了幾千的一般痛楚；那臉上脹痛得難受；日間的事一些也不記的。旁人一一與他學了，要了鏡來，燈下照了一照，自己唬了一驚；雖是罷了，心裏還有些昏迷，身子就如在半空中駕雲的一般。差了人挨出門問楊古月要了一貼『安神甯志定魂湯』來喫了，次日還甚是狼狽。

再說伍少川邵次湖把鬼大舍一班男婦罰的銀子，依了限，早早的完了。那兩個姑子果然依了那縣尹的話，沿門抄化，三兩的，五兩的，那些大人家奶奶布施個

不了，除每人上了十兩，加了二兩五錢火耗，每人還剩二三十兩入己，替那大尹念佛不盡的。只是那計都父子八刀大昏，通共得六十兩銀子方可完事，總然計氏與了那幾兩銀子，怎便好就拿出來使得？單要等晁大官退出地來賣了上官。

晁大舍道：『大尹只斷退地，不曾帶斷青苗。如今地內黃黑豆未收，等收了豆，十月內交地不遲。』千方百計勸堵。

那伍小川兩個受了晁大舍的囑托，那凌辱作賤，一千個也形容不盡那衙役惡處！

一日，又到了計家，計都的父子俱恰不在，那伍小川就要把計巴拉的娘子拿出去見官監比。

正在那裏行兇，計巴拉到了。好央歹央，賂賂有些軟意。計巴拉道：『我家的銀子定是完了。那兩個姑子的銀子一定也還未完。難道只我父子兩人相

欠？』

伍小川怒恨恨的從襪桶內拿出一個小書夾來，打開書夾，許多票內，揀出那張發落票來——一千人并那兩個姑子的名下都打了『銷訖』的字樣，只有計都計巴拉的名字上不曾完納——與計巴拉看了，說道：『若不是單單剩了你父子的，我爲甚這等着惱？』完了事，難道就不是朋友親戚了？』一邊說，一邊收起那個書夾，往襪桶裏去放。誰想那書夾不曾放進襪內，虛放了一放，弔落地上去了。

計巴拉把布裙帶子解開結，把肚問了一回，往前走了一步，把布裙吊了，推在地下拾裙，把那書夾拾在袖內。伍小川還喬腔作怪的，約了三日去完銀，若再遲延，定然稟了官，拿出家屬去監比。送出伍小川去了，拿到自己房內，開了書夾看時，內裏牌票不下一百多張，也有拿人的，也有發落的。又有一摺拜帖，上面寫道：『屍源一起拘齊，見在聽審。』旁邊硃筆寫道：『再換葉子赤金六十兩鞋修坐像，即日送進領價。』計巴拉道：『如何要換金子却寫在這個帖紙上？』又想起那一日，在錢桌上換錢，屍住正在那錢桌上換金子；『見我走到跟前，他



便說：「我轉來講話，你且打發錢。」我問那錢桌上的人：「鬼住在此作甚？」他說：「有兩數金子正在要換，講價不對，想還要轉來哩。」我問道：「他換金子做甚麼用？」他說道：「那曉得做甚麼用？只見他滿城裏尋金子，說得五六十兩纔夠，又用得甚急。」誰想是幹這個營生！伍聖道這兩個狗×的也作賤的我們夠了！今日失落了這些官票，且有些不自在哩！」又想到：「這伍聖道比邵強仁還兇惡哩，他一定知道是我拾了，回將來索要不符，定是用強搜簡；若被他搜將出來，他賴我是打奪他的官票，事反不美。」看了一看，把眠床掀起一頭，揭開了一個磚，掘了個洞，把這書夾放在內，依舊使磚砌好了，把床脚安在磚上，一些也看不出。

剛剛收拾得完，只見伍小川同邵次湖又兩個外差，伍小川的老婆兒媳婦，兩個出了嫁的女兒，風火一般趕將進來。伍小川把計巴拉兩頭碰得發昏，口說：「你推拾布裙，把我襪子割破，取了我的牌夾，你要好好還我！」一面叫他那些女將

到計巴拉婆子身上，臥房裏，沒一處不搜到；外面將計巴拉渾身搜箇。那裡有一些影響？計巴拉道：「這不是活活見鬼！你若剛纔搜得出來，我只好死在你身上

罷了！你既搜不出來，你却如何領了這許多人，不分裏外，把婦人身上都仔細摸過？」拿了一面洗臉銅盆，把街門倒扣了，敲起盆來，喊道：「快手伍小川，領了男婦，白日抄沒人家！……」左右鄰舍，遠近街坊，走路的人，擠住了上手上萬。計巴拉一一告訴。那些人說起縣裏馬伏就似活閻羅下界地一般，夾得嘴嚴嚴的走開去了。剩了不多幾十個人，叫計巴拉開了門，大家進去，果然有十二三個男女作惡搜箇。那些人那有個敢說他不該領了許多人，不分內外，往他臥房，又向他婦人身上搜的話？都不過委委曲曲的勸他罷了。

那伍小川在外面各處搜遍，只不會番轉地來。那夥婆娘在計巴拉婆子褲襠內，胸前，腿內夾的一塊布內，沒有一處不摸到；床背後，席底下，箱中，櫃中，梳匣中，連那睡鞋合那『陳媽媽』都番將出來，只沒有甚麼牌夾。自己也甚沒顏面，

纔不搭的，大家都去了。計巴拉道：「你這等上門凌辱人家，你莫說是武城的馬快，就是武城縣大爺，我也告你一狀！」

那伍小川邵次湖雖也自知理虧，口裏還強着麻犯了幾句纒去。計巴拉道：

「想我若不把銀子急急的上完了，合他說話也不響！」

那時正是秦泰爺登極，下了覃恩，內外各官多有封贈，那珠子貴如藥頭一般，把那計氏交付的兩條珠箍，到古董舖裏與他估就了換數。誰知這樣貨好大行情，亂搶着要換。那陳古董除打了二三十兩夾帳，計巴拉還得了七十六兩銀子，走到縣前那馬快房內，只見淨悄悄一個人也沒有，又走到庫門口，剛剛只一個張庫吏在那裏靜坐守庫。計巴拉與他相喚了，說要交那罰的婚價。張庫吏道：「只還得同了原差拿了票來，我照票內的數目收了，登了收簿，將你票上的名字榻了銷訖的印；如今原差不來，我倒可以收得，只是你沒了憑據。」

計巴拉別了出來，那縣裏邊也是冷冷落落的，從禮房門口經過，只見一個人一

隻手拿了一張黃表帶寫的牒文，一隻手拿了一把鑰匙在那裏開門。原來那人是計巴拉的表弟方前山，應充禮房書手，讓計巴拉到房坐下，問計巴拉來做其事。

計巴拉道：「我拿了銀子來上帶價。」方前山道：「上過了不曾？」計巴拉說：「庫吏因沒有原差，所以不曾收得。」方前山說：「這銀子且等待幾日，看看光景來上不運。如今大爺生了發背大癰，病勢利害得緊。昨日往魯府裏聘了個外科良醫姓晏的來，那外科看了，說是「天報窻業瘡」，除非至誠祈禱，那下藥是不中用的。也便留他不住，去了。外科悄悄的說：「這個瘡消不得，十日就爛出心肝五臟來哩。」我適纔到了城隍廟叫崔道官寫了疏頭，送到衙內看過，要打七晝夜「保安祈命醮」哩。」

計巴拉道：「我一些也不開得。是從幾時病起的？」方前山道：「難道這事你不曾聞見麼？就從問你們的官司那一日覺得就不好起，也還上了三四日堂，這四五日來倒動不得了。那日問時，我料的你與計姨夫每人至少得二十五板，後

來他擡了擡簾，憑計姨夫頂觸了一頓，東住了手不打，把衆人都詫異的極了。誰知有個緣故：他原來手去擡簾的時節，看見一個穿紅袍長鬚的人把他手往下按住；到了衙裏，那個紅袍的神道常常出見，使猪羊祭了，那神道臨去，把他背上搭了一下，就覺的口苦身熱，背上腫起碗大一塊來。說那神道有二尺長鬚，左額角有一塊黑痣。這是家人們悄悄傳出來，他裏邊是瞞人，不叫外洩的。」

計巴拉道：「據這等說起來，這神道明明是我公公了。我的公公三花美髯，足長二尺，飄然就如神仙一般；左邊額角上有錢大一塊黑痣。但不知公公如何便這等顯應？你爲甚的料得他那一口要打我們哩？」方前山道：「難道這樣事，你們又不曉得？那一日，我剛在衙門傳桶邊等稿，一個管家在傳桶邊往外張了一張，把我不知錯認了是誰，叫我到跟前遞出一個帖來，却是伍小川邵次湖的稟帖，說：「晁源一千人犯都齊到了，見在聽審。」大凡是這樣的稟帖傳進去，定是有話說了。我接來朝了日頭亮照着，那朱判的日子底下有「五百」二字，旁邊朱筆

又寫道：「再換葉子赤金六十兩粧脩聖像。」這是嫌五百銀子少，還要叫他添六十兩赤金。晁家那半日內把城中金子都換遍了，轟動的誰是不知道的！」

計巴拉道：「那個帖子怎樣了？」方前山道：「我恰好出來，撞見了伍小川，把與他了。他既受了他的厚賄，說甚麼不打你們？他那日又在皂隸手裏大大的使了錢，囑托他重重加刑。若不是計爺暗中保護，你們不死，也定要去脣皮的！」

計巴拉道：「賢弟，你既曉得這等詳細，如何不透些信息與我，叫我們也準備一準備！不枉了是我們兄弟一場！」方前山道：「表兄，你凡事推不曉得：有我這個表弟，你又不曉得；我在禮房，你又不曉得；適間不是我喚你，你到如今還不曉得有你這個表弟哩！我却往何處尋你說信？」

計巴拉問說：「伍小川邵次湖這三四日不會到我家來作賤，不知是何緣故？」方前山說：「如今那個伍小川邵次湖還敢在外行走？那些行時道的馬快如今躲得

個寂靜，恐怕那許多的仇家要報怨倒贓哩！」

兩個正說得熱鬧，只見衙內傳出兩三張白頭票來：一張是叫工房到各板店要尋極好的杉板；一張是叫買平機白布二百疋，白綾布二百疋；一張是要白綾子十疋。又叫禮房快送進牒文去看，明早起建道場；頭一日是本官親屬主醮行香；第二日是鄉宦舉貢；第三日是國學師生；第四日是六房吏書；第五日是皂快一切衙役；第六日是城內四圍廟各行戶；第七日是向上百姓們。那第七日百姓們也不下有三千人，倒也虧不盡那個署捕的候缺倉官，差了圍捕衙的皂快，抗了牌，持了票，不出來的，要拿了去打；所以只得三分的，五分的，也攢了有好幾十兩銀子。那倉官與皂快分過了，剩了五六兩，與了那些道士做了本日的齋錢。

計巴拉到了家，與老計一一告訴了，方曉得裏邊有這許多的原委，同計巴拉即時買了昏錠，辦了羹飯，叩謝他父親計會元暗中的保護。那伍小川邵次湖也從此再不來上門作賤。後來這六七十兩紙價大虧了那個禮房表弟的濟，不會丟在水

裏。

又過了兩三日，果然衝裏傳出來，那個武城縣循良至清至公的個父母果然應了晏外科的口，爛的有鉢頭大，半尺深，心肝五臟都流將出來。那些忤作行收斂也收斂不得，只得剝了個羊皮，圍圍貼在那瘡口上，四邊連皮連肉的細細縫了，方纔裝入材內。過了五七，追荐了許多的道場，起了勘合，回家眷扶柩回家。

那大尹原籍直隸薊州人，行到永平府地方，剛剛遇着也先擁了正統爺入犯，將一切騾馱馬載車運人抬的許多細軟劫了個惟精惟一，不曾剩一毫人欲之私。幸得人口竄躲得快，所以到都保全，不曾傷損了一個。虧不盡那盧龍知縣是他鄉里，把靈柩浮葬了，將家眷一個個從城下披將進去，送在個行司內住了，等也先出了口，備了行李，打發得回薊州去。這正是：

惡人自有惡人磨，竊盜劫來強盜打；

可知天算勝人謀，萬事塞翁得失馬。





## 第十二回

李觀察巡行收狀

褚推官執法翻招

太平時，國運盛。天地清，時令正。風雨調，氛祲淨。  
文官廉，武將勁。吏不貪，民少病。黜奸邪，舉德行。  
士誇修，臣諫諍。杜苞直，絕奔競。塞居間，嚴借倩。  
惡人藏，善者慶。剪強梁，剔豪橫。起春臺，平陷穽。  
此等官，真可敬！社稷主，斯民命。豈冀黃？真孔孟。  
峴山碑，甘棠頌。罄山筇，齊德政。告皇天，祝神聖。

進勳階，繁子姓。世樞衡，代揆柄。萬斯年，永無竟！

却說那正統爺原是個有道的聖人，旰食宵衣，勵精圖治，何難措設太平。外面況且有了于忠肅這樣巡撫，裏面那三楊閣老，都是賢相；又有一個聖德的太后；這恰似千載奇逢的一般。只是當不起一個內官王振擅權作惡，挫折的那些內外百官，那一個不奴顏婢膝的，把那士氣喪盡！雖是這等說，那被他劫得動的，畢竟不是那剛硬的氣骨，就如那『銀樣鐵鎗頭』一般，非不明晃晃的也好看，若遇着硬去處，略略觸他觸兒，不覺就拳成一塊了！你看那金剛鑽這樣一件小小的東西，憑他什麼硬物，鑽得蹶蹶的響。

那時山東東昌府有一個臨清道，是個按察司僉事官銜，姓李，名純治，河南中牟縣人，庚辰進士。初任做知縣的時節，遇着那好百姓便愛如兒子一般；有那等守學規有道理的秀才，敬如師友一般。若是那一樣歪秀才，頑百姓，他却也不肯鬆繞輕放。鄉宦中有爲地方公事與利除害的，坐在賓賓館內與他終日講論也不覺

倦怠。若是鄉官的子弟族親，家人夥計，倚了本官的勢力，外面生事作惡的，休想他看些體面，寬容過去罷了。又有來通書啓，說分上的，他却絕沒有成心，只當是沒有分上的一般，是的還他個是，非的還他個非。就是把那個有不是的人盡法處了，那人也是甘心不怨的。

他又不論甚麼『二六』『三八』的告期，也不避什麼准多准少的小節，有狀就准，准了就在原狀上批了，交付原告自拘，也不掛號比件。有肯私下和了的，連狀也不須來繳，話也不消來回；有那不肯和息，必定要來見官的，也不論甚麼早堂晚堂，也不論甚麼投文掛起數，也不拘在衙門，在公所，在酒席上，隨到隨審。該勸解的，用言語與他們剖斷一番；有十分理屈的，酌量打他幾下，又不問罪，又不罰紙，當時趕了出去。

但是那京邊起存的錢糧明白每兩要三分火耗。他說道：『一個縣官自己要吃用，要交際上司，要取無礙官銀，過往上司使客要下程小飯。我若把你們縣裏的

銀子拿到家裏買田起屋，這樣柳盜贖的事，我決不做他。你若要我賣了自己的地，變了自己的產，拿來使在你縣裏，我却不做這樣陳仲子的勾當。」

他衙內衣食費用却又甚是儉省。不要說是地方上的物力過于暴殄，所得些火耗，除了公費，用不盡的，揀那民間至賤賣不出去的糧食，買米上倉，等那青黃不節的時節，有那窮百姓來借的，都借了與他。那縣裏民間俗規：借取糧食，俱是十分行利，官借却只要五分。有那借了果然還不起的，又有死了的，通融折算將來，也實有三分利息。不上二三年，積得那倉裏真是陳陳相因，作每月贖穀，給孤貧，給囚糧，助貧窮冠婚喪祭，都在這裏邊取用。

大略他行的美政不止於此，就生出一百副口來也說不盡。轅道撇了正傳，只管說這個不成？

這樣一個知縣，其實教他進兩衙門裏邊，斷然是替朝廷興得利，除得害，拿定是個朝陽鳴鳳。但這等偏強的人，那個肯教他做科道？一堂和尙，叫你這個俗

人在裏邊咬羣！但又是個甲科，又不好擠他下水，只得陞了他個禮部主事，印了脚步行去，陞了郎中。據了他的學識，與他個學道，緯綽然做得過去，却不肯把學道與他，偏與他一個巡道。五年的部俸，連個少參也還不肯把與，單單與了個僉憲。

這東昌巡道衙門住劉臨清；因臨清是馬頭所在，有那班油光水滑的光棍，真是『天高皇帝遠』，曉得怕些甚麼。奸盜豪橫，無日無天。兼那勢宦強梁，欺暴孤弱，那善良也甚是難過得緊。自從他到了任，穿了豸服，束了花銀帶，拖了印綬，冷鐵了面孔，說什麼是張綱，又什麼是溫造，倒恰似包龍圖一般。出了告示，再三勸人自新。只除了歇案的人命強盜，其外雜犯，在他到任以前的，俱免追論；但他到任以後，再有武斷暴橫的，十個倒有九個不得漏網。那一個漏網的畢竟是惡還不甚。他又不時戴了頂巾，騎了疋驢子，跟了一兩個人，在那巡屬十八州縣裏邊不歇的私行，制伏得那些州縣也不敢十分放肆。

那武城大尹，一來恃了甲科，二來也是死期將到，作的惡一日狠如一日。這巡道來稽察他，也一日密如一日了。

那一日聞得那大尹死了，恐怕那些虎狼衙役都逃散了，不發牌，也不發飛票，三不知，帶了二三十名兵快，巡到武城縣來，也不進察院，一直徑進縣堂上坐下，擊了三下堂鼓。那些六房衙役漸漸齊攏來。要出卯簿，逐項點了一遍，不相干的人，點過，叫他在東邊站；有話說的，叫他在西邊站。也多有不到的，將那沒有過犯的也不叫來銷卯，便即罷了；棟那有話說不到的，差兵快同捕衙番役立刻擒來，分別各重責四五十板不等。

那伍小川邵次湖躲得最是嚴密。但這巡道法度嚴的緊，誰敢拿性命去做人情？不一時，也都拿到了。每人也是五十，交付捕官，發下牢固監候，聽另牌提審，不許死，又不許放鬆。把那東邊站的教誨了一番，發放開去，然後回了察院，出了一大張告示：

「分巡兵備道，爲剪除衙虎，以洩民恨事：娼得武城縣官貪贓亂紀，峻罰虐民，人怨已深，神恫既極。本道已經揭報兩臺，正在參究；不謂惡貫滿盈，天殛其魄。雖豺獍已死，而假威煽惡之羣兇，法當鋤剪。除已經本道面拿監禁外，所有被其荼毒之家，據實赴道陳告。既死之灰，斷不使其復灼；在押之虎，無須慮其反噬；以失報復之機，甘抱終身之辱。特示。」

那告狀的，挨挨擠擠，不下數百餘張。那計巴拉也寫了一張格眼，隨了牌進去，將狀沓在桌上，走到丹墀下聽候點名。那巡道看到計巴拉的狀上寫道：

「告狀人計奇策，年三十五歲，東昌府武城縣人。告爲人命事：策妹幼嫁晁源爲妻，聽信娼妾珍哥合謀，誣捏奸情，將妹立逼自縊。虎役伍聖道邵強仁過付枉賍銀七百餘兩，黃金六十兩，買免珍哥不合出官，妹命無抵，紅票證。乞親提審，或批理刑褚青天究解。上告。計開被



告：珍哥、晁源、小夏、景伍、聖道、邵強、仁小柳、青。干證：高氏、海會、郭姑子。」

巡道看完了狀，問道：「這七百兩銀子，六十兩金子，是過付與誰？」計巴

拉道：「小的也不知過付與誰。只有他親筆稟帖、硃筆爲證。」遞上與巡道看。

巡道看說：「那七百兩銀子有其憑據？」計巴拉道：「在那硃票日子底下暗有脚

線。」巡道認見了「五百」二字；巡道沉吟了一會，點頭道：「你狀上如何說是

七百？」計巴拉道：「這五百是過送的，那二百是汪小川、邵次湖背工。」巡道

嘆息了兩聲，說：「仔麼！有這樣事！」又問：「你那妹子一定奸情是真；不

然，因甚自縊？」計巴拉道：「若在妹子奸情是實，死有餘辜；因甚行這般重賄

買求？小的告做證見的海會是個連毛的道姑，郭姑子是尼姑，常在妹子家走動。

珍哥誣說那海會是道士，郭姑子是和尙，說妹子與和尙道士通奸，追勸妹夫晁源立

逼妹子自盡了。」巡道吩咐在刑廳伺候。次日，將狀批發下去。計巴拉往東

昌刑廳遞了投狀。

刑廳姓褚，四川人，新科進士，甚是少年，又是一個強項好官，儘可與那巡道做得副手；看了投詞，問了些話，大略與巡道問得相似。計巴拉也就似回巡道的話一般回了。刑廳分付，叫：『不必回去。我速替你結詞。』差人下武城縣守提一千人犯，務拿珍哥出官。狀上有名犯證不許漏脫一名。

那時武城縣署官還不曾來到，仰那署捕的倉官依限發人。縣廳的差人到了晁源的家裏，不說是去拿他的，只說是計都父子上紙債，尋他不着，有人說在宅上躲藏，故來尋訪；將晁源哄出廳上，一面三四個胖壯婆娘，又有五六個差人，走將進來。晁源不由得嚇了一跳。那三四個婆娘，狼虎般跑到後面，揀着穿得齊整，生得標致的，料得定是珍哥，上前架住，推了出來。

珍哥自從計氏附在身上採拔了那一頓，終日淹頭搭腦，甚不旺相，又着了這一驚，真是三魂去了兩魄，就是那些媳婦子丫頭們也都唬的沒了魂。晁源說：『你們明白說與我知道這却是爲何。』那先進去的兩個差人說：『這是刑廳褚爺奉巡

遭老爺的狀，要請相公公相娘子相會一面。深宅大院的相公不肯出來，我們却向何處尋得？所以不得不這樣請。這是我們做差人的沒奈何處，相公不要怪我們。男子人也不敢近前沖撞娘子，所以叫我們各人的妻室來服事娘子出來。」

那珍哥不曉得什麼，只道這是前日這樣結局，雖是有幾分害怕，也還不甚；只是冤源聽得說是巡道狀，又批了刑廳這個古怪的人，心裏想道：「這遭却不好了！憑他甚麼天大的官司，只是容人使得銀子的去處，怕他則甚！這兩個喬人，銀子進不去，分上又壓不倒，命是償不成，人是要死半截的了！」一面叫後邊速備酒飯相待。珍哥被那四五個婆娘伴在廳內西裏間坐的。

差人取出票來看，上面還有小夏景小柳青一千婦人，着落冤源身上要。

源道：「這都是幾個丫頭合家人媳婦，見在家裏，行時一同起身就是。」差人道：「褚爺的法度甚嚴，我們也不敢領飯，倒是早些起身，好起明早廳裏投文。」

冤源道：「既與人打官司，難道不收拾個鋪蓋，不刷括個路費？沒的列位們都帶

着鍋走哩！」差人道：「若是如此，相公叫人快收拾你自己行李便是，我們倒不消費心。積爺是什麼法度！難道我們敢受一文錢不成？」

說話中間，只見又有六七個差人喚了高氏海會郭姑子到了。高氏進得門，喝

叫道：「俺的爺爺！俺的祖宗！叫你拖累殺俺了！這是俺合鄉宦做鄰舍受看

顧哩！」晁大舍道：「高四嫂，你千萬受些委曲，我自有補報，只是臨了教你老

人家足了心，喜歡個夠。你是百般別拿出那一寵性兒來。就是這二位師父，我

也不肯叫他做賠麵筋的廚子。」高四嫂道：「縣裏沒有官，一定是四衙裏審，信

去早些審了回來，我還要往莊上看看打穀哩！」差人說：「四衙審倒好了，這是

巡道的狀，批刑廳審。俗還要府裏走一遭哩。」高四嫂道：「這成不得！我

當是四衙裏，跟着您走走罷了；這來回百十里地，我去不成！」往外就走。那

差人就往外趕。晁大舍道：「待我去央他，你休要趕。」向前說道：「好四

嫂！你倒強似別人，這官司全仗賴你老人家哩！這百十里地，有甚麼遠？」四

嫂待騎頭口，偕家有馬有騾，揀穩的四嫂騎，叫人牽着。若四嫂怕見騎頭口，偕家裏放着轎車，再不坐了抬的轎。脫不了珍哥也去哩，又有女人們服侍你老人家。我叫人送過幾吊錢去，鄉裏打發工錢，我分外另送四嫂兩疋絲綉，十疋綾布，三十兩銀子，如今就先送過去。」

誰知「清酒紅人面，白財動人心」。一頓奉承，一頓响許，把一個燥鐵般高四嫂，不覺濕漉漉的軟了半截，說道：「你許下這些東西，我去走一遭，我却還是前日那幾句話；你要叫我另做話，我却不會另做！」晁源道：「脫不了這也都是實情。難道當真的誰打殺他來？」好勸歹勸，把高四嫂勸的回來。

搬上酒飯來，大家喫了，叫人往莊上打點一班人騎的頭口，札括兩輛騾車，裝載珍哥高四嫂并那些婦女，并喫用的米麵舖陳等物；又到對門請禹明吾來作了保，放晁大舍到後面收拾路費行李；又收拾禮出來謝那差人，捕衙衆人，共三十兩。那四個婆娘，每人四兩。刑廳兩個差人，晁源自己是八十兩；又與高四嫂海會郭

姑子每人出了五兩，共十五兩。許那高四嫂的東西也一分不少，都悄地的送了。央禹明吾轉說，若肯把珍哥捉免了，不出見官，情願再出一百兩銀子相謝。那兩個廳差說道：『禹師傅，你與我們是上下表裏衙門，你說，我們豈有不依的？况晁相公待我們也儘成了禮，不算薄待；况且一百兩銀子，我們每人分了五十，豈不快活？但褚爺注意要這個人，我們就拚了死，枉耽了罪過，這珍哥終是躲不過的，倒是叫他出去走一遭罷了。我們既得了晁相公這般厚惠，難道還有甚麼難為不成？』

說着，也就夜了。晁大舍叫人收拾了床舖，預備那些差人宿歇。因差人不肯放珍哥後邊去，也在裏間裏同那些婆娘同睡。

晁源有個胞妹，嫁與一個尹鄉宦孫子，原先也有百萬家產，只因公公死了，不夠四五年間，三四兄弟破蕩得無片瓦根椽。晁大舍把他尹妹夫的產業，使得一半價錢，且又七折八折，買了個乾淨，因他窮了，待那個妹子也甚無情意。如今要

到府裏去問官司，那得再有個人與他看家，只得接了妹子回家管顧。

次早，一千大衆起身，先差了兩個家人去府城裏尋棟寬闢下處。行到半路，喫了中飯，餵了頭口，又行了半日，那日將落山的時節，進了城到下處。那伍小川那次湖也都使門板抬了，也同一處安下。晁源也都一樣照管他。

次早，各人喫了早飯，換了衣裳，預備投文。探事的來說：「刑廳發了二梆。」一千人都到了廳前伺候。

不多時，那褚四府陞堂，晁大舍這一起人跟了投文牌進去。原差投了批文，逐名點過，一個也不少。點到珍哥跟前，直堂吏叫道：「珍哥。」那珍哥應了一聲，真是：

洞簫飛越，遠磬悠揚。依依弱柳迎風，還是扮崔鶯的態度；怯怯繭花着露，渾如粧卓氏的丰神。烏帽罩一朶芙蓉，翠袖籠兩株雪藕。真是我見猶憐，未免心猿意馬。不識司空慣否？恐爲煮鶴焚琴。

那刑廳看了一眼，分付晚堂聽審。鬼大舍一千人犯仍自回了下處，仍托了兩個廳差，拿了銀子，打點合衙門的人役。那兩個人雖是打許多夾棍，也還打發得那些衆人歡喜。雖不是在武城縣裏，問的時節，着實有人奉承，却也不會失了體面。

四府坐了堂，喚進第一起去，却也是弔死人命，奉道詳駁來問的。原是一個寡婦婆婆，有五十年紀，白白胖胖的個婆娘，養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後生，把些家事大半都貼與了他，還恐那後生嫌憎他老，怕拿他不住，狠命要把一個兒婦牽上與他。那兒婦原是舊族人家女兒，思量從了婆，辱了自己的身；違了婆婆，那個淫婦又十分兇惡得緊，只得一索弔死了。那娘家沒用，倒也含忍罷了；那些街坊不憤，報了鄉約，布了地方，呈到縣裏。縣官糊糊塗塗的罰了許多東西，問了許多罪，盡把本來面目抹殺過了。却被巡道私行訪知了備細，發了刑廳，把一千人犯逐個隔別了研審，把那骨髓裏邊的事都問出來了，把那淫婦打了四十大鴛鴦板子，



一夾棍，二百槓子，問成了抵償，拖將出來。

第二起就是屍源。四府也不喚證見，也不喚原告，頭一個就把屍源叫將上

來，問道：「計氏是你什麼人？」屍源說：「是監生的妻。」又問：「珍哥是

你什麼人？」說：「是監生的妻。」問說：「原是誰家女子？」回說：「是

施家的女子。」問說：「那不像良家女子？」回說：「不敢瞞宗師老爺，原是

娼婦。」問說：「那計氏是怎麼死的？」回說：「是弔死的。」問說：「因

甚弔死？」回說：「監生因去年帶了妻到父親任上，住到今年四月方回。」問

說：「你如何不同妻去，却同妻去？」回說：「因妻有病，不曾同行。」問

說：「妻既有病，怎麼不留妻在家裏服侍他？」回說：「因父親差人來接，所以

只得同妻去了。」四府說：「不來接兒婦，却接了兒子的小去，也是渾帳老兒！

你再接了說！」回道：「白監生不在家，有一個師姑叫是海會，一個尼姑郭氏，

都來監生家裏走動。監生同妻回了家，六月初六日，這兩個姑子又從計氏後邊出

來。醫生的妾乍撞見了，誤認了是道士和尚，說怎可青天白日從後面出來。盛生也就誤信了，不免說了他幾句。他自己抱愧，不料自己弔死。」問說：「既不是和尚道士，却因甚原故抱愧？」那姑子來家，你那妾豈不看見；直待他出去，纔誤認了是和尚道士？」回說：「計氏另在後邊居住。」問說：「你在那裏？」回說：「醫生也在前面。」

又叫小夏景上來，問：「你喚那珍哥叫甚麼？」回說：「叫姨。」問說：「你那姨兒了和尚道士是怎麼說話？」夏景道：「沒說甚麼；只說一個道士一個和尚出去了，再沒說別的。」問說：「你那主人公說甚麼？」回說：「甚麼是主人公？」問說：「你叫那鬼源是甚麼？」回說：「叫爺。」問說：「你那爺說甚麼話？」回說：「爺也沒說甚麼，只說，那裏的和尚道士敢來到這裏。」問說：「你喚那計氏是奶奶麼？」回說：「是，叫奶奶。」問說：「你奶奶說甚麼？」回說：「奶奶拿着刀子要合俺爺合俺姨對命，在大門上怪罵的。」問

說：『怎麼樣罵？』回說：『賊忘八！賤淫婦！我礙着你做甚麼來，你要排殺我！』問說：『他罵的時候，你爺合你的姨都在那裏？』回說：『俺爺在二門裏躲着往外看。俺姨躲在家裏頂着門。』問說：『你奶奶弔死在那裏？』回說：『弔在俺爺合俺姨的門上。』

又喚小柳青，又似一般的問了，回說的也大約相似。問說：『那珍哥說是和尚，道士，還有許多難爲那許氏去處，你却如何不說？』你說的俱與小夏景說的不同。——拿夾棍上來！』

兩邊皂隸齊聲吆喝討夾棍。那禁子拿了一副大粗的夾棍，向月臺震天的一聲響，丟在地下。兩邊的皂隸就要拿他下去。柳青忙說道：『我實說就是，別要夾我罷！』

四府叫：『且住！等他說來。若再不實說，着實夾！』回說：『那一日是六月六，正晌午，珍斌看着俺們弔上繩晒衣裳。小青梅領着一個姑子，從俺奶

奶後頭出來。」問說：「誰是小青梅？兩個姑子，如何只說一個？」回說：「小青梅不是一個。」問說：「姑子怎是小青梅？」回說：「他原是小青梅，後來做了姑子。」問說：「原是誰家小青梅？」回說：「是東門裏頭劉奶家的。」叫屍源問說：「那一個姑子是小青梅？」回話：「海會就是。」叫說：「下邊去。」

那小柳青再接着說來，說道：「青梅頭裏走，那個姑子後頭跟着。俺珍珠看見，怪吆喝的說：「好鄉官人家！好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大白日赤天晌午，肥頭大耳朵的道士，白胖壯實的和尙，一個個從屋裏去來！俺雖是沒根基，登臺子，養漢接客，俺只揀着像模樣人接；像這臭牛鼻子臭禿驢，俺就一萬年沒灑子，俺也不要他！」正嚷着，俺爺從亭子上來。俺姨指着俺爺的臉罵了一頓臭忘八，臭龜子；還說：「怎麼得那老娘娘子在家，叫他看看好清門靜戶的根基媳婦纔好！」俺爺說：「真個麼？大赤天晌午的，什麼和尙道士敢進來出去的

不避人！」俺姨說：「你看昏君忘八！難道只我見來！這些人誰沒看見！」俺爺叫了看門的來，問：「你爲什麼放進和尚道士來？」他說：「那是和尚道士！是劉家小青梅和個姑子出去了。」俺爺問：「那個姑子是誰？你可認的麼？」他說：「那個姑子，我不認得。」俺爺說：「你既不認他，怎便知是個姑子？」他說：「沒的小青梅好合個和尚走麼？」俺爺說：「小青梅這奴才慣替人家做牽頭，恰管是個和尚粧就姑子來家！」跳了兩跳，說：「我這忘八當不成！快去叫了計老頭子來，休了罷！」待了不多一會，俺計老爺合計舅都來外頭。不知說的是甚麼，我沒聽見。待了一會，俺計老爺合計舅從後頭出來。又待了一會，俺奶奶就拿着把刀子罵到前面來了。」問說：「怎麼樣的罵？」回說：「罵道：『賊淫婦！昏忘八！姑子又不是從我手招了來的，一起在你家裏走動，誰不認的？你說我養道士，養和尚，赤天大晌午，既是和尚道士打你門口走過，你不該把那和尚道士一手扯住，我憑着你殺，我也沒的說！你既是把和

尙道士放去了，我就真個養了和尙，道士，你也說不響了！你叫了俺爹合我的哥來，要休我回去！忘八，淫婦，你出來！同着街坊鄰舍合你講理，得個明白，我拿了休書就走！」

問說：「罵的時節，你爺在那裏來？」

回說：「俺爺閃在二門裏邊聽。」

問說：「你姨在那裏？」

回說：「俺姨頂着門，家裏躲着。」

問說：「你奶奶罵了一會，怎麼就罷了？」

回說：「是對門子老高婆子勸的進去了。明日，還隔了一口，到黑夜，不知多僧就弔殺在俺姨那門上。清早小夏景起去開門看見，嚇得死過去半日纔還醒過來。」

說：「過去一邊。」

又叫高氏。那高氏走到公案前，拜了兩拜。皂隸一頓亂喊，叫他跪下了。問了前後的話，一句句都與前日縣裏說得相同。

又喚海會郭姑子，問說：「你是幾時往計氏家去？」

回說：「是六月初六日。」

問說：「你往他家做甚？」

青梅說：「這是俺的姑舅親，從來走動的。」

問說：「那珍哥認得你麼？」

青梅道：「他怎麼不認得！」

問說：「這郭姑子

也是親麼？」回說：「不是。初從北直景州來，方纔來了一年。」

叫屍源，問說：「你認得這兩個姑子麼？」回說：「止認得海會，不認得那

郭姑子。」問說：「海會你既已認識的，那一個你還不認得他是姑子，你怎便輕

信他是和尚？」輕聽了妾的話，就要休妻？」回說：「乍聞說是和尚，心實不

平；後來曉得實是個姑子，也就罷了。監生的妻素原性氣不好，自己不容，所以

弔死。」問說：「這是實情；惟其曉得他性氣不好，故將此等穢言加之，好放他

自盡。計倒也好，只是枉了人命！這計氏的命要你與珍哥兩個人與他償！」

叫珍哥上來，問說：「你那日看見從計氏後邊出來的，果然是和尚道士麼？」

回說：「只見一個雄赳赳的人，戴了唐巾，穿了道袍，又一個大身材白胖的光頭，

打我門前走過，一時誤認了是和尚道士，後來方曉得是兩個姑子。」問說：「你

既然還認不真，却怎便說道鄉宦人家，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又說是赤天响

午，肥大的和尚道士陣陣從屋裏出來？你自說登臺子，沒根基，要接好客，不接

和尚道士，你又罵屍源是烏龜忘八。你一面誣執主母奸情，一面又唆激家主；這雖是借了別人的劍殺人，這造謀下手都是你！」回說：「我只說了這幾句話，誰知屍源就喚了他的爹來，要休他回去；又誰料他自己就弔死了？他來前邊嘍罵，我還把門關上，頂了，頭也沒敢探探，這干我甚事？」問說：「你說得和尚道士從他屋裏出來是驚驚有據的，那屍源豈得不信？你既說得真，屍源又信得實，那計氏不得不死了。你說計氏出來前邊嘍罵，你却關門躲避了，這卽如把那毒藥與人喫了，那個服毒的人已是在那裏滾跌了，你這個下毒的人還去打他不成？那服毒的人自然是死的了。這計氏的命定要你償，一萬個口也說不去！」

叫計奇策上來，說：「我已叫珍哥抵償你妹子的命了。你狀上說伍聖道兩個過付枉贓，有甚紅票？」取上來看。『計奇策將原票並那發落的票遞將上來。四府看了票，道：「怎麼這一千人也不分原告被告，也不分干證牽連，一概都罰這許多東西？都完過了不曾？」回說：「都完過了。上面都有銷訖的印子。」



問說：「計都是誰？」回說：「是小的的父親。」問說：「你兩個的紙價怎還不完？」回說：「妹子有幾畝鞋奩地，斷了回來，指望賣出上官。」晁源不肯

退出，差人也不去催他，故意要凌辱小的，每日上門打罵，屢次要拿出婦女監比。」又看那稟帖，問道：「怎麼這稟帖上硃筆却寫換金子話？却是何說？」

計奇策道：「那硃判的日子下面還有『五百』二字，翻面就照出來了。是嫌五百

銀子少，又添這六十兩金子。」問說：「你狀上是七百兩，這却是五百，那二百有甚憑據？」回說：「這五百是過付的；那二百是伍小川都次湖兩個的偏手，不

在稟帖上。」四府說：「這就是了。他沒有肯做乾倒包的禮，少了他也不依；

但這個稟與這稟帖却如何到得你手裏？」回說：「伍聖道來催小的紙價，說別人

的都納完了，止有小的父子兩人未完；因取稟與看，收入，却不放在靴內，放在空處了，小的所以拾得。還有這一牌夾哩。」

四府都取上去看了，內中倒有四五十張發落票，通共不下萬金。四府點了

頭，嘆息道：『這等一個強盜在地方，怎得那百姓不做骨窮去，地方不盜賊蜂起哩！』將牌夾收在上面，也就不發下來。

又叫伍聖道邵次湖。

有兩個人把兩個背了上去。問說：『你換的金子交了

不曾？你那七百兩銀子交到那去了？』回說：『不知換甚麼金子，又不知是甚

麼七百兩。』刑廳將他那稟帖遞將下去，問說：『這是你兩個那一個寫的？』

兩個睜了眼，彼此相看，回不出話來，只是磕頭。四府問說：『這稟帖日子底下

的五百兩罷了；那其外的二百兩，是你幾個分？』回說：『並不會有其外的二百

兩。』四府問道：『前日巡道老爺曾打你的腳來不曾？』回說：『打了五十大

板，不會打腳。』四府道：『這等腳也還得夾一夾。』拿來棍上來！』一齊

兩副夾棍，將這伍小川邵次湖夾起。又說：『也還有人敲兩棒方好！』又每人

敲了二百，放起來。

一千人犯都取了供。

珍哥絞罪。

屍源有力徒罪。

伍聖道邵強仁無力徒

罪。海會郭姑子贖杖。餘人免供帶出，領文解道。又說：「屍源珍哥本還該夾打一頓，留着與道爺行法罷。」一一交付了原差。

這屍大舍與珍哥，這纔是：

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

早晚應須報，難逃孽鏡臺。

## 第十三回

理刑廳成招解審

兵巡道允罪批詳

要成家，置兩掣。

要破家，置兩妻。

小妻良婦還非可，

若是娼門更不宜。

試看此摺姻緣譜，

禍患生來忒殺奇。

伸伸舌，皺皺眉，

任教鎮世成光棍，

紙帳梅花獨自棲。

屍大舍一千人犯，原差押着，仍回了下處。珍哥問了抵償，方知道那鍋是鐵

鑄成的，扯了屍大舍號淘痛哭。屍大舍也悲泣不止。高四嫂道：「你們當初差

不多好來，如今哭得晚了！」兩個廳裏的差人說道：「褚爺雖是如此問，上邊還

有道爺，還要三次駁審，你知道這事體怎麼，便這等哭。你真個問死了，再哭不

遲。」珍哥哭的那裏肯住，聲聲只叫屍大舍不要疼錢，務必救我出去。屍大舍

又央差人請了刑廳掌案的書公來到下處，送了他五十兩謝禮，央他招上做得不

要利害，好指望後來開釋。那書辦收了銀子，應承的去了。那伍小川那把四隻

腳竹都夾打的折了，疼得殺豬一般叫喚。

次日，那書辦做成了招稿，先送與屍大舍看了，將那要緊的去處都做得寬皮說

話，還有一兩處實些的，晁大舍俱央他改了，賸真送了進去。四府看了稿，也明知是受了賄，替他留後着，也將就不會究治，只替他從新改了真實口詞，註了卷語，放行出來，限次日解道。那招稿：

「一口施氏，即珍哥，年一十九歲，北直隸河間府吳橋縣人。幼年間失記本宗名姓，被父母受錢，不知的數，賣與不在官樂戶施良爲婦。

正統五年，梳櫛接客，兼學扮戲爲旦。次年，二月內，施良帶領氏等一班樂婦前來濮州臨邑趕會生理，隨到武城縣寄住。有今在官監生晁源未曾援例之先嘗與氏宿歇，後來漸久情濃，兩願嫁娶。有不在官媒人龍舟往來說合，晁源用財禮銀八百兩買氏爲妾。

「氏只合守分相安，晁源亦只合辨明嫡庶爲是。氏遂不合依色作嬌，箝制晁源，不許與先存令被氏威逼自縊身死正妻計氏同住；晁源亦不合聽信氏陵使，遂將計氏逐在本家儘後一層客房獨自居住。

「計氏原有娘家贈送莊地土一百畝，雇人自耕餬口。連年衣食，屍源從未照管。氏猶嫌計氏礙眼，要將計氏謀去，以便扶已爲正，向未得便。」

「今年六月初六日，有在官師姑海會，尼姑郭氏，亦不合常在計氏家內行走。偶從氏房門首經過，氏又不合乘機譁嚷，稱說「好鄉官人家，好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赤天晌午，精壯道士，肥胖和尚，一個個從屋裏出來；俺雖是沒根基，登臺子，接客養漢，俺揀那有體面的方接；似這臭牛鼻子禿和尚，就是萬年沒有漢子，也不養他」等語，又將屍源罵說忘八，烏龜，意在激怒。（在官丫頭小柳青等證。）」

「屍源已經仔細察明，只合將氏喝止爲是；又不合亦乘機迎奉，遂將計氏不在官父計都，在官兄計奇策，誘至家內，誣執計氏與僧道通姦，白日往來，絕無顧忌，執稱氏親經撞過，要將計氏休逐，着計都等領回。」

計都回說：「海會郭氏，合城士夫人家，無不出入的，係師尼，不係僧道，人所共知。你既主意休棄，故捏奸情，強住亦無面目，待我回家收拾房屋完日來接回家去，等你父親晁鄉宦回日，與他講理。」遂往後面與計氏說知。

計氏被誣不甘，將計都計奇策打發出門，手持解手刀一把，嚷罵前來。氏懼計氏尋鬧，將中門關閉。計氏遂嚷至大門內，罵說：「一個漢子，你霸住得牢牢的，成二三年，而也不見！我還有甚麼礙你眼處，你還要鋪謀定計，必定叫我遠遠他鄉！兩個姑子又不是在我手走起，一向在你家行動，這武城手掌大城，大家小戶，誰人不識得是兩個姑子？忘八，淫婦，誣我清天白日和尚道士和尚有奸，叫了我父兄來，要休我回去！忘八，淫婦，出來！我們大家同了四鄰八舍招對個明白：若果然不是個姑子，真早和尚道士，豈止休遂！你就同了街坊，



我情願伸着頸子，憑你殺割！若是淫婦忘八定計誣陷我，合你們一遞一刀，捅了對命！……」等語。有在官鄰高氏，見計氏在大門內嚷叫，隨將計氏拉勸進內。（高氏證）

『本月初七日，計都仍同計奇策前來接取計氏回家。計氏稱說收拾未完，待初八日早去未遲。計都等隨自回去。計氏於初七日夜，不知時分，粧束齊整，潛至氏房中門上，用帶自縊身死。（小夏景等證）眼同計都計奇策并計門不在官族人將計氏身屍卸下，于本日申時用棺盛斂訖。

『計都痛女不甘，遂將氏設計謀害情由，告赴本縣。有已故胡知縣票差在官快手伍聖道邵強仁拘拿。伍聖道邵強仁俱不合向屍源索銀二百兩，分受入己，賣放不令氏出官，止將屍源等一千原被干證俱罰紙燬銀兩不等，發落訖。

「計奇策，痛妹計氏冤死不甘，于某年月日，隨具狀爲人命事，赴分巡東昌道李老爺案下告准，蒙批：「仰東昌府刑廳究招，解。」

「該東昌府理刑褚推官將氏等一干人犯拘提到官，逐一隔別研審，前情明白。」

「石得施氏感主工於九尾，殺人毒於兩頭。倚新間舊，蛾眉翻妒於入宮；欲賤凌尊，狡計反行以逐室。乘計氏無自防之智，窺晁源有可炫之昏，鹿馬得以混陳，強師姑爲男道；雌雄可從互指，擅婆塞爲優夷。桑濮之穢德以加主母，帷簿之醜行以激夫君。劍鋒自斂，片舌利于干將；拘票深藏，柔縵捷于急脚。若不誅心而論，周伯仁之死無由；第惟據跡以觀，吳伯韶之奸有辨。合律文威逼之條，絞無所枉；抵匹婦含冤之縱，死有餘辜。」

「晁源升斗之器易盈，轉軸之心輒變。盟山誓海，夷鳳鳴于脫屣之

輕；折柳攀花，埒烏合于挾山之重。因野鷺而逐家雞，植繁花而摧鞠草。奪寵先爲棄置，聽讒又欲休離。以致計氏涉洪之枉不可居，覆水之慙何以受？無聊自盡，雖妾之由；爲從加功，擬徒匪枉。

『伍聖道郡強仁鼠共貓眠，擒縱惟憑指使；狼因狼突，金錢悉任箕擲。二百兩自認無虛，五年徒薄從寬擬。』

『海會不守玄虛之戒，引類呼朋；郭氏挾離清淨之關，穿房入屋；致起豐端，釀成禍患。尋源溯委，併合杖懲。』

『四名口：計奇策年三十五歲，高氏年五十八歲，小柳青年一十七歲，小夏景年一十三歲，各供同。』

『五名口：晁源年三十歲，伍聖道年六十二歲，邵強仁年三十三歲，海會年二十四歲，郭氏年四十二歲，各招同。』

『一，議得施氏等所犯：施氏合依威逼期親尊長致死者律，絞，秋後處

決。晁源依威逼人致死爲從減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伍舉道邵強仁合依詐騙官私以取財者，計贖以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海會郭氏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一百。除施氏死罪不減外，晁源伍舉道邵強仁海會郭氏有大誥誡等。晁源伍舉道邵強仁俱杖八十，徒五年。海會郭氏俱杖七十。晁源係監生有力；海會郭氏係婦人；俱准收贖。伍舉道邵強仁係衙役，不准贖折，配發衝驛充徒，依限滿放。理合解審施行。

一，照出計奇策告紙銀二錢五分，高氏小柳青小夏景伍舉道邵強仁海會郭氏各民紙銀二錢，晁源官紙銀四錢，又該贖罪，晁源折納工價銀二十五兩，海會郭氏各收贖銀一錢五分，俟詳允，追封貯庫，作正支銷。伍舉道邵強仁原詐晁源二百兩，非本主告發之贓，合追入官。晁源監生，報部除名。伍舉道邵強仁快手，革役另募。計奇策原贖計氏粧

查地一百畝，退還計奇策耕種，通取實收收管，領狀繳報。餘無再

照。」

將詳文書冊俱一一寫得端正，批上僉了花押。次日，原差同一千人犯點了名，

珍哥晁源伍聖道邵強仁邵釘了手杻，交付原差帶去，往巡道解審。

晁源珍哥到了這個田地，也覺得十分敗興，仍同差人到了下處。晁源央那差

人要他鬆放了鈿鎖。差人道：「這杻，相公，你不是帶得慣的，娘子是越發不消

說得了，這是自然要鬆的。我們蒙相公厚愛，也自然允肯。叫相公娘子帶了走

路？只是還在城裏，且不敢開放。褚爺常要使人出來查的。萬一查出，我們

大家了不得。待起身行二三十里路方好開得哩。」收拾了行李，備了頭口，扎

縛了車輛。晁源因帶了手杻，不好騎得馬，雇了一頂二人小轎坐着；婦人上了車

輛；伍聖道兩個依舊上了板門。

行有二十餘里，晁源又央差人放杻。差人道：「這離臨清不上百里多路，爽

捆帶着走罷；放了，到那裏又要從新的釘，大覺費事哩。」這差人指望這鬆放了，粗要起發一大股錢，晁源聽了他幾句悄悄話，便認要一毛不拔的，到了這個其間，那差人纔慢慢的一句一句針將出來，晁源每人又送了二十兩銀子，方纔三句苦兩句甜替他們開放了。

那邵次湖夾得惡血攻心，在板門上一陣陣只是發昏，喝了一碗冷水，方不叫喚了。也只說他心定好些，却是『則天畢命之』了。一千人只得俱在路上歇住了脚。從人尋了地方保甲來到，驗看了明白，取了不扶甘結，尋了一領破席將尸斜角裹了，用了一根草繩捆住，又撥兩個小甲掘了個淺淺的坑，浮土掩埋了，方纔起身又走。天氣漸夜上來，尋了下處。那晁源珍哥就如坎上一萬頂愁帽的相似。那伍小川也只挨着疼愁死。只是那些差人歡天喜地，叫殺雞，要打酒，呼了幾個妓姐，叫笑得不得了；這都是晁源還報。睡到明日大亮，方纔起來梳洗，又喫刮了一頓酒飯。晁源與他們打發了宿錢，一千人衆方又起身前進；進了臨清城門，就

在道前左近所在，尋了下處。衆人喫晚飯，差人仍舊嫖娼嚼酒個不歇，看了那伍小川那次湖的好樣，也絕沒一些做省，只是作惡騙錢。

次早，各人都草草梳洗，喫了早飯，差人帶了一千人犯，赴道投文。那巡道逐名點了批迴，原差呈上那次湖身死的甘結，分付次日早堂聽審。回到下處，脫不了還是滿堂向隅，只有那些差人歡樂。晁源與珍哥抱了頭哭道：「我合你聚散死生，都只在明朝半日定了！」晁源絲毫沒有怨恨珍哥起禍的言語，只說：「官司完日，活着的，我慢慢報仇；死了的，我把他的尸首從棺材裏傾將出來，燒得他骨拾七零八落，撒在坡裏，把那二百二十兩買的棺材，捨了花子！」咬恨得牙辣辣响。倒是珍哥被那日計氏附在身上探打了那一頓，唬碎了膽，從那日起，到如今不敢口出亂言。哭了一場，兩個勉強喫了幾杯酒，千萬央了差人許他兩個在一张上睡了。

次早，喫了飯，都到道前，開了門，投文領文畢了，抬出解牌來，原差將一千

人帶了進去。鬼源 珍哥 伍小川 依舊上了手杻，繫了鐵繩，跪在丹墀下面。那巡道的衙門，說那威風，比刑廳又更不同。只見：

「居中大大五間廳，公案上猴着一個寡骨面，薄皮腮，哭喪臉彈圈纏天子；兩側小小三間屋，棚底下蚊聚許些潑皮身，鷹嘴鼻，臃凸胸脯混世魔王。升堂鼓三吼獅聲，排衙杖廿根狗腿。霜威六月生寒，直使奸豪冰上立；月色望時呈彩，應教良善鏡中行。十八屬草假風清，百萬家恩濃露湛。」

那巡道也將一千人犯一個個單叫上去，逐一隔別了研審。當初刑廳審的都是句句真情，這覆審還有甚麼岔路？拔了籤，將鬼源二十大板，珍哥襖衣二十五板，伍小川一拶二百敲，海會郭姑子每人一拶。原來婦人見官，自己忖量得該去衣喫打的，做下一條短短的小褲纏在臂上，遮住了那不該見人所任，只露出腿來受責。珍哥却不曾預備，那日也甚不成光景。幸得把錢來受了苦，打得不十分狠



狠。拶打完了，將回文交付了原差，發了批迴。公文上都是東昌府開拆，批上却註人犯帶回東昌府收問。方知駁了本府，但不知怎樣批詳。托了原差，封了二兩銀子，往道裏書房打聽。晁源珍哥也都打得動彈不得，央了差人在臨清住了，請外科看瘡。那差人在臨清這般繁華所在，又有人供了賄錢，白日裏賭錢散悶；又有人供了嫖錢，夜晚間嫖妓忘憂。有甚難爲處，一央一個肯，那怕你住上一年。晁源珍哥疼得在上房床上叫喚，伍小川在西邊廂房內炕上哀號，把一所招商客店弄得好像枉死羅城。

那高四嫂只說刑廳問過了，也就好回去，不料還要解道，如今又駁了本府，聽的說還要駁三四次，不知在那州那縣，那得這些工夫跟了淘氣。若是知道眉眼高的婆娘，見他們打得雌牙裂嘴的光景，料且說得又不中用，且是又受了他這許多東西，也該不做聲。他却喃喃吶吶，谷谷農農，暴怨個不了。晁源也是着極的人，發作起來，說道：「你說的是我那羅巴話！我叫你鑽幹着做證見來？你暴

怨着我，我爲合你是鄰舍家，人旣告上你做證見了，我說這事也還要仗賴哩，求面下情的央已你，送你冰光細絲三十兩，十疋大梭布，兩疋綾機絲紬，六疋黃邊錢，人不爲淹渴你，怕你咬了人的雞巴！送這差不多五十兩銀子已你，指望你到官兒跟前說句美言，反倒證得死拍拍的，有點活泛氣兒哩！致的人間成了死罪，打了這們一頓板子！別說我合你是鄰舍家，你使了我這許些銀錢，你就是世人，見了打的這們個嘴臉，也不忍的慌！狠老×的！心裏有一點慈悲麼！你待去，夾着那臭×就走！你還想着叫我夾你哩！這不是錢？你拿着一疋做盤纏往家跑，從此後你住下不住下與我不相干了！你往後住下了，我也不能管你的飯管你的頭口了！「秀才旁牛」，請行。高四嫂道：「該罵！這扯淡的老私窠子，沒主意的老私窠子！那日爲甚麼見他夾及夾及就無可無不可的夾着×跟了他來！官兒跟前，我沒的添減了個字兒來？賊忘恩負義砍頭的！賊強人殺的！明日府裏問，再不還打一百板哩！我再見了官，要不證的你也戴上長板，我把「高」

字倒寫己你！」一邊數說着罵，一邊收拾着被套，走到晁源床底下扯了一弔錢，抗上褥套，往外就走。一個差人正在大門底下坐着板凳，在那裏修腳，看見高四攔住了褥套，掛了一弔錢，往外飛跑，腳也沒修得完，鞞了鞋，趕上拉住，問說：「是甚緣故？」攔阻得回來，差人割斷了一陣。放下了褥套。晁源道：「我已打發了路費，你已是起身去了。這是差公留回你來，以後只是差公照管你了。你黑夜也不消往這屋裏睡，就往差公那屋裏睡去！」高氏道：「沒的家放屁！叫你那老婆也往差人屋裏睡去！」晁源道：「俺老婆往後得合差人睡，還少甚麼哩！只怕還不得在差人屋裏睡哩！」說着，合珍哥都放聲叫皂天，大哭了一場，倒是個解勸的住頭。恰好往道裏打聽批語的差人抄了批語回來，交與小柳青送進與晁大舍看。晁大舍叫把燭移到床前，讀那批語道：

「若計氏通姦僧道是真，則自縊猶有餘恨；確驗與計氏往來者，尼也，非僧也，非道也。而施氏無風生浪，激夫主以興波；借劍殺人，逼嬌

妻以自盡。論其設心造意，謀殺是其本條。擬之威逼絞刑，倖矣。

屍源聽豔妾之唆使，逼元婦以投繯；伍掌道倚役詐財，賣犯漏網；均配

非誣。海會郭姑子不守空門，入人家室，并杖允宜。第施氏罪關大

辟，不厭詳求，仰東昌府再確訊招報。」

屍大舍看了批語，大喜道：「這批得極是；已是把官司駁的開了！」珍哥也

喜歡不了，叫屍大舍念與他聽。屍大舍念道：「計氏通姦僧道是真，則白繯猶有

餘恨。——這說計氏與僧道實實有姦，雖已弔死，情猶可恨哩。又說：計氏往來

的，也有尼，也有道士，也有和尚。——這說的話豈不是說死的不差麼？這官司

開了！」喜得怪叫喚的，旋使丫頭煖上酒，合珍哥在床上大飲，把那愁苦丟開了

大半。那些差人在外邊說道：「屍相公，怎麼這般喜歡起來？難道是詳上批得

好了？却怎麼道裏師父對我說，詳上批得十分利害，却是怎生的意思？」

屍大舍與珍哥吃了一更天氣的酒，吹燈收拾睡下；到了次早，兩個的棒槌俱變

壞了，疼得像殺豬般叫喚，又急請了外科來看，說是行了房事，要成頑疔了，必得一兩個月的工夫，方可望好。那伍聖道又夾夢的十分沉重，一日兩三次發昏；又住了五六日，那伍聖道凡遇發昏時節，便見邵次湖來面前叫他回到陰司對理別案的事情。後來不發昏的時節，那邵次湖時刻不離的守在跟前。又過了一兩日，不止于邵次湖一個了，大凡被他手裏擺佈死的人沒有一個不來討命；有在他棒疔上使腳踢的，拿了半頭磚打的，又有在那夾的碎骨頭上使大棍敲的，在那被抄的手上使針撥的，千式百樣的。自己通說受不得的苦，也只願求個速死。

又過了五六日，晁大舍珍哥都調理得不甚痛楚，原差也不敢十分再過，攛掇要收拾起身往東昌府去。晁大舍珍哥怕攛得瘡疼，都坐不得驛車，從新買了臥轎，兩個同在轎內睡臥，僱了兩班十六名夫擡着。別的依舊坐車的坐車，騎驛馬的騎了驛馬。那伍小川那兩根腿上合那兩隻腳，兩隻手，白晃晃爛的露着骨頭，沒奈何也只得上了板門，也僱了六個人，兩班擡着。算還了房錢飯錢，辭謝了店

家的擾擾，大家往東昌回轉不提。

却說伍小川也明知死在早晚，只指望還到得東昌。一來離家不遠；二來府城內也好買材收斂他的尸骸，免似那邵次湖死在路旁，使了一領破席埋了。不料頭一日仍到了前日來的那個舊主人家歇了。伍小川雖是苦不可言，却自說道：『那邵次湖的魂靈與那些討命的屈鬼都不會跟來。』

次日，起來，大家喫了早飯，依前起身。行到那前日邵次湖死的所在，只見伍小川大叫道：『列位休要打我！——邵兄弟，你攔他們一攔，我合你們同去就是了！』張了張口，不禁幾蹙徑就尙罷去了。一千人衆還在那前日住下的所在歇了轎馬車輛。差人依舊尋見了前日的鄉約地保，要了甘結，尋了三四片破席，拼得攏來，將尸裹了，就在那邵強仁的旁手，也掘了一個淺淺的坑，草草埋了。

却待起身，那約保向晁大舍討幾分酒錢，晁大舍不肯與他。人也都說：『成

幾百幾十的，不知使費了多少，與他幾十文錢也罷了。兩次使了他兩領破蓆，又費了他兩張結狀。」

晁大舍的爲人，只是叫人掐住頸項，不拘多少，都拿出來了；你若沒個拿手，你就問他要一文錢也是不肯的。那約保見他堅意不肯把與，說道：「不與罷了；只是你明日回來解道，再要死在此間，休想再問我要蓆！」一面罵着，回去了。晁住勸回馬去，要趕上打他。被那個保正拾起雞子大的一塊石來，打中那馬的鼻梁，疼的那馬在地上亂滾。只爲着幾十文錢，當使不使，弄了個大沒意思。直至日將落的時分，進了府城，仍舊還在那舊主人處住下。

次日，往府裏投了文，點過名去。又次日，領文，方知批了聊城縣。聊城審過，轉詳本府，又改批了冠縣。一千人犯又跟到冠縣，伺候十多日，審過，又詳本府，仍未允詳，又改批了茌平縣。一千人犯又跟到茌平，又伺候了半個月，連人解到本府。雖是三四次駁問，不過是循那故事，要三駁方好成招。一個刑

廳間定，本道覆審過的，還指望有甚麼開豁。本府分付把人犯帶回本縣，分別監候，討保，聽候轉詳，由兩道兩院一層層上去，又一層層批允下來，盡依了原間的罪名。珍哥，武城縣監禁。晁源，討保納贖。伍聖道邵強仁，着落各家屬完贖。海會郭氏亦准保在外。其餘計奇策高氏小柳青小夏景俱省放寧家。武城縣發放了出來。晁源把了珍哥的手，送珍哥到了監門首，抱了頭哭得真也是天昏地暗。看的人也都墜淚。公差要繳監牌，不敢停留，催促珍哥進了監去。晁源要叫兩個丫頭跟進去伏事，那禁子不肯放進。差人說道：「晁相公待人豈是刻薄的？況正要仗賴你們的時節，你放他兩個丫頭進去不差。」那禁子也就慨允了，番轉面來說道：「晁相公，你放心回去。娘子在內，凡百我們照管，斷不叫娘子受一點屈待。但凡傳送什麼，盡來合我們說，沒有不奉承的。」晁大舍稱謝不盡，說：「我一回家去，就來奉謝；還送衣服鋪蓋。」與他作了別，走回家去。這個悽慘光景，想將來也甚是傷悲！却不知怎生排遣。有那旁人替他題



四句詩道：

財散人離可奈何？監生革去妾投羅！

早知今日無聊甚，何似當初差不多！

## 第十四回

囹圄中起蓋福堂

死囚牢大開壽宴

愚人看積財。

量小如貪酒，

恰似蜘蛛織網巾，

丟下多少兒。

將惱看爲歡，

貪前不顧後，

自己舂梁不可知，

指倦傍人手。——右調卜算子。

晁大舍送了珍哥到監，自己討了保，灰頭土臉，癩痕滿疾，走到家中，見了妹子，敘了些打官司的說話。轍上飯來，勉強喫了不多；開了房門進入房內，灰塵滿地，蛛網索床；那日又天氣濃陰，秋深乍冷，總鐵石人也要悲酸，遂不覺嚎啕大哭；哭得住了，妹子要別了家去，留不肯住，只得送了出門。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飯往監中與珍哥食用；又送進許多鋪陳，該替換的衣服進去；又送了屍住拿了許多銀子到監中打點：刑房公禮五兩，提牢的承行十兩，禁子頭役二十兩，小禁子每人十兩，女監牢頭五兩，同伴囚婦每人五錢。打發得那一干人屁滾尿流，與他掃地的，收拾房的，鋪床的，掛帳子的，極其掇臂捧屁；所以那牢獄中苦楚，他真一毫也不會經着。次早，又送進去許多合用的家伙什物并桌椅之類。此後，一日三

盤，茶水，菓餅，往裏面供送不送。

那個署捕的倉官已是去了，另一個新典史到任，——過了一月有餘——陝西人，姓拓，名之爾；聞得珍哥一塊肥肉，合衙門的人沒有一個不暗嚼他的，也要尋思大喫他一頓。

一日間，掌燈以後，三不知討了監鑰，自己走下監去，一直先到女監中。別的房屋裏黑暗地洞，就如地獄一般，惟有一間房內，糊得那窗乾乾淨淨，明晃晃的燈光，許多婦人在裏面說笑。典史自推開門，一步跨進門去。只見珍哥搔着頭，上穿一件油綠綾機小夾襖，一件醬色潞紬小綿坎肩；下面岔着綠紬夾褲，一雙天青絳絲女靴；坐着一把學士方椅，椅上一個拱線邊青段心蒲絨墊子。地下煇烘烘一個火爐，頓着一壺沸滾的茶。兩個丫頭坐在床下腳踏墊上。三四個囚婦，有坐矮凳的，有坐草墩的。

典史問說：「這是甚麼所在！如何這等齊整？這個標致婦人却是何人？」

那些禁子只在地下磕頭。珍哥逼在牆角邊站立，那些囚婦都跪在地下。禁子稟說：「此係屍鄉官的兒婦；因鄉官差人分付，小的們不敢把他難爲，所以只得將他鬆放。」典史道：「原來是個囚婦，我只道是甚麼別樣的人！這也不成個監禁，真是天堂了！若有這樣受用所在，我老爺也情願不做那典史，只來這裏做囚犯罷了！這些奴才！我且不多打你，打狼狽了，不好呈堂。」每人十五板。看看把珍哥上了匣床，別的囚婦俱各自歸了監房，又問：「這兩個身小的也是囚婦麼？」那小柳哥道：「俺是伏事珍姊的。」那典史道：「了不得！怎有這樣奇事！」把兩個丫頭就鎖在那間珍哥住的房內，外面判了根封條封了；又將珍哥的匣床也使封皮封住，處制那珍哥要叫皇天也叫不出了。

典史出了監，隨即騎上馬，出了大門，要往四城查夜。禁子使了一個心腹的人把典史下監的事飛忙報知晁大舍，叫他忙來打點；若呈了堂，便事體大不好了。

晁大舍因秋夜漸長，孤悽難寐，所以還獨自一個在那裏換酒。那人敲開了

門，說知此事，唬得鬼大舍只緊緊的夾着腿，恐怕唬得從屁股眼裏弔出心來。算記打點安排，這深更半夜怎能進得門去？若等明早開了門，他若已呈了堂，便就搭救不得了。那傳話的家人說道：「若要安排，趁如今四爺在外邊查夜，大門還不會關，急急就去不遲。」

鬼大舍聽見說典史在外查夜，就如叫珍哥得了教書的一般。又知典史還要從本衙經過，機會越發可乘，叫家中快快備辦卓盒煖酒，封了六十兩雪花白銀，又另封了十兩預備，叫家人在廳上明灼灼點了燭，生了火，頓下極熱的酒，果子按酒斟盃擺得齊齊整整的；又在對面倒廳內也生了火，點了燈，煖下酒，管待下人。自己雖是革了監生，因是公子，也還照常戴了巾，穿了道袍，在大門等候。

果然候不多時，只見前面一對燈籠，一對板子，一個地方拿了一根柳棍，前面開路。典史戴着紗帽，穿了一件舊藍紬道袍，騎在馬上。鬼家三四個家人走到跟前，兩個將馬緊緊勒住，一個跪下稟道：「家主鬼相公聞知老爺寒天查夜，心甚

不安，特備了一杯煖酒伺候老爺禦寒。——這就是家主的門首，晁相公自己在道旁等候哩。」典史道：「查夜公事，况且夜又太深，不便取擾，白日相會罷。」

正要夕馬前行，晁大舍在街旁深深一躬道：「治生伺候多時了，望老父母略住片時，不敢久留。」那典史見晁大舍這等殷勤，怎肯不將計就計，說道：「有罪得緊。不早說晁相公自己在這裏？」一面說，一面跳下馬與晁大舍謙讓作揖，略略辭了一辭，同晁大舍進到廳上。那時已是十月天氣，三更夜深的時候，從那冷風中走了許多寡路，乍到了一個有燈有火有酒又有別樣好處的一個天堂裏面，也覺得甚有風景。又將他跟從的人都安置在照廳裏喫酒向火。晁大舍方與典史遞酒接杯。隨即又上了許多熱菜，也有兩三道湯飯。

晁大舍口裏老父母長，老父母短；老父母又怎麼清廉，那一個上司不敬重；老父母又怎麼慈愛百姓，那一個不感仰；如今朝廷破格用人，行取做科道只在眼前的。這都是治生由衷之言；敢有一字虛頭奉承，那真真禽獸狗畜生，不是人了！

一片沒良心的寡語，奉承得那典史抓耳撓腮，渾身似撮上了一升虱子的，單要等屍源開口，便也要賣個人情與他。屍源却再不提起。典史只得自己開言說：「縣裏久缺了正官，凡事廢弛得極了，所以只得自己下下監，查查夜。誰知蹊蹺古怪的事說不盡這許多：適纔到了北城下，一個大鬍子從那姑子菴裏出來。我說，一個尼僧的所在怎有個鬍子出來？叫人拿他過來。他若善善的過來理辨，倒也只怕被他支吾過去了；他却聽得叫人拿他，放開腿就跑，被人趕上採了一把，將一部落腮鬚都淨淨採將下來。我心裏還怪那皂隸說：「拿他罷了，怎便把他的鬚都採將下來？」原來不是真鬚，是那戲子戴的假髯。摘了他的帽子，那裏有一根頭髮。查審起來，却是那關帝廟住持的和尙。說那監裏更自稀奇：女監裏面一個囚婦，年紀也還不上二十歲，生的也算標致，那房裏擺設得就似洞天一般，穿是滿身的綉帛，兩三個丫頭伏事，都不知是怎麼樣進去的。適纔把那些禁子每人打了十五板，把那個囚婦看着上了陣，意思要毆打一頓，明日不好呈堂。」屍大舍故



意做驚道：「這只怕是小妾！」因有屈官司，問了絞罪，陷在監內，會着兩個丫頭進去陪伴他。老父母說的一定就是！原要專央老父母凡百仰仗看顧；實告，因連日要備些孝敬之物，備辦未全，所以還不曾敢去奉瀆，容明早奉懇。若適州說的果是小妾，還乞老父母青目！」典史滿口應承，說：「我回去就查；若果是會寵，我自負處。」

典史就要起身，屍源還要奉酒。典史道：「此酒甚美，不覺飲醉了。」屍源道：「承老父母過稱，明早常專奉，老父母當自己開啓，不要托下人開壞了酒。」

典史會了這個意思，作謝去了。果然進的大門，歇住了馬，叫出那巡更的禁子，分付道：「把那個囚婦開了匣，仍放他回房去罷。標致婦人不禁磕打，一時磕打壞了，上司要人，不便。」說了騎着馬，開了西角門進去。那些衙門人埋怨道：「老爺方纔不該放他，這是一個極好的拿手！那個屍上舍這城裏是第一個有名的刻薄人。他每次是『過了河就拆橋』的主子！」典史道：「你們放心，

我叫他過了河不惟不拆橋，還倒回頭來修橋；我還叫他替你們也搭一座小橋。你老爺沒有這個本事，也敢把那婦人上在匣裏麼？」衆人無言而退，都背地管管農農的道：「我這不洗了眼石哩！喫了他幾杯酒，叫他一頓沒下領的話，哨的把個拿手放了，可惜了這般肥蟲蟻！」又有的說道：「你沒的說！曾見那小鬼也敢在閻王手裏弔詭來！」

誰知到了次日清早，見大舍那典史不放心，起了個絕早，揀了兩個圓法大罈，粧了兩罈絕好的陳酒。昨晚那六十兩銀子，原恐怕他喬腔，就要拿出見物來買告，見他有個體面，不好當面褻瀆。他隨即解開了封，又添上二十兩，每個罈內是四十兩；又想，要奉承人須要叫他內裏喜歡，一個罈內安上了一付五兩重的手鐲，一個罈裏放上每個一錢二分的金戒指十個，使紅紵繫成一處；又是兩石稻米。寫了通家治生的禮帖，差了屍住押了酒米；又分外犒從銀十兩，叫屍住當了典史的面前，分犒他衙門一千人衆，衆人都大喜歡。典史自己看了，叫人把酒另倒在別

的罈內，底下倒出許多物事。那個四奶奶見了銀子倒還不甚喜歡，見了那副手鐲，十個金戒指，又是那徽州匠人打的，甚是精巧，止不住屁股都要笑的光景，攬攬典史把屍住叫到後邊衙內管待酒飯，足足賞了一兩紋銀，再三說道：「昨日監中實是不曾曉得，所以誤有衝撞。我昨晚回來即刻就叫人放出，仍送進房裏宿歇去了。拜上相公，以後凡百事情就來合我說，我沒有不照管的。」千恩萬謝，打發屍住出來。那些衙門人又都拉了屍住往酒店裏喫酒，也都說已後但有事情，他們都肯出力。

自此以後，典史與屍大舍相處得甚是相知。典史但遇下監，定到珍哥房門口站住，叫他出來，說幾句好話安慰他；又分付別的囚婦，教他們「好生伏事，不許放肆。我因看施氏的分上，所以把你們都也鬆放；若有不小心的，我仍舊要上監了。」

這些囚婦見珍哥如此勢焰，自從他進監以來，那殘茶剩飯，衆婆娘喫個不了，

把那幾個黃病老婆喫得一個個肥胖胖胖的。連那四奶奶也常常教人送喫食進去與他。那個提牢的刑房書辦張瑞風見珍哥標致，每日假獻殷勤，着實有個算計之，只是耳目衆多，不便下手。

過了年，天氣漸漸熱了，珍哥住的那一間房雖然收拾乾淨，終是與衆人合在一座房內，又兼臭蟲蛇蚤一日多如一日，要在那空地上另蓋一間居住。晁源與典史商量。典史道：「這事不難。」分付：「把蔡子叫來。」教他如何如何，怎的怎的。那蔡子領會去了，待縣官升了堂，遞了一張呈子，說女監房子將倒，乞批捕衙下監估計修理。典史帶了工房逐一估計，要從新壘牆翻蓋，乘機先與珍哥蓋了間半大大的向陽房子：一整間，拆斷了做住屋；半間，開了前後門，做過道乘涼。又在那屋後添蓋了小小的一間廚房；糊了頂格，前後安了精緻明窗；北牆下磨磚合縫，打了個隔騰叨火的矮炕。另換了帳幔，鋪陳桌椅器皿之類。恐怕帶了臭蟲過來，那些褪舊的東西都分與衆人。可着屋周圍又壘了一圈牆，獨自成了

院落。那伏事丫頭常常的替換，走進走出，通成走自己的場園一般，也絕沒個防閑。

却說晁大舍自從與典史相知了，三日兩頭，自己到監裏去看望珍哥，或清早進去，晌午出來，或晌午進去，傍晚出來。那些禁子先已受了他的重賄，四時八節又都有賞私，年節間共是一口肥豬，一大罈酒，每人三斗麥，五百錢。刑房書手也有節禮。凡遇晁大舍出入，就是驛丞接老爺也沒有這樣奉承。自從有了這新房，又甚是乾淨，又有了獨自院落，那些囚婦又沒處東張西看的來打攪，晁大舍也便成幾日不出來，家中凡百丟的不成人家了。

四月初七日是珍哥的生口，晁大舍外面抬了兩罈酒，蒸了兩石麥的饅饅，做了許多的暖飯，運到監中，要大輪那合監的囚犯，兼請那些禁子喫酒。將日下山時候，典史接了漕院回來，只聽得監中一片聲唱曲猜枚，曠做一團，急急討了鑰匙，

開門進去，只見蔡子囚犯大家喫得爛醉，連那典史進去，也都不大認得是四爺了。  
鬼大含駁在房中，不好出來相見。將珍哥喚到院子門前，將好話說了幾句，說：  
『有酒時，寧可零碎與他們喫。若喫醉了，或是火燭，或是反了獄，事就大不好了。』叫皂隸們將那未喫完的酒替他收過了，把那些囚犯都着人守住，等那蔡子醒來。

可見那做縣官的，清監獄裏面極該出其不意，或是拜客回來，或是送客出去，或是才上堂不曾坐定，或是完了事將近退堂，常常下到監裏查看一遍。那些蔡子牢頭，不是受了賄就把囚犯恣意的放鬆，就是要索賄把囚犯百般凌虐。若武城縣裏有那正印官常到監裏走過兩遭，凡事看的眼裏，誰敢把那不必修理的女監從新翻蓋？誰敢把平白空地蓋屋築牆？誰敢把外面無罪的人任意出入？只因那個長發背的老胡只曉得罰銀罰紙，罰穀罰磚，此外還曉的管些甚麼！後來又是個孟通判署印，連夜裏也做了白日，還不夠放告問刑的工夫，那裏理論到監裏的田地。

這一日不惹出事來，真也是那獄神救護！又幸得那署印的孟通判回去府中，縣中寂靜無人，所以抹煞過了。晁大舍仍在監內住過了夜。

到了次日飯後，只見曲九州領了晁鳳從外邊進來，與晁大舍磕了頭，說：「老爺老奶奶見這一向通沒借去，不知家中事體怎麼樣了，叫小人回家看望；說官司結了，請老爺即日起身往任上去，有要緊的事待商量哩。」晁大舍問道：「有家書把與我看。」晁鳳道：「書在宅裏放着哩，污敢帶進來。」晁大舍道：「老爺老奶奶這向好麼？」晁鳳道：「老爺這會子極心焦，爲家裏官司的事愁的整夜睡不着，如今頭髮鬍子通然變白了，待不得三四日就烏一遍，如今把鬍子烏的綠綠的，怪不好看。老奶奶也瘦的不像了，白日黑夜的哭。如今梁相公胡相公外邊又搜尋得緊，恐怕藏不住他，也急待合老爺商量。」晁大舍說：「你老爺一點事兒也鋪派不開，怎麼做官！有借這們個漢子，怕甚？官司抗不住？愁他怎麼？沒要緊的愁，哭的哭，是待怎麼？」就是他兩人，借付着去，可以爲他、借

就爲他；若爲不得他，僧願鋪拉自己，僧沒的還用着他哩！」晁鳳道：「老爺作難，全是爲他也有好處在僧身上，怎麼下攀的這個心？」晁大舍道：「這沒的却是瞎×話！你不成千家已他銀子，他就有好處到你來！要依着我的主意，還要問他倒着銀子哩！」

晁鳳就沒做聲，走到小廚屋內，自己粧了壺涼酒，揀了兩樣暖飯喫了。晁大舍穿了衣服，要同晁鳳出去。珍哥扯着晁大舍撒嬌撒癢的說：「我不放你往任上去！你若不依我說，你前脚去了，我後脚就吊殺！那報子哩，也還提着你的小兒咒！」晁大舍道：「我且出去看書，僧再商量。」珍哥又問：「你到幾時進來？」晁大舍道：「我到外邊看，要今日不得進來，我明日進來罷。」

晁大舍進到家內，晁鳳遞過書來，又有一搭連拉不動這般沉的不知甚麼東西。那晁老知道兒子不大認得字，將那書上寫得都是常言俗語，又都圍成了句讀；所以晁源還能一句核一句讀得將去。



那旁邊家人媳婦丫頭小厮聽他念那書上說，爺娘怎麼樣掛心，怎樣睡不着，娘把眼都哭腫了，沒有一個不嘆息的。晁大舍只當耳邊風，只說道：「難道不曉得我在家裏與人打官司要銀子用？捐這一千兩當得什麼事？這也不見得在那裏想我！」口裏說着，心裏也要算計起身，只是丟珍哥不下。算計托下家人合家人娘子照管，又恐怕他們不肯用心；欲待不去，那良心忒也有些過不去。左右思量，還得去走一遭才是；且是看京師有甚門路，好求分上搭救珍哥。

次日，帶了許些任上的喫物，自己又到監中和和珍哥商議，珍哥甚是不捨。說道到京好尋分上的事，珍哥也便肯放晁大舍去了。商量留下照管的人。晁大舍要留下李成名兩口子。珍哥說：「李成名我不知怎麼，只合他生生的，支使不慣他；不然，還留下晁住兩口子罷。」晁大舍道：「要不只得留下他兩口子罷；只是我行動又少不得他。」

晁大舍又在監裏住下了，沒曾出來。晁鳳那日也往鄉裏尹家看晁大舍的妹子

去了，得三日才回來。

晁大舍看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恐旱路天氣漸熱，不便行走，賃了一隻民座船，賃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通共講了二十八兩賃價，二兩折稿賞；又打點隨帶的行李；又包了橫街上一個娼婦小班鴉在船上作伴，住一日是五錢銀子，按着日子算，衣裳在外，回來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都一一商量收拾停當。

一連幾日。晁大舍白日出來打點，夜晚進監宿歇。十二日，自己到四衛裏辭了典史，送了十兩別敬，托那典史石顯，又與捕衙的人役二兩銀子折酒飯；又送了典史的奶奶一對玉花，一個玉結，一個玉瓶，一疋一樹梅南京段子。典史歡天喜地應承了。又把晁住媳婦安排到裏面，叫晁住白日在監裏照管，夜晚還到外面看家。

到了十三日早晨，晁大舍與珍哥難割難離的分了手。珍哥送晁大舍到了監門內。晁大舍把那些禁子都喚到跟前囑付，叫他們看顧；又袖內取出銀子來，說：

「只怕端午日我不在家，家裏沒人輪勞你們，這五兩銀子，你們收着，到節下買杯酒喫。」那些人感謝不盡，都說：「晁相公，你只管放心前去，娘子都在我們衆人身上。」相公在家，娘子有人照管，我們倒也放心得下；若相公行後，娘子即如我們衆人娘子一般，誰肯不用心？若敢把娘子曲持壞了一點兒，相公回來，把我們看做狗畜生，不是人養的。」

晁大舍叫晁住媳婦子，說：「你令珍姨進去罷。」

晁大舍噙着兩隻滿眼的淚，往外去了。到了家，看着人往船上運行李，鎖前

後門，貼了封皮，囑付了看家的人，坐上轎，往河邊下了船，船頭上燒了紙，拋了

神船，犒賞了船上人的酒飯。送時家人們都辭別了，上岸站着，看他開船。鼓

棚上吹打起來，點了鼓，放了三個大徽州吉炮。那日却喜順風，扯了篷，放船前

進。晁大舍搭了小班鳩的肩膀，站在船門外，掛了硃紅竹簾，朝外看那沿河岸

致。那正是初夏時節，一片嫩柳叢中，幾間茅屋，挑出一掛藍布酒帘；河岸下斷

斷續續洗菜的，浣衣的，淘米的，醜俊不一，老少不等，都是那河邊住的村婦，却

也有野色撩人。又行了三四里，岸上一座華麗的廟宇，廟前站着兩個少婦，一個穿天藍大袖衫子，一個上下俱是素粧。望見晁大舍的船到，兩個把了手，慢慢的迎上前來，朝着船門口，說道：「我姊妹兩人不往前邊送你了，改日等你回來與你接風罷。」

晁大舍仔細一看，却原來不是別人，那個穿天藍大袖的就是計氏；那個穿白的就是青年雍山下打獵遇見的那個狐精。晁大舍唬得頭髮根根上豎，雞皮壘粒粒光明，問那班鳩見有甚人不會。班鳩說：「我並不見有甚人。」晁大舍明明曉得自己見鬼，甚不喜歡，只得壯了膽，往前擡着走。正是：

青龍白虎同爲伴，凶吉災祥未可知。

且看後來怎的。

第十四回 隨園中起蓋福堂 死囚牢大鬧壽筵

二〇

##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撥草

負義漢反面傷情

世態黑沉沉：

刻毒機深。

恩情用去怨來尋。

到處中山狼一隻，

張牙爪，

便相侵。

當日說知心：

綸裏藏針。

險過遠水也過岑。

何事眼中方寸地，

把刀戟，

擺森森？——右調增字浪淘沙。

話說太監王振雖然作了些彌天的大惡，誤國欺君，辱官禍世，難道說就不該食他的肉，寢他的皮麼？依我想將起來：王振只得一個王振，就把他的三魂六魄都做了當真的人，連王振也只得十個沒那袋的公公；若是那六科給諫，十三道御史，三閣下，六部尚書，大小九卿，勳臣國戚合天下的義士忠臣，大家豎起眉毛，挺起鬚子，光明正大，將出一片忠君報國的心來事奉天子，行得去，便吃他俸糧，行不

去，難道家裏沒有幾畝薄地？ 就便凍餓不成？ 定要喪了那羞惡的良心，戴了鬼臉，千方百計，爭強鬥勝的去奉承那王振做甚？ 大家齊心合力，挺持得住了，難道那王振就有這樣大大的密網，錫了流，打得乾乾淨淨的不成？ 却不知怎樣，那舉國就像狂了的一般，也不論甚麼尙書關老，也不論甚麼巡撫侍郎，見了他，跪不迭的磕頭，認爹爹認祖宗個不了！ 依了我的村見識，何消得這樣奉承！

後來王振狠命的擄掠正統爺御駕親征，蒙了土木之難。 正統爺的龍睛親看他被也先殺得稀爛，兩個親隨的掌家——劉錦衣蘇都督——同時劍成兩段。 依我論將起來，這也就是天理顯報了。 他的弟姪兒男，廕官封爵的，都一個個追奪了，也殺了個罄盡；又依我論將起來，這也算是國法有靈了。 却道當初那些替他誣庇股的義子義孫，翻將轉那不識羞的臉來，左手拿了張稀軟的折弓，右手拿了幾枝沒翎花的破箭，望着那隻死虎鄧鄧的射。 有的說他不死，有的說他順了也先，有的說他死有餘恨，還該滅他三族，窮搜他的黨羽；窮言雜語，激聒個不了。 若再依我的



村見識，他已落在井中上不來了，又只管下那石頭做甚？

那蘇都督劉錦衣侍了王振的掌家，果然也薰天的富貴了幾年；依達人看將起來，不過還似他當初的時節，扮了一本『邯鄲夢』、『兩柯夢』的一般，後來落了個身首異處，抄沒了家私，連累了妻子。

若說那梁安期，不過是劉錦衣姑表外甥，胡君龍也不過是蘇都督閨女的兒子，兩個原不曾幫了他兩家作惡，也不甚指了他兩家的名色詐人，不過是每人作興了千把銀子，扶持了個飛過海的前程，况還都不曾選出官去，真是狐狸小醜，還尋他做甚？却道那些扒街淘空的小人，你一疏，我一本，又說有甚麼未淨的遺奸，又說有甚麼伏戒的餘孽；所以那梁生胡旦都在那搜尋緝訪的裏邊。行開了文書，撒開了應捕，懸了一百兩的賞格，要拿這一班倚草附木的妖精。漸漸的俱拿得差不多了。

梁生胡旦藏得這所在甚好，裏邊沒人敢傳將出去，外邊又沒人敢尋將進來，倒

也是個銅牆鐵壁。爭奈那冤家的父子都有一件毛病，好的是學那漢高祖專一殺戮功臣。

晁老兒雖是心裏狠，外面還也做不出來，見梁生胡旦沒了勢力，忖量得他斷不能再會幹陸了。後來因他又與徐翰林相處，他如今自身也難保，還懼怕他做甚？輾轉躊躇幾番，要首將出去；卽不然，也要好好打發他出門。當不得外面一個講王道的西賓那皇門，冷言諷語，說甚麼病鳥依人，又講甚麼魯朱家與季布的故事，孔褒與張儉的交情。晁老怕他議論，不好下得手。又虧不盡有一個煞狠要丈夫做好人，不肯學那東窗剝柑子吃的一個賢德夫人，屢屢在枕邊頭說道：「我們在華亭，幸得急急離了那裏；若再遲得幾時，江院按臨，若那些百姓一齊告將起來，成得甚麼模樣？虧不盡他兩個攬掇我們早早離了地方，又得這等一個好缺。雖是使了幾兩銀子，我聽得人說，我們使了只有一小半錢。如今，至少算來將兩年，也不下二十萬銀子，這却有甚麼本利？這也都是兩個的力量。我們如今在

這裏受榮華，享富貴，怎好不飲水思源？況他兩個，我聽說多有親戚朋友，他却不去投奔，却來投奔我們：他畢竟把我們當他一個好倚靠的泰山。我們不能庇護他罷了，反把他往死路裏推將出去，這阿彌陀佛，我却下變不得。」所以屍老聽了這些話，那心頭屢次被火燒將起來，俱每次被那夫人一瓢水澆將下去。於是這梁生胡且也還沒奈何容他藏在裏邊。

然雖是說不盡得了夫人解勸的力量，其實得了那跨窳幹蠱的兒子不在跟前。若這個屍大舍一向住在衙中，你卽有夫人的好話，屍老却不敢不聽兒子的狂言。別人怕得那屍大舍是一個至奸險至刻毒的小人，他却看得兒子就如那孔子諸葛亮的聖智！

誰知這胡且梁生的難星將到，五月十二日，屍大舍到了張家灣，將船泊住，且不差人衙裏報知，要打發小班鳩回去，除了家裏預先與過的不算，又封了二十五兩銀子；沿路零碎，也做過了許多衣裳，又與了四兩重一付手鐲，四個金戒指，

一副金丁香，也還有許多零碎之物。又稱了四兩銀子交與船上的家長，作回去的四十日飯錢，叫還在船上帶他回去，將那剩的米麵等物俱留與用度。跟他的小優兒，另外賞了二兩紋銀。方纔先差了人往衙內通報，隨後也就開船前進。臨要上岸，又與小班鳩在官艙後面，却不知做了些甚麼事件，喘吁吁的出來。岸上撥了許多馬匹，擡了老屍坐的大轎。別了班鳩，前呼後擁的進州去了。到後面見了爹娘，說了些家常裏短的話。看人搬完了行李，出到書房與那阜門相見。許久，又走到胡旦梁生那裏叙了寒溫。

那胡旦梁生心裏算計，有了結義的盟兄到了，一定凡百更是周全，越發有了倚靠；誰知坐不穩龍霄寶殿罷了，還只怕要變駕過盡哩！

過得兩三日，與晁老說起胡旦梁生的事來，那晁大舍說出那些傷天害理刻薄不近人情的言語，無所不至，也沒有這許多口學他的說話。晁老聽了，就如那山邊的頑石聽那志公長老講法華經的一般，只是點頭。又是晁夫人說道：『小小年

紀，要往忠厚處積泊，不要一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我剛剛勸住了你爹，你却又發作了。你既知他是戲子小唱，誰叫托他做事，受他的好處？又誰叫你與他結拜弟兄？這樣「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後」的事，孩兒，你聽我說，再休做他。你一朵花兒纔開，正要往上長哩。」那鬼大舍驢耳朵內曉得甚麼叫是忠言，旁邊又有一個父親幫助他，怎得不直着個頸子，強說：「娘曉得甚麼！人誰不先爲自己？你如今爲了他，這火就要燒着自己屁股哩！你如今做着現任有司官，家裏窩藏着欽犯，——這是甚麼小罪犯！帶已他攬着是違背聖旨，十滅九族，拿着當頑哩！」鬼夫人道：「沒的家說！他作反來？那裏放着違背聖旨十滅九族？有事我就着！」鬼老道道：「你女人曉得甚麼！大官兒說得是。」鬼夫人道：「狗！是什麼是！我只說是爺兒們不看長！」喫了午飯，打發鬼老上了晚堂。鬼大舍走到原先住的東書房內，叫了鬼書鬼鳳到跟前，說道：「你們別要混帳，沒有主意，聽老奶奶的話。那兩個戲子是朝廷欽犯，如今到處畫影圖形的拿

他，你敢放在家裏藏着！這要犯出來，丟了官是小事，只怕一家子喫飯傢伙都保不住哩。我想起來，他便帶着這些銀子，要不按他個嘴啃地，叫他善便去了！他就屢爪，憎頭信狠他一下子，己他個翻不的身！如今見懸着賞，首出來的，賞一百兩銀子哩。你們着一個明日到城上，我寫一張首狀，你拿着，竟往廠衛裏遞了，帶着人回來捉他。只帶知道，休叫老奶奶聽見。就是別人跟前也休露撒出一個字來。一百兩銀子的賞哩！每人分五十兩，做不的個小本錢麼？」

晁書看着晁鳳說道：「明日你去罷，掙了賞來也都是你的。不知怎麼，我往京裏走的生生的。」  
晁鳳道：「還是你去，我幹不的事；先是一個心下不得狠，怎麼成的？」

晁大舍望着晁鳳嘆了一口，道：「見世報！杭杭子的腔兒！您怕這一百兩銀子札手麼？」  
二人道：「這事大爺再合老爺商議，別要忒冒失了。依小人們的愚見，這不該行。他在僧身上的好處不小；這缺要不着他的力量，僧拿四五千

兩銀子還沒處尋主兒哩。就是俺兩個在蘇郡督家住了四五十日，那一日不是四碟八碗的款待？他認得僧是誰！他也不過是爲小胡兒。他就在督家住些時，只當是回席他。就是昨日華亭的事，也該感激他；要不是他，僧那裏尋徐翰林去？若不著這一封撥餞的書去，可不就像陰了信的炮燴一般罷了？僧就按他個嘴啃地，他就爬不起來，那南人們有根子哩。」晁大舍道：「你這都像那老奶奶的一樣淡話，開口起來就是甚麼天理，就是甚麼良心，又是人家的甚麼好處。可說如今の世道，兒還不認的老子，兄弟還不認的哥哩！且講甚麼天理哩，良心理！我齊明日不許己你們飯喫，我就看着你們喫那天理合那良心！我生平是這們個性子：該受人掐把的去處，僧就受人的掐把；人該受僧掐把的去處，僧就要變下臉來掐把人個夠；該用着念佛的去處，僧旋燒那香，遞了甚來？你夾着屁股窩遠子去嫩着。你看我做，你只不要破籠罷了！透出一點風去，我摔了你們的腿！」把晁鳳屍書睡了一頭灰，攆過一邊去了，倒背了手，低着頭，在那院子裏走過東走

過西，肚裏思量妙計。

到了次日清早，梳過頭，走到梁生兩個的房裏坐下，問道：「二位賢弟沒有帶得甚麼銀子麼？」二人道：「也有幾兩，不多。是待怎樣？」大舍道：「本府差下人來，要一萬兩軍餉；不拘何項銀兩，要即刻借發，可不可的把庫裏銀子昨日纔解了個罄盡。這軍儲要緊，借只得衝裏湊借與他，等徵上來還借。」梁生兩個道：「有幾兩銀子都放手出去了，那日往這裏來，誰敢再出去討？要只將現有的幾兩銀子帶了來，兩個合將攏來，不知夠六百兩不夠。」一邊從皮箱內零零碎碎的兜將攏來，却是六百三十兩。梁生二人一封封遞將過去，要留下那三十兩零頭。大舍道：「連那三十兩都湊在裏邊罷了。」外面總用了包袱包裹的結結實實的，把胡旦的一根天藍鸞帶纏了，叫了人抗到他自己房內；又囑付教不要與那單門鬼鳳屍書知道。

又過了一日，大舍把一本報後邊空紙內故意寫了個嚴衛的假本，說訪得胡君



竊梁安期躲藏通州知州 晁思孝衙內，請旨差人捉拿。故意拿了報，慌張張的走到梁生門房裏，故意教人躲開了，說道：「事體敗露，不好了！如今奉了旨，廠衛就有差人到了！若進來搜簡的沒有，還好抵賴；若被他搜簡出去，你二人是不消說得，我們這一家都被你累死了！」梁生兩個慌做一團，沒有計策，只是渾身冷戰。晁大舍說：「沒有別計，火速收拾行李，我着人送你們到香嚴寺去，交付與那個住持藏你們在佛後邊那夾牆裏面。那個去處是我自己看過的，躲一年也不怕有人尋見。那個和尚新近被強盜扳了，是家父開了他出來，他甚感我們的恩；差人去分付他，他沒有敢放肆的。事不宜遲，快些出去！」二人急巴巴收拾不迭，行李止粧了個褲套，別樣用不着的衣裳也都丟下了。梁生道：「有零碎銀子且與幾兩，只怕一時緩急要用。」晁大舍道：「也沒處用銀子；我脫不了不住的差出人去探望，再捎出去不遲。」二人也辭不及邢舉門，說：「我們還辭辭老爺奶奶出去。」晁大舍道：「路等事體平平，脫不了就要進來，且不辭罷。」閉

了衙門，外面已有兩個衙門的人伺候接着。晁大舍道：「我適纔已是再三付詳細了。你二人好生與我送去，不可悞事。」兩個衙門人啞啞連聲，替他抗了褥套去了。

原來香巖寺在通州西門外五里路上，那送去的二人抗了褥套，同梁生胡旦出了西門，走到旱石橋上，大家站住了歇腳，一人推說往橋下解手，從小路溜之而已。又一個說道：「這還有五六里大野路，我到門裏邊叫兩匹馬來與二位相公騎了，好去。」梁生二人道：「路不甚遠，我們慢慢走去罷。」那人道：「見成有馬，門裏邊走去就牽來了。」將褥套閣在橋欄干上，也就做了一對半賢者。

那梁胡二人左等右等，從清早不曾喫飯，直到了晌午，那一個先去解手的是不消說得，已是沒有蹤跡了；這一個去牽馬的也一去無音了。那時正是六月長天，餓得肚裏熱騰騰的火起。那旱石橋下，倒是個開熱所在，賣水菓的，賣大米水飯的，一行兩行的挑過；怎當梁胡二人半個低錢也不會帶了出來，空餓得叫苦連天，

却拿甚麼買吃？兩個心裏還恨說道：『這兩個差人只見我們兩個換了這襪纒衣裳便却放不在眼裏！那曉得我們是鬼大舍的義弟。過兩日，見了鬼大舍，定要說了打叱！』又想自己批着一身罪名，要出來避難的，却怎坐在這衝路的橋上？幸喜穿了破碎的衣裳，剛得兩薄薄的被套，不大有人物色。商量不如自己抗了行李，慢慢的問到香巖寺去。『鬼大舍曾言已着人合住持說過了，我們自去說得頭正，他也自然留住。』各人把被套抗在肩頭，問了路，走了五六里，倒也果然有香巖寺，規模也甚是齊整。

二人進了山門，又到了佛殿上叩了頭，問了那住持的方丈。兩個徑自走進客座裏面。只見一個小僧攏走來問道：『你二人是做甚的？』梁胡兩個道：『我們是州太爺衙裏邊出來的親眷，特來拜投長老。』

那僧聽去了一會，只見那長老走將出來。但見：

年紀不上五十歲，肉身約重四百斤。  
廝廝動喘似吳牛，趑趑般狼如蜀

虎。垂着個安祿山的大肚，看外像，有似彌勒佛身軀；藏着副董太師的歪腸，論裏邊，無異海陵王色胆。

兩個迎到門外，那和尚從新把他兩個讓到裏面，安了坐，略略叙了來意。長老看他兩個都纔得二十歲的模樣；那染生雖是標致，還有幾分像個男子，那個胡旦嬌媚得通似個女人，且是容貌又都光潤，不像是受奔波的，却如何外面的衣服又這等破碎？再仔細偷看他們的裏面，却也雖不華麗，却都生羅衫褲，甚是濟楚；若是州衙裏親眷，怎又沒個人送來？雖說有兩個人，都從半路裏逃去，這又是兩頭不見影的話，又怎生不留他在衙裏，却又送他往寺裏來？只怕果是親眷，在衙裏幹了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走出來了，又該走去罷了，如何反要住在這裏？他說不住使人出來探望，且再看下落。一面叫人收拾齋來吃了。

這寺原是奉皇太后勅建，安藏經焚修的所在，周圍有二三十頃曠寺的地；所以這和尚是欽授了度牒來的，甚是有錢，受用得緊。雖是素齋，却倒豐潔。

二人吃了齋，和尚收拾了一座淨室，叫他兩個住歇。等到日夕，舉了燈，何嘗有個人來探問；又留吃了晚齋，乘了會涼，終不見個人影。兩個還道是鬼大舍用了『弔虎離山計』，只疑道是轉了背，錦衣衛差人到了，正在衙裏亂闖，也未可知；但沒個憑據，怎好住得安穩。

連住了三四日，和尚徑不見有個州裏的人出來，一發疑心起來，要送他兩個起身。二人道：『我們的行李盤纏盡數都在衙裏。原說待幾日就使人接了進去，所以絲毫也不會帶了出來。每人剛得一個梳匣，兩三把鑰匙，此外要半個低錢也是沒有的，怎麼去得？待我寫一封書，老師傅使個的當人下到州裏，討個信息出來。』討了一個折柬，一個封筒，恐怕和尚不信，當了和尚的面，寫道：

『前日揖別仁兄，未及辭得老爺奶奶，歉歉！送的兩人俱至一石橋

上，一個推說淨手，一人推去催馬，俱竟去不來。弟等候至午轉，只轉自肩行李，投托寺內。幸得長老老君仁兄體面，留住管待。近日

來信息不通，弟等進退維谷。或住或行，速乞仁兄方略。手內片文也無，仍乞仁兄留意。知名不具。」

寫完，用糨粘封了口。長老使了一個常往州裏走動的人，叫他到州裏內衙門口說：「三日前，衙裏出來兩位相公，住在寺裏，等衙裏人不出去，叫我送進這封書來。」把衙門的傳了進去。晁大舍自己走到磚桶跟前回說：「我衙裏相公自然

在衙裏住，却怎的送到寺裏？這却是何處光棍，指稱打詐！即刻驅逐起身！糊塗，連滿寺和尚都拿來重處！」唬得那個下書的金命水命的往寺裏跑，將了原書，同了梁胡二人，回了長老的話。

二人聽得，都呆了半晌，變了面色，氣得說不出話來。那長老便也不肯容留，只是覓胡旦生得標致，那個不良的念頭未曾割斷。隨即有兩地方來到寺裏查問，幸得那長老是奉勅剃度的，那地方也不敢放肆，說了說，去了。胡旦二人道：「我們去是半步也行不得的。沒有分文路費，怎麼動身？只好死在這裏罷

了！左右脫不了是死！」把那前後左右從根至尾的始末，怎樣借銀子，怎樣打發出來，盡情告訴了那和尚。長老道：「原來是如此！這是大舍用了計。你那六百兩和行李，準是那幹官的銀子。你倒是把實情合老僧說得明白，這事就好處了。你且放心住下，寺裏也還有你喫的飯哩。你兩個依我說，把頭髮且剃弔了，暫做些時和尚，不久就要改立東宮，過了赦書，再留髮還俗不遲。目下且在寺裏住着，量他許大的人物也不敢進我寺裏尋人。」胡梁兩個道：「若得如此，我二人情願終身拜認長老爲師，說甚麼還俗的話。况我們兩個雖定下了親，都還不會娶得過門。若後來結得個善果，也不枉了老師父度脫一場。」且把這胡梁二人削髮爲僧的事留做後說。

却說那晁大舍用了這個妙計，擠發出梁生胡旦來了，那晁老欲服得個兒子就如孔明再生，孫龐復出。那日地方回了話，說道：「梁胡兩個都趕得去了。」晁

老喜得就如光身上脫了領護衣的一般。只是那屍夫人聽見兒子把梁生胡旦打發得去了，心中甚是不快，惱得整兩日不曾喫飯；又怪說：「這兩個人也奇：你平常是見得我的，你臨去的時節，怎便辭也不辭我一聲，佯長去了？想是使了性子，連我也怪得了。但不肯賒忍一忍？出到外面被人捉了，誰是他若己的人？」老夫人關了房門，痛哭了一個不歇，住了聲，却又不見動靜。丫頭在窗外邊張了一張，一聲喊起，連說：「不好了！老奶奶在床欄干上吊着哩！」大家慌了手脚，掘門的掘門，拆窗的拆窗，從堂上請了晁老下來，從書房叫了晁源來到，灌救了半晌，剛剛救得轉來。晁老再三體問丫頭媳婦們，都說不知爲甚。只是整兩日不曾喫飯，剛纔關了房門，又大哭了一場，後來就不見動靜了，從窗孔往裏張了一張，只見老奶奶在床上吊着。晁老再三向晁夫人詳問，果真是爲何來。晁夫人道：「我不爲甚麼，趁着有兒子的時候，使我早些死了，好叫他披麻帶孝，送我到正穴裏去。免教死得遲了，被人說我是絕戶，埋在祖墳外邊！」晁老道：



『我不曉得這是怎生的說話！』這等一個絕好的兒子，我們正要在他手裏享福快活半世哩，爲何說這等不祥的言語？』晁夫人說：『我雖是婦人家，不會讀那古本正傳；但耳朶內不會聽見有這等刻薄負義沒良心的人，幹這等促狹短命的事，會長命享福的理！』怎知早些閉了口眼，趁着好風好水的時節挺了腳快活？誰叫你們把我救將轉來！』

那晁老的賢喬梓聽了晁夫人的話也不免毛骨悚然。但那晁夫人還不曉得把他的銀子劫得分文不剩，衣服一件也不會帶得出去，差了地方趕逐起身這些勾當哩！大家着實解勸了一番，安慰了晁夫人。事也不免張揚開去，那邢府門也曉得了。正是：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這樣人家，那討福器？

從此後，那沒趣的事也便漸漸來也。

## 第十六回

義士必全始全終

哲母能知亡知敗

乾坤有善氣，

賦將泰豈得間雌雄？

有鬢眉仗義，

脂粉成仁。

青編彤管，

俱足流風。

休單說穆生能見蚤，

嚴母且知終。

聖賢識見，

君子先幾；

閑媛後慮，

懿爾攸同。

誰說好相逢？

爲全交合受牢籠。

牛馬任呼卽應，

一味圓通。

嘆痴人不省，

良朋欲避；

慈母心悲，

兀自推覺。

教人受深莫助，

徒切忡忡！——右調風梳子。

香巖寺的住持擇了剃度的吉日，梁胡二人落了髮。

梁生的法名叫做片雲，胡

且的法名叫做無窮。

二人都在那住持的名下做了徒弟，隨後又都搬與他掌管，與

那住持甚是相得。

如今且說那那旱門的行止。

這個那旱門是河南浙川縣，

從小小的年紀進了

學，頭一次歲考補了增，第二遍科考補了廩。他這八股時文，倒不用心在上面鑽

研，只是應付得過去就罷了；倒把那正經工夫多用在典墳子史別樣的書上去了；所

以倒成了個通才，不象那些守着「一部四書本經，幾篇濫套時文，其外一些不識的官貨」。但雖是個參政的公子，他的乃父是我朝數得起一個清官，况又去世久了，所以家中也只淡薄過得。自己負了才名，又生了一副天空海闊的心性，洒脫不羈的胸襟，看得那中舉人進士即如在他懷袖裏的一般。又兼他那一年往省城科舉，到了開封城外，要渡那黃河，他還不會走到時節，那船上已有了許多人，又有一個像道士模樣的，也同了一個科舉的秀才走上船來。那個道人把船上的許多人略略的看了一看，扯了那個同來的秀才，道：「這船上擁擠的人忒多了，我們緩些再上。」復登了岸去。那個秀才問他的緣故。道士回說：「我看滿船的人鼻下多有黑氣，厄難只在眼下。」

說不了，只見那卑門先走，一個小廝挑了行李，走來上船。那個道士見那卑門上在船上，扯了那個秀才，道：「有大貴人在上面，我們渡河不妨了。」那時正是秋水大漲，天氣又不甚晴明，行了不到一半，只見一個遮天映日的旋風從水上

撲了船來，船上梢公，水手，忙了手脚。只聽見空中喝道：『尙書在船，莫得驚動！』那個旋風登時散開去。一霎時將船渡過。那些在船上的人大半是趕科舉的秀才，聽了空中的言語，都像漢高祖築壇拜將，人人都指望着做將軍，誰知單只一個韓信。

大家上了岸，那個道人另自與那旱門敘禮，問了鄉貫姓名；臨別，說道：『千萬珍重！空中神語，端臨於公，十五年間取驗。楚中小蹶，不足爲意，應中流之險也。此外盡俱順境，直登八座。』

那旱門遜謝而別，後來果然做到湖廣巡撫，爲沒要緊的事被了論，不久起了侍郎，陞了戶部尙書。這是後日的結果，不必細說。他指望那科就可中得，果然頭場薦了解，二場也看起來，偏偏第三場落了一問策草，謄錄所舉將出來，監臨把來堂貼了，房考等三場不進去，急得只是暴跳，只得中了個副榜。想那道士說十五年之間，並不許今科就中，別人倒替他煩惱，他却不以爲事，依舊是洒洒落落的

待懷。

有一個陸節推，其父與那臯門的父親爲同門的年友，最是相知，那個年伯也還見在。陸節推行取進京，考選了兵科給事，因與那臯門年家兄弟，聞得他家計淡薄，請他到京，意思要作與他些燈火之資，好叫他免了內顧，可以讀書，差了人竟到浙川縣來請他。他也說帝王之都不親自徧歷一遭，這聞見畢竟不廣，遂收拾了行李，同來人上了路；不半月其程，到了陸給事衙內，相見了甚是喜歡。連住了三個月，也會過了許多名士，也遊遍了香山碧雲各處的名山，也看了許多的奇物，也聽了許多的奇聞，也看了許多的異書秘笈，心裏甚是得意，道：『不負了此行。』陸給事旋即營了京營，甚是熱鬧。陸給事見他絕沒有干預陳乞的光景，又見他動了歸意，說道：『請了兄來，原是四年伯官囊橐索，兄爲糊口所累，恐誤了兄的遠大；所以特請兄來，遇有甚麼順理可做的事，不憚劬一臂之力，可以濟兄燈火。况如今京營裏邊儘有可圖的事，兄可以見教的，無妨相示。』那臯門道：

「但凡順理該做的事，兄自是該做，何須說得？若是那不順理不該做的，兄自是做不去，我也不好說得，壞了兄的官箴，損了我的人品。況且錢財都有個分定，怎強求得來？」蒙兄館穀了這幾時，那真得處不少。那身外的長物要他做甚！」陸給諫道：「兄的高潔真是可敬；但也要治了生，方可攻苦。」那皇門道：「也還到不得沒飯喫的田地哩。」

又過幾日，恰好晁老兒選了華亭知縣。陸給諫因是親臨父母官，晁老又因陸給諫是在朝勢要，你貴我尊，往來甚密。一日，留晁老在私宅喫酒，席上也有那皇門相陪。那個那皇門就是又清又白的醇酒一般，只除了那喫生蔥下燒酒的花子不曉得他好，略略有些身分的人沒有不沾着就醉的。晁老雖是肉眼凡睛，不甚曉得好歹，畢竟有一條花銀帶在腰裏的造化，便也不大與那生蔥下燒酒的花子相同，心裏也有幾分敬重。

一日，又與陸給諫商量，要請個西賓。陸給諫道：「這西賓的舉主却倒難



做：若不論好歹，那怕「車載斗量」；若揀一個有才又有行，這便不可兼得了；又有那才行俱優，却又在那體貌上不肯苟簡，未免又恐怕相處不來。眼底下列有一個全人，是前日會過的邢臯門，不惟才德雙全，且是重義氣的人，心中絕無城府，極好相處的。若得這等一人，便其妙無窮了。」晁老道：「不知敢借重否？」陸給諫道：「待我探他一探，再去回報。」送得晁老去了，走到邢臯門的書房，正見他桌上攤了一本十七史，一邊放了碟花筍乾，一碟鷹爪蝦米，拿了一碗酒，一邊看書，一邊呷酒。

陸給諫坐下，慢慢將晁老講做西賓的事說將入來。邢臯門沉吟了一會，回說道：「這事可以行得。我喜歡仙鄉去處，文物山水，甲於天下，無日不是神遊；若鎮日只在敝鄉株守，真也是坐井觀天；再得往南中經遊半壁，廣闊見，也是好的。况以舌耕得他些學貲，這倒是士人應得之物。與的不叫是傷惠，受的不叫是傷廉，這倒是件成已成物的勾當。但不知他真心要請否？若他不是真意，兄

却萬萬不可把體面去求他。」陸給諫道：「他只不敢相求，若蒙許了，他出自望外，爲甚用體面央他！」

傍晚，晁老投了書進來，要討這個下落。陸給諫將晁老的來書把與邢臯門看了，商量束修數目，好回他的書。邢臯門道：「這又不是用本錢做買賣，怎可講數厚薄？只是憑他罷了。這個也不要寫在回書裏面。」陸給諫果然只寫了一封應允的書回複將去。

次早，晁老自己來投拜帖，下請柬，下處齊整擺了兩席酒，叫了戲文，六兩折席，二十四兩聘金，請定過了。邢臯門也隨即辭了陸給諫，要先自己回去安一家，從他家裏另到華亭，僱了長騾。晁老又送了八兩路費，又差了兩人伺候到家，仍要伺候往任上去。陸給諫送了一百兩銀子，二十兩贖儀，也差了一個人伴送。晁老到任的那一日，邢臯門傍晚也自到了華亭，穿了微服，進入衙中。

那晁老一個教書的老歲貢，剛纔撩吊了詩云子曰，就要叫他戴上紗帽，穿了圓

袖，着了皂鞋，走在堂上，對了許多六房快皂，看了無數的百姓軍民，一句句說出口來，一件件行開事去，也是庄家老兒讀祭文難。却虧不盡那皇門原是個公子，見過仕路上的光景，況且後來要做尙書的人，他那識見才調自是與人不同。晁老只除了一日兩遍上堂，或是迎送上司及各院裏考察，這却別人替他不得，也只得自己出去。除了這幾樣，那生旦淨末一本戲文全全的都是那皇門自己一個唱了；且甚是光明正大，從不曉得與那些家人們貓鼠同眠，也並不曾到傳桶邊與外人交頭接耳。外邊的人也並沒有人曉得裏面有個那相公。有了這等一個人品，晁老雖不曉得叫是甚麼『無思不服』，却也外面不得不致敬盡禮。

可煞作怪，那晁夫人雖是個富翁之女，却是鄉間住的世代村老。他的父親也會請了一個秀才教他兒子讀書，却不曉的稱呼甚麼先生，或叫甚麼師傅，同了別的匠人叫做『學匠』。

一日，場內晒了許多麥。倏然雲雷大作起來。正值家中蓋造，那些泥匠，

木匠，磚匠，銅匠，錐匠，鐵匠，都歇了本等的生活，拿了掃帚本撇來幫那些長工庄客救那晒的麥子。幸得把那麥子收拾完了，方纔大雨傾將下來。那村老兒說道：『今日幸得諸般匠人都肯來助力，所以不致沖了麥子。』從頭一一數算，各匠俱到，只有那學匠不曾來助力。又一日，與兩個親眷喫酒，合那小廝說道：『你去叫那學匠也來這裏喫些罷了，省得又要各自打發。』那個小廝走到書堂，叫道：『學匠，喚你到前邊大家喫些飯罷，省得又要另外打發。』惹的那個先生鬢骨搗髓的臭罵了一場，即刻收拾了書箱去了。

却不知怎的，那晁夫人生在這樣人家，他却曉得異樣尊敬那個西賓，一日三餐的飲食，一年四季的衣裳，大事小節，無不件件周全；若止靠了外邊的晁老，也就不免有許多的疎節。那晁門感激那晁老不過二分，感激那夫人倒有八分；所以凡百的事，真真是盡忠竭力，再沒有個不盡的心腸。後來從晁源到了華亭，雖也不十分敢在晁門身上放肆，那蔡、賁、潘、公、子、伯、顏、大、官、人的俗氣也就令人難當。幸得

那臬門有一個處獸物的妙法：那晁源跳到跟前，他也只當他不曾來到；晁源轉背去了，他也不知是幾時脫離；晁源口裏說的是東南，那臬門心裏尋思的却是西北；所以那臬門倒一毫也沒有嫌憎他的意思。只是晁源第一是嗔怪爹娘何必將那臬門這般尊敬。又指望那臬門不知怎樣的奉承，那知他又大落落的，全沒些做保。若與他一溜雷發狂胡做，倒也是個相知，却又溫恭禮智，言不妄發，身不妄動的人。

晁源已是心裏敢怒，漸漸的口裏也就敢言了。那臬門又因他爹娘的情面，只不與他相較。後來又陪了晁老來到通州，見晁源棄了自己的結髮，同了娼妾來到任中，曉得他不只是個狂徒，且是沒有倫理的人了；又知道他與梁生胡且結拜弟兄，這又是絕低不高，沒有廉恥的人了；又曉得他聽了珍哥的說話逼死了嫡妻，又是忍心害理的了；又曉得他把胡且梁生的行李銀子擠了個乾淨，用了計策，趕將出去，這又是耍唆東郭先生的狼一般了。一生他的慈母尚且要尋了自盡，羞眼見他，我却如何只管戀在這裏？……這樣刻毒，禍患不久就到了。我既與他同了安

樂，怎好不與同得患難？若不及早抽頭，更待何日？……」托了回家科考，要辭了晁老起身。晁老雖算得科考的日子還早，恃了有這個「一了百當」的兒子，也可以不用那個那旱門。晁源又在父親跟前狠命慫恿得緊，看了日子，撥了長馬，差定了裏外送的人，預先擺酒送行，倒也還儘成個禮數。

那旱門行後，晁大舍就住了那旱門的衙宇，攝行相事起來。却也該自己想度一想度，這個擔子，你打量擔得起擔不起？不多幾時，弄得個事體就如亂麻穿一線。張三的原告粘在李四的詳文，徒罪的科條引到斬罪的律例。本道是個參政的官衙，他却稱他是僉事；那官衙旁裏小字批道的：「係何日降此二級？」一個上司丁了父艱，送長夫的稟內說他有「炊臼」之變。那上司回將書來說道：「不孝積愆無狀，禍及先君。荆布人幸而無恙，見與不孝同在服喪。何煩存唁！」看了書，還挺着項頸強說：「故事上面說，有人夢見「炊臼」，一個圓夢的道：「是無父也。」這上司不通故事，還敢駁人！」晁老兒也不說叫兒子查那故事來看

看，也說那上司沒文理。這只那旱門去了不足一月幹出這許多花把戲了，還有許多不大好的光景！

晁夫人又常常夢見他的公公扯了他痛哭；又常夢見計氏頸子裏拖了根紅帶與晁源相打；又夢見一個穿紅袍戴金幘頭的神道坐在衙內的中廳，旁邊許多判官鬼卒，晁源跪在下邊，聽不見說的是甚話，只見晁源在下面磕幾個頭，那判官在簿上寫許多字，如此者數次；神道臨去，將一面小小紅旗，一個鬼卒，插在晁源頭上，又把一面小黃旗插在自己的窗前。

晁夫人從那日解救下來，只是惡夢顛倒，心神不寧；又兼那旱門已去，晁源甚是乖張，晁老又絕不救正，好生難過。一日，將晁書叫到跟前，說道：「這城外的香巖寺就是太后娘娘勸建的香火院，裏面必有高僧。你將這十兩銀子去到那裏尋着住持師傅，叫他舉兩位有戒行的，央他念一千卷救苦難觀世音菩薩的寶經。

這銀子與師傅做經錢；念完了，另送錢去圓經。把事幹妥當回話。」

晁書領了命，回到自己房裏，換了一道新鮮衣帽，自己又另袖了三兩銀子在手邊，騎了衙裏自己的頭口，跟了一個衙門書夫，竟往香嚴寺去。到了住持方丈裏邊，恰好撞見胡且，戴了一頂縷紗瓢帽，穿了一領栗色的湖羅道袍，僧鞋淨襪，拿了兩朵千葉蓮花，在佛前上供。晁書乍見了個光頭，也還恍恍惚惚的。胡且却認得晁書真切。彼此甚是驚喜，各人說了來的緣故。恰好那日住持上京城與一個內監上壽去了，不在寺中。梁生也隨即出來相見，備了齊整齋筵款待晁書，將晁大舍問他借銀子，剩了三十兩，還不肯叫他留下，還要了個乾淨；第二日又怎樣看報，「將我們兩人立刻打發出來，一分銀子也沒有，一件衣裳也不會帶得出來，我們要辭一辭奶奶，也是不肯的；叫兩個公差送我們到寺，只到了旱石橋上，一個推淨手，一個推說去催馬，將我們攔在橋上，竟自去了。我們只得自己來到寺裏。蒙長老留住。大官人原說不時差人出來照管，住了三四日，鬼也沒個來探頭。我們寫了一封書，長老使了一個人送到衙裏，大官人書也不接，自己走到傳



桶邊，千光棍，萬光棍，罵不住口，還要拿住那個送書的人，隨後差了兩個地方，要來驅逐我們兩個即時起身。若是我們有五兩銀子在手邊，也就做了路費回南去了，當不得分文沒有，怎麼動得身？只得把實情告訴了長老。長老道：「你兩個一分路費也沒有，又都有事在身上，這一出去，定是撞在網內了。不如且落了髮，等等赦書再處。」所以我們襟在這邊。」（一一的說了。又道）：「大官人行這樣毒計罷了，只難爲奶奶是個好人，也依了他幹這個事；又難爲你與鳳哥，我們是怎樣的相處，連一個氣息也不透些與我們。我們出來的時節，你兩個故意躲得遠遠去了。」

晁書聽說，呆了半晌，說道：「這些詳細，不是你們告訴，莫說奶奶，連我們衆人都一些也不曉得。這都是跟他來的曲九州李成名這般人幹的營生。頭你們出來的兩日前邊，把我與晁鳳叫到跟前，他寫了首狀，叫我們兩個到廠衛裏去首你們，受那一百兩銀子的賞。我們不肯，把我們噓了一頓，自己倒背了手，走來走

去的一會，想是想出這個「絕戶計」來了。你們說奶奶依他做這事，奶奶那裏知道！他只說外邊搜捕得緊，恐被你連累，要十減九族哩。算記送你們出來，奶奶再三不肯，苦口的說他；他却瞞了奶奶，把你們打發出來了。那一日，連我們也不知道；及至打發早飯，方知你們出去了。後來奶奶知道，自己惱得整兩日不曾吃飯，哭了一大場，幾乎一繩吊死，幸得解救活了。」梁胡二人吃驚道：「因共爲我們便要弔死！」鬼書道：「倒也不是爲你們。奶奶說：他幹這樣刻毒短命的事，那有得長命在世的理？不如趁有他的時節，好叫他發送到正穴裏去，省得死在他後邊，叫人當絕戶看承。這奶奶還不曉得把你們的銀子衣裳都擠了個罄淨。你那銀子共是多少？」胡且道：「我們兩個合攏來共是六百三十兩。那時我們要留下那三十兩的零頭，他却不叫我們留下，使了一個藍布包袱，用了一根天藍帶緝了，李成名抗得去了。我們兩人四個皮箱裏，不算衣裳，也還有許些金珠值錢的東西，也約夠七八百兩，仗賴你回去，對了老爺奶奶替我們說聲，把那

皮箱留下，把銀子還我們也便罷了。」晁書道：「你們的這些事情，我回去一字也不敢與老爺說的。他就放出屁來，老爺只當是那裏開了桂花了。我這回去，待我就悄悄與奶奶說，奶奶自然有處。你把這顆錢留下，待老師傅回來，請人快念完經，圓經的時節，我出來回你的話。」

晁書吃完了齋，依舊騎了馬去衙中回過了話。看見沒人跟在面前，晁書將寺中遇見梁生胡旦的事情，從頭至尾，對了晁夫人學了個詳細。晁夫人聽了，就如一種雪花冷水劈頭澆下一般，又想到：「這樣絕命的事，只除非是那等飛天夜叉，或是狼虎，人類中或是那沒了血氣的強盜，方纔幹得出來！難道他果然就有這樣事情？只怕是梁胡兩個怪得打發他出去，故意誣賴他，也不可。他空着身，不曾拿出皮箱去，這是不消說得了；只是那銀子的事，他說是李成名經手的，不免叫了李成名來悄悄的審問他。」又想：「那李成名是他一路的人，他未必肯說，洩了關機，被他追究起那透露的人來，反教那梁胡兩個住不穩，晁書也活不停當

了。」好生按捺不下。

可可的那日屍源不曾吃午飯，說有些身上不快，睡在床上。屍夫人懷着一肚皮悶氣，走到房裏看他，只見屍源一陣陣冷顫。屍夫人看了一會，說道：「我拿件衣裳來與你蓋蓋。」只見一床夾被在腳頭皮箱上面。屍夫人去扯那床夾被，只見一半壓在那個藍包裹底下，大沉的那裏拉得動。那包裹恰好是一根天藍鸞帶井字捆得牢牢的，屍夫人方纔信得是真。屍夫人知道兒子當真做了這事，又見他病將起來，只怕是報應得恁快，慌做一團，要與屍老說知，賠那兩個的衣物。知道屍老的爲人，夫人的好話只當耳邊之風；但是兒子做出來的，便即欲邀欵此，不違背些兒：『銀子衣裳賠他不成，當真差人把他起了去，或是叫人首到廠衛，這明白是我斷送他了。——罷，罷，我這幾年裏邊，積得也有些私房，不知夠與不夠，我留他何用？不如替他還了這股冤債，省得被人在背後咒罵。』次日，又送了鬼書，先袖了二百銀子，仍到香巖寺內，長老也還不會回來。

晁蓋依了夫人的吩咐，說道：「這事奶奶夢也不知。奶奶有幾兩私房銀子，如數替他償還，一分也不肯少。這先是二百兩交你們，且自收下。別的特我陸續運出來。你的皮箱，如得便，討出還你，如不便，也索罷了。若如今問他索討，恐怕他又生歹計出來害你們，千萬叫你兩個看奶奶分上，背後不要咒念他。」

梁生二人道：「阿彌陀佛，說是什的話！憑他刻毒罷了，我們怎下得毒口咒他！我們背後替奶奶念佛祝讚倒是有，却沒有咒念他道理。」又留晁蓋齊整的吃了齋回衙去，回復了夫人的話。夫人方纔有了幾分快活。

又過了一口，那住持方纔從京裏回來，看了梁生胡旦道：「你二人恭喜，連恩詔也不消等了。我已會過了管廠的孫公，將捉捕你兩個的批文都帶回去，免照提了。如今你兩個就出到天外邊去，也沒人尋你。」胡旦兩個倒下頭去再三謝了長老；又將晁夫人要念觀音經的事，併遇見晁蓋告訴了他前後，老夫人要照數還他的銀子，如今先拿出二百兩來了，從根至梢，都對着長老說了。長老說道：「這

却也古怪的事；怎麼這樣一個賢德的娘，生下這等一個金物件來！」  
看實讀熟了  
一番。

梁胡二人隨即與晁夫人立了一個生位，供在自己住房明間內小佛龕的旁邊，早晚燒香祝讚，叫他壽福雙全。長老也叫人收拾乾淨壇場，請了四衆有戒行不動葷酒的禪僧，看了吉日，開誦救苦救難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真經。

遲了一兩日，晁夫人又差晁書押了四盒茶餅，四盒點心，二斤天池茶，送到寺內管待那誦經的僧人。長老初次與晁書相見，煢舊款待不提。晁書又袖出二百三十兩銀子，走到他二人的臥室，交付明白，約定七月初一日圓經。晁書又押送了許多供獻，并齋僧的物事，出到寺中，不必細說。又將胡旦梁生的六百三十兩銀子盡數還完了。晁書臨去，梁生胡旦各將鑰匙二把，梁生鑰匙上面拴着一個伽南香牌，胡旦的匙上拴着個二兩重一個金壽字錢，說道：「這是我們箱上的鑰匙，煩你順便捎與奶奶。倘得便，叫奶奶開了驗驗，可見我們不是說慌，且當我們收

了銀子的徽信。再上覆奶奶說：「我們事體得長老與廠裏孫公說過，已將捉捕我們的拂文掣回去了，免得奶奶掛心。」千恩萬謝，送了屍宮回家。正是：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再看後文結果。

## 第十七回

病瘧漢心虛見鬼

贖貨吏褫職還鄉

竊盜偷人沒飯喫，

截路強徒因着極；

若教肚飽有衣穿，

何事相驅還做賊？

鬼神最忌忘人德。



負恩不報猶相逼。

病魔侵子父休官，

想是良心傷得忒。——右調木蘭花。

却說晁源從那晌午身上不快，不曾喫午飯就睡了，覺身上就如臥冰的一般冷了一陣，冷過又發起熱來，原來變成了瘧疾；此後便一日一次，每到日落的時節，便發作起來，直待次日早飯以後，出一身大汗，漸漸醒得轉來，漸漸覺得見神見鬼。整夜叫人厮守。熬得那母親兩眼一似膠鍋兒，累得兩鬢一似絲窩兒，好生着忙害怕。後來晁大舍又看見前年被他射死的狐精仍變了一個穿白的妖嬈美婦，與計氏把了手，不時到他跟前，或是使扇子扇他，或是使火烘他，或又使滾水潑他；又連那些被他傷害的獐鹿雉兔都來咬的咬，啄的啄，這都從他自己的口裏通說出來。胡說了一兩日，又看見梁生胡旦都帶了枷鎖，領了許多穿青的差人，手執了廠衛的牌票，來他房裏起他的銀子，行李，還要拿他同到廠衛裏對証，赤了身子鑽在床下

面，自己扭將席子來遮蓋，整夜的亂閃。極得鬼夫人告天拜斗，許豬羊，許願心，無所不至；請了一個醫學掌印的鄭醫官與他救治。一日，那個醫官也在家裏發癡疾，走不起來。一個門子薦了城隍廟的郎道官，有極好截癡的符水，真是萬試萬應的；次早，請了來到，適值那鄭醫官却也自己進到衙來，一同請到晁大舍臥房裏面，不曾坐定，只見鄭醫官打得牙把骨一片聲響，身上戰做一團，人都也曉得他是癡疾舉發，倒都無甚詫異。只是那個郎道官可怪得緊，剛剛書完了符，穿了法衣，左手捻了雷訣，右手持了劍，正在那裏少是踏斗，口中念念有詞，不知怎的，將那把劍丟在地上，斜了眼，顛做一塊。連那鄭醫官都攙扶到一所空書房床上睡了，只等得傍晚略略轉頭，叫人送得家去。又有一個和尚教道：『房內收拾乾淨，供一部金剛經在內，自然安靜。』回他說道：『有一部硃砂印的梵字金剛經，一向是他身上佩的，久在房中。』和尚又道：『你再請一部蓮經供在上面，一定就無事了。』果然叫人到彌陀寺裏請了一部蓮經，房裏揩拭淨桌，將蓮經同

原先的金剛經都齊供養了。

晁源依舊見神見鬼，一些沒有效驗。 你道却是爲何？ 若是果真有甚開神野

鬼，他見了真經，自然是退避的；那謾法的諸神自然是不放他進去。 晁源見的這

許多鬼怪，這是他自己虧心生出來的，原不是當真有甚麼鬼去打他。 卽如那梁生

胡旦好好的活在那裏做和尚，况且晁夫人又替他還了銀子，又有甚麼梁生胡旦戴了

枷鎖來問他討行李銀子？ 這還是他自己的心神不安，乘着虛火作祟，所以那真經

當得甚事。 一時，又在那邊叫喚，說梁生胡旦叫那些差人要拿了鐵索套了他去。

晁夫人問他：『你果然欠他的銀子行李不會？』 晁源從頭至尾告訴的詳詳細細，

與晁書學得梁生胡旦的話，一些不差。 晁夫人道：『原來如此。 怪道他只來纏

你！ 你快把他的原物取出來，我叫人送還與他，你情管就好了。』 晁源一骨碌

跳將下來，自己把那一包銀子，用力強提到晁夫人面前，把那四隻皮箱也都拾成一

處。 晁夫人都着人拿到自己房內。 晁源又說他兩個合許多差人都跟出去了，從

此後那梁胡二人的影也不見了，只剩了狐精合計氏照舊的打擾。鬼夫人又許了與他建醮超度，後來也漸漸的不見。

鬼源雖是一日一場發癡不止，只沒有鬼來打擾，便就算是好了。鬼夫人要與計氏合那狐仙建醮，怎好與外人說得，只說仍要念一千卷觀音解難經；又叫鬼書袖了十兩銀子去尋香巖寺的長老，叫他仍請前日念經的那幾位師傅，一則保護見在的人口平安，二則超度那死亡的托化；又要把梁生胡旦的鑰匙寄出還他，說他的皮箱已自奶奶取得出來，遇便措出與你，叫他不要心焦。恐怕箱裏邊有不該奶奶看的東西在內，所以奶奶也不曾開驗，只替你用封條封住了。鬼書領了夫人的命，收拾出去。

却說那片雲無翳，這夜半的時節，見一個金盔金甲的神將，手提了一根鐵杵，到他兩個面前，說道：『你的行李，我已與你取得出來交與女善人收住。早間就』

有人來報你知道，你可預備管待他的齋飯。」二人醒來，却是一夢。二人各說夢中所見，一些不差，知是寺中韋陀顯聖，清早起來，就與長老說了。長老道：

「既是韋陀老爺顯應，我們備下齋飯，且看有甚人來。」

待不多一會，只見晁書走到方丈。師徒三個，彼此看了，又驚又喜。晁書

說了念經的來意，又到片雲的禪房與他兩個說了行李的緣故。二人也把夢裏的事

情告訴了一遍。晁書出來告辭要行，說：「大官人身上不快，衙中有事。」長

老道：「這是韋陀老爺叫備齋等候，不是小僧相留。」片雲無語又將晁夫人要出

行李的始末，當了晁書告訴長老知道。大家甚是詫異，俱到韋陀殿前叩頭祝謝。

晁書喫完了齋家去，回了夫人的話。夫人甚是歡喜，倒也把梁生兩個的這件

事放下了去。只是晁大舍病了一個多月，只不見好，瘦的就似個鬼一般的。晁

夫人也便累得不似人了。

再說晁老兒自從那舉門去了，倚了晁源，就是個明杖一般，如今連這明杖又都沒了，憑那些六房書辦胡亂主文，文書十件上去，倒有九件駁將下來。那一件雖不曾明明的批駁，也並不會爽爽利利的批准。惹得一千上司憎惡得像臭屎一般。也先又攞了上皇犯邊挾賞。發了一百萬內帑，散在北直隸一帶州縣，儲積草豆，以備征剿，不許科擾百姓，這是朝廷的浩蕩之恩。奉了嚴旨，通州也派了一萬多的銀子。晁老兒却聽了戶房書辦的奉承，將那朝廷的內帑一萬餘金運的運，搬的搬，都抬進衙裏邊，把些草豆加倍的俱派在四鄉各里，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那時年成又好，百姓又不像如今這般窮困，一莖一粒也沒有拖欠，除了正數，還有三四千金的剩餘，把那內帑入了私囊，把這羨餘變了價，將一千銀子分賞了合衙門的人役，又分送了佐領每人一百兩，別的又報了捐助，又在那庫吏手裏成十成百取用，紅票俱要與銀子一齊同繳，弄得庫吏手裏沒了憑據，遇着查盤官到，叫那庫吏典田賣舍的賠償，傾家不止一個。那時節的百姓真是淳良，受他恁般的荼毒，扁

担也壓不出個屁來；若換了如今的百姓，白日沒工夫告狀，半夜裏一定也要告了；就是官手裏不告，閻王跟前，必定也遞上兩張狀子。他却這般歪做，直等到一個辛閣下來到。那辛閣下做翰林的時節，欽差到江西封王，從他華亭經過，把他的勒令高閣了兩日，不應付他的夫馬，連下程也不會送他一個。他把兵房鎖了一鎖，這個兵房倒糾合了許多河岸上的光棍，撒起潑來，把他的符節都丟在河內。那辛翰林復命的時節，要具本參他，幸而機事不密，傳聞于外，虧有一個親戚鄭伯龍聞得，隨即與他墊發了八百兩銀子，央了那個翰林的座師，把事彌縫住了。

如今辛翰林由南京禮部尚書欽取入閣，到了通州，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憎。這一番屍老也萬分承敬。怎禁得一個閣下有了成心，一毫禮也不收，也不曾相見，也不用通州一夫一馬，自己雇了脚力人夫，起早進京，隨即分付了一個同鄉的御史，將他的專款打聽得真真確確一本論將上去，奉了旨意叫法司提問。抄報的飛蜂也似捎下信來，叫快快打點，說：「揭帖還不會發抄，人尚不曉得本上說是甚

的。」噫得那鬼老不住的只是溺那塊黑冲鼻子穢氣的尿，叫人聞了聞，却原來溺的不是尿，却是臘脚陳醋。鬼夫人一個兒子絲絲兩氣的病在床上，一個丈夫不日又要去坐天牢，只指望這一會子怎麼得一陣大風，像括那梁灝夫人的一般，把那那皇門從浙川縣括將來纔好。如今舉眼無親，要與個商議的人也沒有，又思量道：『若不把梁生胡旦擠發出去，若得他兩個在這裏，也好商議，也是個幫手。如今他又剃了個光頭，又行動不得了，真是束手無策！』差了鬼鳳到城上報房打聽那全本的說話。不知因甚緣故，科裏的揭帖偏生不帖出來，只得尋了門路，使了五兩銀子，仍到那上本的御史宅內，把那本稿抄得出來；看了那稿上的說話，却不知從那裏打聽去的，就是眼見也沒有看得這等真。鬼鳳持了本稿星飛跑了回來，遞與鬼老看。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歐陽鳴鳳，爲擊劄污鄙州官，以清幾甸事。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矧邦畿千里之內，擁黃闥而供玉食，惟民



是藉；所以長民之吏必得循良愷悌之人，方不愧於父母之任。且今醜寇跳梁，不時內犯；閭閻供億煩難，物力塔禦不易。百計喚咻，尙恐溝舟不起；再加貪暴之夫，吸民之髓，括地之皮，在皇上禁穀之下，敢於恣贓以逞。如通州知州晁思孝其人者，空負昂藏之殼，殊無廉恥之心。初叨巖邑，政大愧於烹鮮；再典方州，人則嫌其銅臭。猶曰曖昧之行，無煩吹洗相求；惟將昭彰於耳目，怨毒於人心者，縷析爲皇上陳之：

「結交近侍者有禁；思孝認閻宦王振爲之父，大州大邑，不難取與以如擲。比交匪類者可羞；思孝與僂人梁壽結爲親，阿叔阿戚，彼此稱呼而若契。倚仗手曹銘爲線索，官方提撥，大通暮夜之金；平其衝之贓八百，吳兆聖之賄三千，羅經洪之金珠，納於酒罈，而過送者屈指不能悉數。聽益子晁源爲明杖，凡事指陳，盡抉是非之案；封祝齡之責四

十，熊起潛之徒五年，桓子維之土田，誣爲官物，而自潤者更僕難以縷指。告狀訴狀，手本呈詞，無一不爲刮金之具；原告被告，干證牽連，有則盡爲納贖之人。牙行斗秤，集租三倍于常時；布帛絲麻，市價再劇於往日。至於軍前草豆，皇上恐其擾累民間，以滋重困，特發帑銀，頒散畿內，令其平價蓄儲。嚴旨再申，莫不祇懼。思孝敢將原頒公帑盡入私囊，料草盡派里下，原額之外，仍多派三千有奇，將一千俵賞衛官衛役以稱其口，以一千報爲節省轉博其名。皇上之金錢搜博無忌，尙何有于四境之民也！

「此一官者，黠技本自不長，靈竅又爲利塞；狼性生來欠靜，鼻孔又被人牽。伏乞皇上大奮宸嚴，勅下法司審究。若果臣言不謬，如律重處，以雪萬家之怨，以明三尺之靈，地方與官箴，兩爲幸甚！」

晁老兒看本稿，把個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進去。晁夫人問道：「本內却

是怎麼說話？」晁老兒只是搖頭，尋思了半夜，要把這草豆銀子散與那些百姓，要他不認科斂；把這一件的大事弭縫得過，別事俱可支吾；連夜將快手曹銘叫進衙內，與他商量。曹銘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百姓們把銀子收得去了，依舊又不替我們弭縫，不過說起初原是私派，見後來事犯，纔把銀子散與我們，這不成了「糟鼻子不喫酒」，何濟於事？可惜陪了許多銀子！」晁老道：「依你却如何主意？」曹銘道：「依了小的，使他的拳頭，搗他的眼兒，拿出這銀子來，上下打點，一定也還使不盡，還好剩下許些，又把別項的事情都洗刷乾淨。若把銀子拿出來與了他，這事又依舊掩不住，別的事還要打點，仍要拿出自己的銀子來用。小的愚見如此，不知以為何如？」晁老道：「你見得甚是有理。就是你大叔好時，也還不如你這主意。」就依計而行。

到了次日，法司的差人同了道臺的差官到州拘拿一千官犯，兩三個把晁老兒牢牢守定，不許他片刻相離，別的多去叫那些本內有名人犯，又定要晁原出官。差

人開口成千成百的詐銀子，送到五百兩還不肯留與體面，仍要上繩上鎖。却又遇着一個救星，却是司禮監金公，名英，是我朝第一個賢宦，下到通州查驗城池草豆。晁老被差人扭別住了，出去迎接不得。他那門下的長隨聞知差人詐到五百兩，還要凌辱。金公叫人分付：『晁知州雖然被論，不曾奉旨革職，又非廠衛拿人，何得擅加桎鎖？如差人再敢凌辱，定行參拿。』只因金公付了這一牌，比那齷齪更自不同。差人不說金公是躉那不平的路，只說金公與晁老相知，從此在晁老身上一些也不敢難為。留差人在衙內住歇，收拾了一二日，回差人投見了法司，收入刑部監內，先委了山東道御史，山東司主事，大理寺副會問。

却說那快子曹銘雖是個衙役，原來是一個大通家，綽號叫做曹鑽天，京中這些勢要的權門多與他往來相識。又虧不盡晁源害病，出不來胡亂管事，沒人掣得他肘，憑他尋了妥當的門路，他自己認了指官誣騙的五六百兩贓，問了個充軍。晁

老兒止坐了個不謹，冠帶圍住。那些派他草豆的百姓，內中有幾個老成的，主持說道：「他雖然侵欺了萬把銀子，我們大家已是攥認了，你便證出他來，這銀子也不過入官，斷沒有再還我們的理。我們且要跟了隨衙聽審，不知幾時清結，倒悞了作莊家的工夫，後來州官又說我們不是淳良百姓。我們大家齊往道裏遞一張連名公狀，說當初草豆是發官銀買的，並未私派民間；如今農忙耕麥之際，乞免解京對審。」道裏准了狀子，與他轉了詳，晁老兒遂得了大濟，這又虧了曹銘。問官呈了堂，又暖問了一番，依舊擬了上去；法司也就允詳覆本。那歐陽御史不過是聽那辛開下的指使，原與晁老無仇，參過他一本，就算完他的事了，所以也不來定要深入他罪。奉旨發落下來，俱依了法司的原擬，曹銘問了遵化衛軍。這一場事，晁老也通常費過五千餘金，那草豆官銀仍落得有大半，回到衙內，晁夫人相見了，也還是喜歡。

却又晁源漸覺減了病症，也省得人事了，查問那梁生胡旦的銀子皮箱。人把

那見神見鬼，他自己下床來撥銀子，搬皮箱，鬼夫人禱告許願心的事，大家都衆口一詞，學與知道。他說：『那有鬼神！是我病得昏了。如何却把銀子行李要  
去還他？這是我費了許多心留下的東西，却如何要輕易還他？難道他還有甚麼  
錦衣都督不成！我怕他則甚！若我把他首將出去，他却不入財兩空麼？這點  
東西是他留下買命的錢，那怕使他一萬兩何妨！』每日與鬼夫人相鬧。鬼夫人  
道：『俗家中東西也自不少，你又沒有三兄六弟分你的去。——縱然有個妹子，他  
已嫁夫着主去了，我就與他些東西，這是看得見的。你若能安分，守住自己的  
用，只怕你兩三輩子還用不盡哩！希罕他這點子賍東西做甚！你若再還不肖，  
寧可我照數賠你罷了。你不記得你前日那個兇勢幾乎唬死我哩！』他又說道：  
『娘有東西是我應得的，怎麼算是賠我？我只要他兩個的東西！』鬼夫人道：  
『他的東西，我已叫人還與他了。』鬼源那裏肯聽，在那枕頭上滾跌叫喚。鬼  
夫人只是點頭。

夫人還坐在房內，只見鬼源的癩疾又大發將來，比向日更見利害，依舊見神見鬼。梁生胡且又仍舊戴着枷鎖，說他皮箱裏面不見了一根紫金鈴，一副映紅寶石網圈。梁生皮箱內不見二九緬鈴，四大顆胡珠，說都是御府的東西，押來起取。鬼源自問自答的向頭上拔下那隻簪來，又撥過一個拜匣開將來，遞出那網圈緬鈴胡珠，這在鬼夫人手內。鬼夫人接過來看，說道：「別的罷了，這兩個金圪搭能值甚麼，也還來要？」正看着，那緬鈴在鬼夫人手內旋旋轉將起來，唬得鬼夫人往地下一擦，面都變了顏色。鬼老叫人拾得起來，包來放在袖內。可煞作怪，這幾件物事沒有一個人曉得的。就是梁生胡且也並無在鬼書面前提起半個字腳，這不又是韋陀顯聖麼？那日自己撥皮箱，搬銀子，連鬼老也都不信。這一番却是鬼老親眼見的。鬼夫人又與他再三祝讚，直到次日五更方纔出了一身冷汗，漸漸醒轉，直到鬼老學與他這些光景，他方略略有些轉頭，一連又重發了五六場，漸漸減退。

晁老專等兒子好起，方定起身。晁源又將息省得人事，狠命攛掇叫晁老尋分上，自己上本，要辯復原官。晁源要了紙筆，放在枕頭旁邊，要與他父親做本稿，窩別了一日，不曾寫出一個字來，極得那臉一造紅，一造白的；恰好一個丫頭進房來問他吃飯，他却暴躁起來，說：「文機方纔至了，又被這丫頭攪得回了！」打那丫頭不着，極得只是自己打臉。晁老被兒子這胡說，算計便要當真上起本來要復官職。

曹快手那時保出在外，變產完贖。晁老叫他進衙，商量上本的事。曹銘聽說，驚道：「好老爺！胡做甚的？昨日天大的一件事，虧了福神相救，也不枉了小人這苦肉計，保全老爺回家夠了，還要起這等念頭！若當真上了辯復的本，這遭惹得兩衙門亂參起來，便是漢鍾離的仙丹，救不活了！如今趁着小人在家，或是旱路，或是水路，快快收拾起身；只怕小人去後，生出事來，便沒再有人調停了。」一篇話，說得那晁老兒削骨淡去，將曹銘的話說與晁源。晁源那裏肯



伏，只是說道該做，惟恨他不曾好起，沒人會做本稿，又沒有得力的人京中幹事。若帶了晁住來，也還幹得來，恰好又都不在，悔說：「這是定數了！」這晁夫人道：「若你爺兒兩個肯回去，我們同回更好；若你爺兒兩個還要上本復官，且不去，我自己先回家去住年把再來。」

晁老只得算計起身。行李重大，又兼晁源尚未起來，要由河路回去。叫人僱了兩隻座船，收拾行李，擇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身。那日，曹快手遠邀了許些他的狐羣狗黨的朋友，扎縛了個彩樓，安了個果盒，拿了雙皂靴，要與晁老脫靴遺愛。那晁老也就腆着臉把兩隻脚伸將出來，憑他們脫將下來，換了新靴，方纔縮進脚去。却被人編了四句口號：

世情真好笑呵呵！三載贓私十萬多。

喜得西臺參劾去，臨行也脫一雙靴？

晁夫人先兩日叫晁書拿了十兩銀子，兩疋改機醬色閃絨，二疋白京絹，送與梁

牛胡旦做冬衣，叫他等我們起身之日，送到十來里外，還他的皮箱等物。那片雲無窮感謝不盡，又到晁夫人生位跟前叩頭作謝。

那日，晁夫人的船到了張家灣，只見岸上擺了許多盒子，兩個精緻小和尚立在跟前，看見座船到了，叫道：「住了船。」晁夫人看見，心裏明白。晁鳳晁書也曉得這是梁生胡旦。只是晁老晁源影也不曉得他在香巖寺做了和尚。若早知道，也不知從幾時趕得去了。叫人傳到船上，說是梁生胡旦二人來送。晁老晁源喫了一驚。既已來到面前，只得叫他上到船來。晁老父子若有個縫，也羞得鑽進去了。幸得那梁生胡旦只是叩頭稱謝，「一向取擾，多蒙覆庇」，再不提些別的事情；也請晁夫人相見，也不過是尋常稱謝。晁源父子雖是指東話西，蓋抹得甚是可笑，先是一雙眸子眊烏，便令人看不上了。叫人把那些盒子端到船上，二盒果饅餅，兩盒蒸酥，兩盒薄脆，兩盒骨牌糕，一盒薰豆腐，一盒甜醬瓜茄，一盒五香豆豉，一盒福建梨乾，兩個金華醃腿，四包天津海味。晁老父子也帶着慚

愧收了他些。因說投了司禮監金公，受了禮部的度牒，在香巖寺出家。晁老鶩道：『香巖寺在通州城外，怎麼通沒個信息，也絕不進來走走？就忘了昔日的情義？』梁胡二人道：『怎敢相忘！時常要進來望望老爺奶奶，只是那地方攔住了不叫進見。』說得那晁源的臉就如猴屁股一般。

留他喫了齋，他也並不說起行李，竟要起身。晁老說道：『前日寄下的行李正苦沒處相尋，如今順帶了回去罷。』叫人將那四隻皮箱，一包裹銀子，依舊還是藍袱裹緊，藍帶井字捆得牢固，又將金簪網圈緗鈴，四粒胡珠，用紙包了，俱送將出來。晁夫人也走到面前。梁胡二人見晁老父子俱在面前，這包銀子好生難處，又不好說夫人已經賠過，又不好收了回來，只得說道：『我們只把皮箱收去；這銀子原是我們留下孝敬老爺與大官人的，我們斷然不肯都將了去。』

彼此推讓了許久。晁夫人道：『你既不肯收得，只當是我們的銀子，你拿去，還有甚麼做好事的存在，或是修橋，或是蓋廟，你替我們用了，就如送了我們

的一般。」那梁胡二人方纔都收了回去。

吳夫人又叫他把皮箱開鎖查驗，他苦說鑰匙不曾帶來，未曾開得看來。也不曾留他甚麼東西，若是留了他的，還不夠叫韋馱來要的呢！

後來那六百三十兩銀子，他兩個也不曾入己，都糴了穀，囤在空房裏，春夏遇有那沒穀喫的窮人，俱借與他去，到秋收時節，加三利錢，還到倉來。那借去的人都道是和尙的東西，不肯連欠。他後來積至十數萬不止，遇旱遇災，通州的百姓全靠了這個過活，並無一個流離失所的人。胡梁二人後日有許多的顯應，成了正果，且放在後邊再說。這是：

屠人纔放刀，立便成菩薩；

居士變初心，滿身披鐵甲；

請看獼猴王，不出觀音法。